第十册目録

總集類五（續七）

明文海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王錫爵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予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是時弟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憮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

叩學憲君所習於趨庭上下者則益歎公玉表黄中不名一德而世不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為恨嗟乎公今既往矣其用而不盡用者留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於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故事為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婞行修能日亡日遠猶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簡寧復有揭日長夜於溷中識伯夷者哉而乃今得鄧定宇少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撥皮皆真其咳唾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為公狀而公嗣

學憲君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按公之先在宋建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毋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召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後若干年爲萬歷戊子六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日葢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卓敏爲諸生酷貧帶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淺深不得問

則往往寄耳目於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毋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餌而入之鴟鴞七子誰為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卌令富人各以次差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為上官前破嫵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實廉坐蜚語當去公忼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

乃辭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令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歛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數與守備内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坐而武皇朝爲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革宣成以後冐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旨下僅奪俸猶幸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有聲績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鍰貸民而山西飢

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禄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軍不得益軍今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實上聞而軍清矣御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而工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足以是御史行部公即請自往代為讞決當一日而出福州久繫獄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其遇法必行如案致眥戚之死奪楚遼二藩所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

在山西有無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為亂部署定矣公一日方坐有旋風㒁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境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縋城夜遁竟追殺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既再入南京典兵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司馬襄毅李公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亂已誅外餘皆得公處給糧餉撫摩痛疾而安公又以京商困私買奏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於是南京

觥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疏步特立寡援幾為笑於天下然公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别籍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於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其織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焫蓬勢自不分

菌桂爾其生平一介之守無豪而出垂豪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污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污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冤也葢儒者當恩怨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於公論則評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已公為人敢言似真寡怨似厚不彫似樸忘機似通守謙似柔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之門生子弟每見公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閒而問起

居工食公不時答答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校晴陰而已晚年讀圖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儒無聲無臭註疏然不經為新學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為師友而學憲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為最得公斷輪言外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其灼然著盛者無慮數家而萬氏特以推鋒含茂無標號於天下參於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公所謂自得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矣子某孫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儆章礬之淵海公默退藏以白受采竅於自得乃無不得夫惟卓爾知揖爲益游刃之餘出入周行守官去官琴書在囊有碑於途有祀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夜既偃經綸浮雲太虚小樓一榻閒其如愚居不垣墻行不標幟八十四年乘化而逝易簀之命還於性始是曰可死亦曰不死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琢菴馮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歷壬寅某月某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癸卯三日公薨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焉爲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阡先是公將殁呼其同里吉士公君鼎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年朾寄公手書數行與余訣者則屬纊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其

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
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爲行人公惟
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
也公母宋夫人妊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
戶自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頴絶人而嗜學甚苦常翳
燈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毋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
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己卯授翰
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人書

壬午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勑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謂講臣與上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為也稍証引古今政治得失兾有所感動陞右春坊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兩主試事𦋺校無所避兩闈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內名

士所發策具宮府大制剴至而有深憂請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參政公以盈滿為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腆上壽郎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於公比公聞

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政公於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嘗謂人生平榮遇惟是三日爾足當百年追維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已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才為已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概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於壁以次推補即才

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馬辛丑草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款無槩署斷施者為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韙之旋主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僻者不得參文體為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敘降官觸上怒公為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時稅使橫甚頗侵黜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

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家薦布政司某某等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請爲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爲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廕子如制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册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贊宮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大夫士咸欣欣慶其遭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

時公弟戶部君瑗已輦遼餉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皇太子冠上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於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急罷鑛稅徹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者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説列十五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主表月朔揭某府某爵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徼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中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啓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肯如此壬寅歲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彌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死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於尸諫奄奄中即僚友昆季相決絕語惟報國之為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公學以經世

為主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議開五臺礦稅濟邊者公遺書使中撫臣云礦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内啓後數年礦地果大擾寧夏亂卒訌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河水前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兵克皆驗而至其論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録大抵直如賈誼

而溫達如陸贄而約邑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涕微言可
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
百雖造膝末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藎臣良宰必
有取以為法者見朝士好爭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積
矣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容為譬觧
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
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數容規余退而無後言即
春交疏小酬羣小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為朋友補

過和合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分之益為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為知言公内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兼教疾革時曰吾不沒於婦人之手屬珂啓手足焉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為立族約諸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嫠教孤無遺力為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善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

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咨為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飢為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州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此於公為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早遇主知甚深然甚早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焦神敝形而中道夭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胆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

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也天也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為宗次傳聲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絶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於家公諱琦字用韞生於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歷癸卯三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廕為國子生銘曰

顒顒馮公六徳純備遇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陛不親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攜闗身為鼎鐺七調其間化為和羮此徑彼途弗避弗就中衢而趨萬術來奏衷誠秉忠志在賛翊乞司厥成册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畜其膏未沛垓埏福惟王明瘁乃邦國于公可輕盡命委職旂旐來歸竟此壤塋䰟魄不化廟瞻帝京曰惟主知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九弛卒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鞘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
敵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敵入即戰守機宜一切
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
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
者餘印川公獨任其難蕃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
而今且歿矣歿之後凡朝廷所為恩恤勞臣與夫百世
易知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
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

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
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
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
又以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
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駕幸天壽
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薦

起為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及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時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沈璧投馬不過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此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從決睢寧潴其六百五十里皆堵為平野公復以

故節來滄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冊於積粟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為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而黃決崔鎮以北堆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為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為外護而

復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界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船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累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室廬耶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

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意公在事之日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曉曉也公初見度修堰夢壽亭侯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黄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

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觝之輒粘古時以為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鹹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為

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予不知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廪於官二十九以麟經魁於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岀究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為御史稽查大木於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參賛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

京口僧告變公不為動人情恃公而安泇河議與江陵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官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為江陵訟究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内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於師友素倜儻喜振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於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

人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絶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間為之塞衢罷市公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為氏至滎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

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孝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為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圍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為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忼慨為父白冤賴當事者識其文寬之然往來蹴躪無能具一菜羹一菅履可以羸弱死仲氏貳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

服毋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漲或咯血或累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壖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揚風吹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說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蓋而成怒而公後為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護死夫此數者皆

出於前所謂三難之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爲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皆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徼侯之賞且令羣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國家即不屑與

漢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
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為潘厥初伯氏肇遷四
卜西吳北郭擇里而裘是蒐三十八傳公起大夫旅揎
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杭我稌民奠攸居龍蜕其
巔六宮食新萬般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峩峩
爾髮皤皤既長於河亦老於河幕府籌庸視公孰多稽
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冥漢

昭蘇鏡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之歌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著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讓雲臺之上國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籍而表焉乃余獨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要

之望方歸於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第年地風采裒然
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
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
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歷儀制司
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
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
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
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為兵部右侍郎丁

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
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倉
場總督欽
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為戶部尚書未
幾奉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
寵於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
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為人沉實有大畧所居官常兢
兢謹於法理不為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
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

得顧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刀於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為儀曹郎執不受内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鄖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軍訓練議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

部議束約諸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舉大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礦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齎粮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公迄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致至於殞身卹次明主為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

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於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
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為戸部余亦承乏内閣於時
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
以搢紳議入而内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
而止高明之士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
替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
有嚬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葢至是苦心苦
口始盡暴於覩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

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令國制於司農帑吏因緣估商輻輳飲氷茹蘗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議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貲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爲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閥閱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

籍甚聲聽百行渾如東瀛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賴陰為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幸筦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葢公奉職最敏厲而於進取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跡約已不以劌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為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裏殺公於九泉必無

愧馬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
公論定於蓋棺若又泯泯使廉澗等腐珉玉共朽則儒
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事以奉廉恥忠孝為哉自世爭喜
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恡與人以品喜核蠭氣而輕先
生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
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得早蛻劇場不復為爭
名者所錄猶計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
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

令公之事謝而身且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鈇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為君子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藉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儆菴周公卒於邸卒後三月而大明會典成公屬為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為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為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之請不

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為藉語於麗牲之碑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於今日蓋棺而論定者也公諱子儀徵菴其號初為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巔顚章句為榮進㗖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論説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㪅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為兢兢其居官自

翰林載筆紀述而外出為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裁量審為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此為國子監指南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額倫者何我輩不能怪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者議更寢其與人煦愉豈弟不詡詡市廉名而卒官之日曾

隆冬布衾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卧訣皆驚哀涕下以為即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吴淑人没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娣恭甚閨門之内穆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癈疾飢者故歴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為枘鑿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薦翰林九次不調無逾公

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為所樸鈍顧益甚而江陵之敗也諸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岌岌彈其冠有一歳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頽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畀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肝雎動色以為至寳之所在益子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内敏强記又十年始識公嗇修而寡於交比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

確理原本六經滂薄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當時易土簣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之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闇闇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

三代而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於此不自於馳騖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乃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樸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澹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彝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輩辭智巧之途以為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為無恥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

嚌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内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峩峩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葢拜稽首讓於夔龍柳下惠甘三黜於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往往濫於末俗窮於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乎公所爲文字自敎語曰録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

百餘卷殺青未竟會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間人子孫有能網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為不亡矣

翁襄敏公神道碑　王錫爵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祖雄自莆田入潮居於鮀江里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肇綱生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主事寄主河西務勘戚畹侵地及闌出

貸奸狀庚寅署員外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辛卯
署郎中陳鹽策便宜出賑畿輔飢多所全活癸巳擢知
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太和稱治行第一丁酉上命咸寧
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討安南叛寇莫登庸進公為
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
其巢盡得其狀乃先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
諭孤軍深入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
意客定諸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叛寇憑詳趙楷韋應龍

州李寰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黄朝持兩端未發公度
朝可急使乃使使密諭朝啗以厚利朝遂擒楷等以獻
尋進兵討斷藤峽叛寇侯公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
降諸猺三千人論功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
守臣議所屬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
戍守之峒蠻黄賢相遂命公揚言大征密擒會峒民令
自為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江參政督
府難公代工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不可有詔復留參

政廣西時叛黨既芟登庸益孤甚督府以問公公曰可矣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爲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上獲其諜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輕車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援筆大書曰主上好生寧復追蝸㲉間嘲啾小故第順命則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爲信登庸跪讀顧左右曰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進四川按

察使癸卯進陜西右布政使轉左甲辰即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關内居十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邊務公始至則簡卒乘治器械法令嚴信士有一
夕去亭障卧者雖數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人
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大入公選壯士伏強弩射却
之捷聞賜璽書褒勞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
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廕子思佐國子生會大同宗室
充灼謀挾反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名捕諸反者而宿

兵各關隘侍未幾果入敗去有司上克灼獄伏誅公進左都御史再廕弟萬程是時諳達憚公威名款塞求貢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會地則利部落貢則利部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天子嘉納言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別事不同疏陳其不可狀仍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死西市人服公先見云己酉春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

文代宣府將趙之焦程至曹家莊遇敵人戰三日報敵兵益集四面圍之公聞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騎士諫不聽未至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揚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迫及之斬首四十級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上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未達八月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上復手詔名公還部

公即哭几筵力疾行時相嵩貴有寵上數問公某至否嵩素不悅公因密奏其陸梁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於救焚臣竊為翁某計雖重跗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報恩而塞責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上強食自寛謀武盈朝何必翁某上頷之比公至去闕命日僅逾月然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趣命遲錫秩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終喪上怒曰此怏怏終不為國家用罷致

仕尋以謝疏宇訖削籍爲民久之上復思公起爲兵部
尚書公時方約客遊武夷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
山川卜樂邱至閩之清流疾作亟歸卒於上杭舟中時
壬子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
䘏典請得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
公生於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即公
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喪葬海陽繼配封夫人孫
氏子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盡禮如成人及貴負土葬

父廬墓三年俸入輒斥以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闚一時所與同志謀德皆海内知名儒者而操行恂恂若處子不爲崖異至其黨強禦蹈險艱瘵履一世即貢育無以奪之歷中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内益令相國張公嘗稱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窾歷歷推公屈一指焉當時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闒說錯

莫竟死將所謂本强先朽天道固然也而世或傳侯鸞實搆公公刺梧時嘗法治鸞横卒十餘曹以此得報察其本不然予與修世廟實錄方鸞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勳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敢侵公公來而上與嵩諭對語今歷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為公道南海所由來及病疽狀則爽然解矣鴟啄虎吻摧墮長城乃以責豎兒子誤哉余所聞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概載摛之辭辭曰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昌識淹墳索才美珪璋敭於制科蔚爲望郎出守劇郡展也循良惟帝問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臧公策彼　内倚中行此伐其謀彼則於襄維懲就擒不缺我斯乃征藤峽先殄其强薄懼餘威則莫我當慴彼四峒歸我侵疆閫使旣遣闢門納降用安反側旋定勛勷惟帝念功俾鎮溯方計圖永逸戢戢邊防據險厲戰戰則大創絶幕千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奮志鷹揚台爲司馬王國

是臣忽罹閔凶趨歸跟蹡詒起伏戎墨衰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憸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於為逸民山水徜徉恩命賜還公也則亡薄海蒼生咨嗟失望卹典洊加為龍為光名臣之阡於焉孔芳

經畧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萬歷丙午前經畧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

書白父寃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
予惟公朝鮮復國之功皇上擇日告廟宣捷班賞將士
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
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
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慘公者亦最急
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
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是爲公父
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甲

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知絳州陞刑部郎改户科給事
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為濟南守歴山西副使河
南左參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
察院副都御史廵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陞改
經畧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兵
部覆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户公居官精心
救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於甕
及猗氏壇井中巳鱗角皆具蒲州水嚙城城圯公操文

祭之水縣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著為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陳撫賞不便者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對公即據諜以聞陳防敵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副使累官藩臬參伍兵事畧不以外補為解既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為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

奴舉六十六島之衆嘗劉哱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
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壬子臨海君
珒順和君珏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
聲言内犯京師戒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畧薊遼山
東保安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
李如松覊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
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

如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踏氷渡江惟敬執欵議如初公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牆穴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含解藥仰面扳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倖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墮馬而楊元張世爵

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集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已

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别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公提軍絶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無鹽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内之倭為功而

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為罪此公負國乎抑言事者負
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躭延歲月荐食畿輔揚帆江
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
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歷辭上遣黃
門陰瞯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符以寵
公行既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
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前兵屯守大邱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

濠築關置堠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撥事圖策捷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即老吏宿將終不能過也曩公初受命時予適在政府每歎公經畧倭寇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難一無處不犯無處不瑕難二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畧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

以譯為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為大飾緩為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是寧遠杏并以是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絶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叙錄有旨何忍不一為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公於朝命段文昌撰以旌其伐杜衕請裁抑勳人齊高祖令軍人張子掞矢舉

刀按矟以夾道使衕胄出其間衕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汝猶蛸喪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覩此而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卒婚娶別有志銘曰

島夷不請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帝命六師誕張九伐敦号

啣艫走雲掣月復城歸嗣恩浹窮髮龍子暫分虎符復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闗馬鳴蕭蕭歌凱東回功成不賞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言請付口碑時清論定終遭天寵玉册金書泉臺夜永劍履衣冠精靈阿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岩谷綿亘草木蕃鮮桓桓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家祈連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王襄毅公墓表　王錫爵

自西人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

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襄毅公也嘗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笠者犢也而可易趙全策一彼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答棄孫則貸把漢以忍其死而角黃台吉策三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購以諸亡命導敵者也諳達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攻殺敵過當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世世款貢公庭數曰而罪多由趙全全與孫孰親天子

不以而罪罪而孫且官之而徒手死而孫耶諳達闊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為請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旋獻趙全等然弟約不犯雲中公詰之使者語塞遂繩東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嘉靖馬市抳之而太師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抗疏大指以為頃貢市自意非往啗比且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答老矣又父子意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第成貢市即遠不敢知臣保無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

俟隙無害也是故覊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權是經無時脩而䟽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息肩於茲乎彼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好為之卜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不樊噲而哆口横行塞外甚無謂也横行必人皆甘心焉而後可如勢有不能是猶援毫末而議尋丈也顧旦夕定議毋失機自貽後悔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主公策尤堅乃王諳達以下有差而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拜表謝

歲貢馬為常公益勵將士固險除器墾荒通商招流亡散趙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出所減客餉為賞其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市名還復條善後事而敵畧西海以公籌無諱云初江陵頗右公公亦功之既入則疏救彈江陵者又欲掊所暱於是江陵嗾言者攻公上特諭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固辭去年未七十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嶽然西傾者公也其識措類耳寇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湟中羗事公亦發憤取營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貴耶備耶備耶貴也維事者權與之謂何夫未有三世爭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今日復有異議䘮當公公復何如視哉而公爭已矣公戒進士鄭端簡早如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西禦敵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端簡之知人乎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國之靈而柔撫生民者葢二十年未

翦焉而其始幾爭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藏公薛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歲登秘省之侍從秘省出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歿東阿爲之狀山陰爲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予自余預機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

也公既録常吉改兵垣用姜非論蒲丞徙知盧氏萬曆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預僉臬參議關中歷齊楚藩臬長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里久之以河決黄堌起少師空兼僉都明年上功拜尚書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姱節懿行未易縷數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冦爭疑獄司冦與死比公傳生議司冦不能從竟以失入譴而人始服浙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刻核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為

毛舉所甄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輔適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内理荒政是歲也飢而不害博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剿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薙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上以公宿望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邱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固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閘

壩增卑倍薄延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賚晉秩曆子於是有二湖之役二湖者邵伯界首雖揚之巨浸也涉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於是又有泇河之役泇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於河也公排羣議躬開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悃悃長者至講畫大事不惑於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泇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産恥言錢穀而行河經費指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

萬洳七萬畚鋪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為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疾既篤乞骸於上不許則從床簀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為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於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乏成功而益壓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為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

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坪曾祖文任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歷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

藹藹吉人濰國之楨維岳之靈秘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舉嶽嶽鳴為隄鳳斥為仗馬誰為為者逍遙如住即丞即令不容何病延晉與鳩延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戒

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

華轂之西是樹是飭保障馮翊銓衡重寄特簡以貳山

公啓事奉諱而旋帝優其卹人跂其出河伯不仁黄凋

為墟廷論攸歸名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魯之

蹟其淤可闢既奠二湖浮泇其期胡不少須瘁鞠匪躬古

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訏

巳定易名之章侯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與議封於有

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清之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歴禮部尚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内士人識不識悵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薦者爲憮然云公天質竒偉氣朗朗絶塵學無所不闚期於致用入史句嗌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

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為侍講宮坊時或
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遺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
他日有間而覷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封
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急引爭直謂
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
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
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
灌城徼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壍猝難自反即以雄鎮百

萬命易數賊百未稱得計矣惟外鄰家居間朝事有不可輒憂於色西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昌不問內備而急挑釁為所與諸制閫書權關右雲中上谷緩急甚惭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經畧邢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既遁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

可謂非功即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預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置不及公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而增之益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邇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體則

為羣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建者即以推物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為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遞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叙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為霽威將舉三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儀司設璫稱詘欲吹購公瞿然曰中外脤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戶曹郎葦遮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

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加徽
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須
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
聖德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
信之亦思瀕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三疏
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瑞孫朝許魏中丞
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忠者
掊一令宜調高寀者輒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如

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倅疏墨敗緣事希復留公梢其籍
粤璫李鳳為其翼豎營貲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
自今始俱得寢所遣璫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上延以
弁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纔死白其究
與卹典麻方伯浴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
相高公拱有匡輔功卹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
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泰府
長子封尊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虞中格

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簀時猶卌其嘗所
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逮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
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謂
報主承先者晷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爾先務自捐成
心厚集君子之朋策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
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啓竇必也至
誠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公
爲先別白是非爲後誠意感通爲先犯顏彌忌爲後寬

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為榮鉅輒諉噫此真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天命也夫余屢陪涕而為之碑銘曰

方公誕時於爍有徵衛火曜闈母也寤生王母曰嘻冠冕而降禰宗魏國昔於來降秘斯瓖寶肇叶嘉名誰能叶之實韓栽生煜煜五雲著祥臚句藜閣蘭臺亦茲早遇

若韓焚草公乃積成若韓決策公乃不驚若韓籌邊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初用正長流深壑渟乎厥神高山

大岳麗乎厥真謂稚圭誰吾用韞是來去一身曩令聞起孰氏爾韞宴位與年宴位與年人胡却前我書豐珉旌此靈域重來向時祚我明德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竑

萬歷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兵部尚書鑑川王公薨于里舍

守臣以聞上驚悼為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為狀丐余為誌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曷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八年出為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晋副使飭

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防乙未改鄖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

有九轉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為部尚書時
傅御史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
繼光以公發其奸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
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
討城狐之慝信乎絶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
事者之難也溯公歷事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澤者四
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
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貢

舉者一幸太學命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
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為國子生三為錦衣千户一而
其歸也猶歲給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
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
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公甍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
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
配張七世曰瑶配孫維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即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氏女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家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

公為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敭歷中外也又多

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皃然鄭公家法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君家孝友周貧之訓子孫語具家乘中兹不書謹掇其大者為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啟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為世宗臣方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鐘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公既趨朝星辰劍履正色佩言薰孤掘鼠羣飛刺夭冥寘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儶

璽墨先温大星忽殞箕尾誰捫內外軫動河山改色冢

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為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氏生六子其二為禹州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為信甫修幹晢頎風骨秀挺十

五為諸生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鋭事至立決而務為簡易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狥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奏睇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説服闋補内丘尋轉刑部事時沈大學士一貫為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

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
已而升次相方娶謀蘇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為假王者
於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夢皐御史康丕揚李培
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
而楚王偏求諸要人悉為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
湅揚村奏下刑部時尚書為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
究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
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為楚藩雪耻耳信甫曰此出上

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為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為沈一貫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為賞輕大亨不知所為忽有荆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怨於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書乃其所為而胡化與郭公同居鄉錢夢臯遂上疏直言妖書出

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大亨嵡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不可為外人道也信甫詫曰如此則為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憮然曰彼自為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𢇛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

信甫乃請其親鞫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覩聞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為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呌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為阮明御殺我一家特來顴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為歸德公等但為蜀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

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輙趣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臯也信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即引奸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偽也罷之諸人竟為信甫所持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固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鞫之康丕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冤屍数日而賊可捘首蓋指歸德江夏

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為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為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令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為貴權要矣豈惟若人

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毎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迸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内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也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一以文藝為據即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為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稍委曲即無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

其初猶有怨言既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懟之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惷不能為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為揚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口卜失兎請封之時卜失兎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索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烝於俺荅之孫子至撦力艮皆愚溫藹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失

兎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擔力良物故一年餘矣忠順不能嫠居而懟於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媚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横求索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謀為内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其孫不能自封也以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

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彼衆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喝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寤而諸長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甫與其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長擁北人至帳下婚馬卜失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横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㤪至欲加賞其子女

信甫一切不動彼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諸長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即上聞卜失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況此事必不可為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為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為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蠭起禮

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為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駁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為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為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而為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

進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為汪公不欺與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於心遇事輙有定畫屹不可捎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

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失之叔黄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蠱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聞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之有綱常豈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吉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矣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脣乾嗌而僅得之極苦又玄覽博搜為易律歷三筌四書屑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過竟卒於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

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佶上疏
陳情部覆贈官予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
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即佶
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
殤俱朱出佶卜以戊午冬十月將塟於扳橋之新阡以
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於余蓋信甫兄弟
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為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
今年庚申乃為之銘曰河無砥柱四海沉瀾朝無直臣

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㘞㘞挺身翼蔽以脫於患貫索竟虛鶬鳥為鸞不畏壬人禦敵非難威信服之疆圉以安異哉若倚何心之覆漫云効忠漫云有德邊功上最帝命甄録而若罔聞而維謠詠剪伐貞柯留彼脆木天亦不賛賢人不禄世之杌矣憂俾我獨道之晦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歴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於家其弟

文融寓書於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非兄不可弟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為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别後逆成久病不能復為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於公者且内察國家之大事史册所必載即文融為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鑨字文中號立峯九

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首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凡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胄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

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狥情或例外間有闌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義為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為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峯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嫗嫗言而向赤强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為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虛揭耳公緜此名大起後

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末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
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鎭入秉重公公
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
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
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
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
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决事齋宫精明威斷華
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己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

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為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為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於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偽疏故為危論於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即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實斂篇為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

上遂憑怒然留中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而諸宦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齗齗為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持平其間聮合之劉公寓書揚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為已屬而媢之者搆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

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示意欲北之公竟為不顧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歴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政明年晉光禄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錮擁擅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為益横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

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
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政力肅憲職
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是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
工部尚書廬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者數日
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順養內外隔絕內
閣為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皐新建張公位用人
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於
已稍有識者莫不離逖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

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憪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為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即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為已用未幾即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為恥恒至齟齬弘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竊爵亦但為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即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

絶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遇内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吝有所逶迤至公而絶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於朝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為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為大臣踐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罰人於朝之義守舊為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

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吉謀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為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為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容則此輩蠭起而譁鉫矣此時惟李

愍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改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暱客惟一至親為司屬衆皆掾之以挾公亦為謫之矣即他屬所處者亦倍於往時故無所得其巇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為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

方當録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黄者與論未
協宜降黜方從征朝鮮取旨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
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為臺省交章
糾拾不為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
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
明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
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
於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煩多言顧權

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厥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為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

大罪也即如以專權結黨爲嫵畏縮怯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羣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於是左僉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

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陛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究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啓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為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鈌推吏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

既辯權黨之誣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温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為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即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姫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為主貪次之夫貪者汚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嚴於要津而寛於散秩士紳坐年老者三人皆緣

他議而微之以老有疾者即罷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
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於任子者非有大過其
祖父賢則容之以為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於無
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譏去公同邑陳恭介
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
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為推官一司
皆削籍欲以立威竣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
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請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

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幸以為固然莫肯去者既而公亦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為權恣逐異已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稱亂師熸地削海内騷離今上即位求救反絶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於亂此秦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

年七十而沒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塋謚清簡惟贈廕命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録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鋋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錝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公鏜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公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宮事謫朝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鈳女次如洵即比部君癸丑進士娶

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汝子良楧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於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為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興卿相蔑也至人為徵上古之士無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匯善之行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閑修強學非以立名畋畋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踈遠近其儀有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質䝨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於江陵守正為侮𡟰趑所形大計羣吏謟子營營撓朒丐免而曾莫聽

黄閣愧恥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却鈎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怦怦貶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往依先壟邺録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兹禍亂遂成喑醷須臾有譽斯榮厥惟辛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遂咸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為沾纓傳信無人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留之俾勒此銘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趙南星

李公名化龍字於田其先瀬鄉隴西人七世祖瑾徙長垣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生蓁蓁生盱眙丞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即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尚書者也母吳大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年補諸生稱聖童郡守王暘谷先生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生二公皆升高第公舉甲戌進士授嵩

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心度弘廓不問也其輩遂駸媮公乃攝以威嚴豪猾皆聳及朞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援稍遷南工部榷稅蕪湖極清無何為南吏部時魏懋貞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駟聯騎游於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賁草木迄今傳之以為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指利病甚詳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往往驟拔之其人

率鼓舞崛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參議
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
南參政尋入為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
邊塞而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
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
立剖如簉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東西
邊先後告警公筴曰西兵數萬其剽不可犯東兵僅萬
餘耳易與乃檄大師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兵入

我師橫擊之斬首四百餘級稱大捷明日西兵至攻右屯我師乘新勝氣銳夜刼之覺而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戸世襲已而東兵以鎮武之怨數來攻公以精兵敗之於靖遠又敗之高平又檄大將出塞邀擊大敗之於十方寺堡敵自是與我各守疆隅矣捷上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請病求歸久之得予告解均服而綵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控馭無術或冐没重賂酋既驕矣

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跂扈乃請劉上就拜公總督川廣
湖貴事賜尚方劒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
已破綦江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而敵之罪惡不
可赦矣公携家以往從容笑言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
即為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
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
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喪元之思公疏請三陜閩
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

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敵人乎繼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縱鼓賊自贖命縱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硐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訃至詔公墨縗從事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囤自保公密授方略從囤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闗酋投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

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入上而後得歸服甫闋起總兵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築隄決追罰至是乃起公以人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役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閒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黄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袵席者也柰何既晥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得俞旨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無衝齧方疏請為分黄保泇一
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禫除起兵部尚書
武弁之陞遷大都諧價于天市而取之于職方公揭其
資廕之數于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諸
恃奥援多羽翼者以為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
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
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幸而甦然遂衰鬢髮顛
白殗殜日漸以至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十日卒

于萬歷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耳以平播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母皆贈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皆如之子不矜錦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功名榮寵可謂至隆極盛矣而遠邇皆悼惜之公才高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爲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

慮甚周必不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誠天受之全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展布居中則多掣肘倉皇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功名而見篤生之意也一為本兵即難愜志考選之事纖人弗堪過此以往公且黄鵠舉矣而大命頻傾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終也嗟乎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自足不朽勒之於石令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

何人之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鱗僉曰才子梁鄴之倫試竿萬下白晳少年歌雪賦月擷秀芝田金陵作吏其曹亦仙江南佳麗綠水朱樓自公多暇聯翩出游文酒逍遥頌揚國休視學河洛及於齊魯平之以衡正之以矩譽髦多士青雲接武公望日高入為列卿遼人若敵出而敉寧乃若宿將素習于兵凡所謀畫咸中厥度成算在胸如杜武庫威稜遠鬯四方景附䄛負子來共趨王路應龍小醜無知犯順舉朝蚩惧以公廷

問賜歛在匣將士勃奮滌地無種夜郎為郡文武之聲震動華夷暫試行河天吳畏之帝曰咨卿汝統大師帷幄運籌威喻遐邇如涉大川視公安危而胡遺疾遽遊太空梃木生危崢山忽崩天人異嚮奇傑嬰凶醫和前知甚弘令終千古同符歎悵無窮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趙南星

世恒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為此言者天之生賢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數十年或

百餘年而得一焉猶然有真有偽真矣猶有高下品質精光萬相絕也世所稱賢人君子亦若是言矣若南樂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豈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世為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考者自良興始良興生剛剛生昇昇娶于黄生泰泰在母腹而父見背黄貧苦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儉大其家娶于王生封巡撫節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為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為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

於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即魏公次允中庚
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
章氣節並為時論所推公兒時内頴外方屹如成人比
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為諸生庚午遭母喪過
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
黄蘗公取服之果愈丙子舉於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
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荆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
獄累年不決公竱律𥇍情悉斷遣之時江陵相擅權作

威官其地率以畏之太甚柔撓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廉貞自植民賴以安皆稱夫責云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徵為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薦其私人潘宗伯晟脅已而相為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輙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茍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堂中會不踰歲時

江陵初没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偕大道公所糾正甚多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公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駁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以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橓

少宰海公瑞皆名臣公請如此比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德論文每聯鑣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御自乘傳廪給與

秦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無所取公為丞陞少卿念
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陞
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
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
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驟汚官邪
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飭平陽守
歲所節省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讚用充平陽一歲租
於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

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槖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著為令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餽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敵隣自欵市之後邊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𠫵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甎石而黄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墻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

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兵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槖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閭閻安樂德威熛乎外方敵不敢飲馬於河值宫殿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説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為頻年畋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黄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

稅之議起公不勝憂國憫人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為戒蘭谿以李本為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益横文武吏士人迕其意者每纍繫於千萬里之外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

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絀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輩氣讋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金數十萬皆入己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叅內臣內臣亦叅之詆讕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中

使之疏上也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揃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與自酒税贖鍰等金之外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俸金僱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以報於是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鐫譏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遮道號泣皆為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寧太史為之記

公侍養太公者一年所而太公病性不嗜藥率子侄焚香禱於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摧幾絕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為娛人品至魏公不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為何則清名成而家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貪位末路多亂?蒙識魏公為國家生民乃不知有生死利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却慮癸巳余筦京發被逐冢宰餘姚孫

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世達王公汝訓曾公乾亨輩皆去而公留以為能容矣撫晉又數刺譏之故不必令其入朝大旱霖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卒於萬歷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公之歿也余貽書當道者謂豈破例優䘏不言及謚以公之名德駿業能聞雷電見日月者舉知之耳而䘏㖟於例竟未有謚也夫亦何足為

公損哉公仲子廣微今為翰林檢討以墓碑見屬乃竭
毣毣之思摛為讃頌用垂來遠其辭曰
俁俁魏公若龍若神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侃諤立朝排
檄柄臣奪之言官冀其黜泯大節之盤抗疏直陳豈惟
愽謇曰報國思出撫於晉身遠而尊吏化廉清民戴其
仁上帝俾怒惟利之云山毀淵枯鷄犬宵奔公念皇輿
泄泄是箴憯不斯畏忿滀彌深進則擁之退彌其輪織
人乘之惡人上聞萬衆稱誣公道以伸九年於外九袞

之親釋煩歸養白華可珍終其天年歸於斯墳倭鬼羞

避先哲為憐有美仲子鳳署之賓手繡寶書厥德嶙峋

論譔垂世云胡不欣人生得志無念後昆

陳恭介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

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

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於瀆村地有壩今

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

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男長子有勲光禄寺署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衛州府通判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叙都憲貴州功廕一子為國子生時仲氏早殁

伯叔氏皆已入胄監乃以廕讓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晙受尚書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喜也己酉應試至京先文恪公為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為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

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
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遘
疾卒毁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
萬歷己酉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
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
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
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
為人謙恭相君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璫兩人皆暱希孝希

孝亦樂為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
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耶遂具草曰竊按令甲凡
功臣殁公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
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
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㢲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㢲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録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
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僭

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予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敢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

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抜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内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葢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復至大用馮公應節素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絶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乙酉晉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

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覈詳審巨細無所忽其餽入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從後者亦復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為量減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祲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漁課

上皆允之又為勸輸平糶民少蘇焉戊子江南兩浙大祲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糶然守令各為其土謀其私禁販易尚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糶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為計或曰令駔儈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

闕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
無庸以撫臣為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
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糶羅畧
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為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
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歲薄收然
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為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以來所恊濟隣方

者不少矣乃令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不能給
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迨縮矣而闌出
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為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
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無可慮是
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
史遂以違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郡閹亦素不便公公
遂罷已丑公廬燬於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
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

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日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為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温公純等同心精覈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

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内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
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二楊
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
文瑞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玆
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入閣而權始失至
江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
者必不自言必使請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
其大齟齬乃諷鷹鸇擊焉不則遂擯之為恩其見擢者

亦竟不知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已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所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為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

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概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

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衒進世之所謂講搶攘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為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靡靡望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科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内閣為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此以為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

允無何詔會推閣臣且命不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為首而内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陛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葢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詔温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

不必引答先時閣臣皆會推閣有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上久之自是無傳旨然前兩推皆留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為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

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聖
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格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
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
以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憑琦為不拘品及後奉旨通
列名上今推鑨丕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
初次所推臣安敢遺詔下再譏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
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憒前疏中業已言之遂
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即褫職

且有餘愧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

天德也臣不復為憲成等惜顧臣能靦然已乎疇咨之

義自堯舜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非盡由會

推然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詬此不在

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有他途

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内閣王公亦上疏申救

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

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

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誥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為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部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為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

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為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黙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模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遠阻乃

欲遠筭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内戚亦有為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黙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决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不置其於内閣終始無毫髪狥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為涉太激即余慮以為太激然公所

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顩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忤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敘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貲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輙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

而已强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氷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志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辯官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倘内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

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叅月旦見一缺出輙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剏我太祖不以尚書隷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勑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秪稱同三品然則降除

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邇者內閣辯疏亦謂自庶御上猶得與聞則勑除之意固不廢也乃相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即為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為閣謀孰為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執大義請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水炭故造父不為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咼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爭權恐政術將為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

為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娱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酧荅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掖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為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斂貸於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觧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唐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冡宰

御即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嗛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捐館已可百日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塟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廉竟復與光祿公子啟孫今為袁州府同知公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纎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苟責有一善則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

寧取有瑕玉碱砆雖瑩白弗眂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縣雙栢公炤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女累贈宜人男子三長啟瑞邑庠生今應

國子生次啟草邑庠生次啟竑女子六孫男二本暐本
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著於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啟
金匱石室以隆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粮餉備倭經畧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墓誌銘陳懿典

今上萬歷垂拱熙洽日久四方咸賓自壬辰而倭訌東

國戎馬之憂于斯方肇軍書押至中外皇皇司馬門議論煩興聖明旰食憂之然始以鄭司馬經畧於西後以邢司馬經畧於東而兩司馬所以得爭勝於疆塲者皆藉手震澤萬公之共事行間也公自朝鮮經理竣事歸入副柏臺旋奉特簡代邢司馬總督薊門四鎮以勞瘁卒於官又二年褒叙在鎮保塞出塞功贈䘏祭葬如例予世廕而公子參戎化孚輩將塟公於具山賜塋之原而錦衣邦孚甸甸以墓中之藏為請余辱公知且備員史

局國有勞臣而勒其勛伐以詔來者固簡筆之事也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公諱世德字伯脩號丘澤後號震澤山西大同之偏頭所人系本江右始祖傑從軍隸徐中山王麾下遂為大同戎籍傑生鍾從成祖征邊以首敵功賜爵一級為總旗鍾生寧寧生瑛從籍偏頭瑛生禎禎生億自鍾至禎世以首敵功世進爵一級由總旗至正千戶億襲千戶復由破敵功晉指揮僉事世襲旋擢守備應州守備四子仲岩即公父也萬氏自守備公以

上咸用武功顯至岩始折節讀書聲籍藉諸生間以貢
入太學仕為稾強丞有惠政語具王元美司寇誌中後
以公貴贈如公官先娶楊繼娶陳贈夫人陳夫人實生
公公生有奇徵穎敏非常四歲而解音律按節和歌拍
拍相合五歲而屬對如響語意英特稍長就外傅授書
解大意顧性佻達不能屈首受塾師約束時引羣兒為
營陣之戲建壁壘設旗門自署為上將分署偏裨步曲
鼓而麾之衆凜凜無譁或時馳怒馬挽雕弧射獵於榛

莽之墟奔逐飢渴則從田父索胡餅從村嫗乞水漿倦
則與牧豎行歌互答而歸年十五一意下帷下筆奇文
蔚起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為冠二十四而舉庚午山西
鄉試辛未遂成進士授南陽令南陽岩邑又當孔道邑
多大猾舞文告訐諸老胥以公少每以疑事嘗公而公
鉤稽得情洞中窾綮莫不驚歎慴伏一切治辦治行卓
然以父贈公諱歸服闋補令元城其治如南陽又以母
陳夫人諱歸服闋補令寶坻其治如元城壬午徵入為

兵部主事已遷員外郎公本將種生長邊陲為諸生時每慨然有勒銘燕然之想受職與曹益考境九邊形勢諸方強弱戰款機宜與人談邊情兵事縷縷不置或髮指冠或手裂地聞者推為真邊材丙戌出為陝西西寧備兵僉事至丙申擢公僉都御史開府天津公受命調集舟師建立營房選募智勇周視沿海要害雖建牙草創軍聲大振方將從海道下樓船與諸軍相犄角適楊中丞鎬以棓蜂去遣代者汪公應蛟而都給事中張輔之言非公不

可遂改公代楊經理而改汪代公於天津方是時邢司馬駐師朝鮮而遼陽告儆道梗公疾驅而前道遇敵斬其敵首敵驚遁遂渡鴨綠飛檄倭營新中丞率生兵十萬且至倭衆與我兵相持久心憚其難勝會平秀吉死聞公來益氣奪公至則與邢司馬分布三大帥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劉將軍綎於中東西三路逼清正行長石蔓子之營預遣陳將軍璘駕艅艎於海以待倭還三路兵鼓噪進彼度不能支望風潰戮死者相枕籍墮崖

塡塹者以萬計餘衆爭舟指如掬而陳將軍巨艦破浪衝之砲石俱發斬馘焚溺幾無噍類海水為赤水陸生俘倭將二倭衆數百輜重甲仗不可勝計釜山遂無一倭露布聞皇上御樓獻俘朝鮮始有寧宇邢司馬既統大兵歸而朝鮮君臣怵於倭氛懇留公彈壓公與李將軍承勳戍守又二年善後區畫甚具海波無驚乃撤師歸擢副都御史貳院事會邢總督擢南樞推薊遼督臣具三人名上見無公名特簡公於鄖撫牘中代邢公固

素知公名亦由聖明睠顧東國謂非公不終此局也豈
尋常特達之知哉公既領制府節念兹土困於軍興務
與休息而提衡文武為桑土計適獐兔撥計二部謀盜
邊要挾市賞將從冷飯谷燬垣入公素嚴斥堠我得為
備拒堵去已諜知二部借兵具甲將大舉公指授方畧
于鎮道路將選壯丁驍騎襲之紅草溝斬獲八十級三
衛脅息讋公威不敢復動公自秉鉞主蒐羈身屬藩還
朝未幾旋出總督拮据鞅掌竟以勞瘁致疾卒時壬寅

九月日也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真可謂死勤事者矣且人臣之誼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封疆之臣身殉封疆苟其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必且曰我職發縱介馬而馳非予大夫之事也如公東西二役毋論躬冒矢石崎嶇戎馬之間義不反顧即車轍馬跡自出嘉峪涉青海自平壤歷八道中間包絡遼左燕齊秦趙竝海竝塞往返幾二萬有餘里觸寒暑冒霜露寧啻叱馭九折之坂哉而悠悠之口猶或異同亦未深察

公奮不顧身之一腔忠烈矣或謂公不過以功名自喜在湟中時不勝少年請纓之意一遭挫折未免却步贊畫西事遂因鄭司馬以利誘邊王還巢為功而竟不能制火長之死命經畫東事亦因邢司馬乘瑕用間以倭自還為功而非盡出於陷陣摧堅之力夫制敵者不必盡用戰戰勝者不必盡鬬力故趙充國以屯田困羌未嘗以不戰貶功符堅自潰謝玄乃有淝水之捷金亮身亡虞允文乃有江上之勝晉宋推再造焉令必出於力

戰然後可是營平金城之算為畏戰而𤣥與允文皆僥倖於敵國之釁而勝不為武者也必不然矣嗟嗟膂定廊清要在可久方順義初歸時疇不有可去可來之疑令順義不渡黄河款貢不絶者又十有五年方倭敗衂固嘖有煩言謂用媾而去寜保其不突至今自己亥凱旋又六年所雖恐喝之聲時聞而鯨鯢之迹既絶譬之醫之治病已起阽危而安全之有年矣又安有不用以為功而反用為罪哉公於學無所不窺六籍之史百家

九流啜英咀華詩歌詞賦大篇短牘押主齊盟其他星野堪輿音律歌曲舞槊戲馬彈碁擊筑酒經饌譜無不曲盡其妙而性喜延攬重交誼駿人遊客稱一什擅一技者靡不倒屣迎而身下之人人分潤務厭其意賓至如歸絕無倦色家世為將選鋒家丁以家貲養者常數百人通籍臨戎帳下如雲皆與共甘苦所至得其死力生平擅人倫之鑒屬吏材官一經識拔者往往大用朝提猛士夜接詞人蓋二十年以為常友人丁參政此呂

以葠菲冐墨名得罪公念其困為代輸償官屠儀部隆
負才落職公念其貧歲割俸遺仕宦三十年所得祿賜
強半用以供交遊資斧尤厚於睦族婚嫁喪塟與不能
舉火者皆周邺有加其慕義樂施固天性然也所著詩
有署中稿湟中稿塞下曲嫣上稿折津稿海上稿所署
書有湟中牘家食稿經畧牘監司草筆牘偶語兩河邊
鎮兩事畫餘考海防奏議經理奏議經畧奏議藏於家
古稱絳灌隨陸有能有不能長鎗大劒與毛錐並長者

惟諸葛武鄉侯與李衛公孔明綸巾指揮跨馬穿札或非所長衛公所著止有兵法問對若乃戎衣操管鳴鏑在前赫虢在後滿志愉心如公者尤罕偕矣娶於楊封夫人子四長化孚山西河曲參將娶蘇繼娶沈次邦孚錦衣衛副千户娶丘次有孚官生娶孫次國孚所庠生聘宋孫男二孫女二

銘曰古稱山右實繁虎臣然惟附注為國干城操戈執殳允武允文二業並伯古今鮮倫偏闕突几地靈攸鍾

挺生鉅人兩肩同工西走青海東渡綠江飛檄星爍揮戈天潢海外向化火攻蕩穴倭訌三韓水師橫絕縉紳憂時疇不談兵躬歷沙場獨公先登元戎開府借箸孔多執券而償能無牴牾梁州徙幕滄海恬波赫赫皇威震疊山河遡之古牒靖遠咸寧各樹一隅未聞兼能起家所象扶桑祁連川原列嶂旂鼓森嚴勲名麟畫肖祈蜚藩百千斯年鬱鬱芊芊

大理寺左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倪元璐

益元璐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小人之相治不自為力而微助則必皆敗也漢中平之後以君子内治具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下盡化為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而仰内力内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為婦寺之蓋亦不得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昔者伏馬不揚極於中歷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時蒸蒸皇皇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

史吉水鄒公益當時所稱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
道異趨同歸趙公救時而急事功鄒公正今則尊理學
學尊教立務廣聲緣惠此京師樹廬章鐸明誠正之宗
發春秋之義鼎鏡並設筆舌斷然小人患之度不能制
乃移其懼於中閹告其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
在君側耳忠賢蹶此甚恨清流以去鄒公為其始事鄒
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名不報
夜半傳諭内閣如鄒其衰老蹣跚何宜復用時首輔葉

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劉公上
言陛下奈何以蹣跚棄元標元標自豨向者抗忠受杖
狀已蹣跚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蹣跚宜益重元標
且元輔以不得具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
也又言閣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馬用彼相奸人
旁竊懼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
指畫危鰲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
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乃益信具黨之言具

黨又告忠賢以劉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驩於是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逮廷尉丞數月矣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天下謂必及劉公劉公既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聖人當陽收振魁棟醜徒伏誅旌亡求廢有詔復劉公原官然劉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絕交書諸貴公意少衰延俄十稔劉公竟死田間嗟乎元璐觀於劉公之道則知居天下之

義其愚莫不利用銳居天下之利其智莫不利用鈍也當劉公首奮義推揚公從之羣賢慕公之義皆學揚公其後凡揚公之徒槩多死者然揚公實學劉公劉公顧不死及揚公首承醫命劉公從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劉公之徒無不用者然羣賢實貴慕劉公劉公顧不起繇是觀之可知能德畢萬七戰亦在牖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歷啟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嚴節靜理握固養冲未有如劉公者也公名重誨

字忠甫其別號則曰鼎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
徙贛十一傳爲贈公梅隱先生是爲公父梅隱娶於譚
生公公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於鄉又十
年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治決蘊洒煩均畸賦甦疲
逋招撫流亡三百户民用歌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
史鯁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輿不
能過也持斧饑輔豪貴屏息官終大理寺左丞生於肅
皇帝御極之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禎十年七月十

日卒於里第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世追贈孺人繼娶封孺人黄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价曰儉曰傖曰伶曰佺曰倧皆黄出曰佮妾白氏出曰价即元璐丁卯所舉士也孫男良靖良竑良巽良翊良珝良玗良珫良疇良暐繩繩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年戊寅八月癸丑日葬公南番淵之陽而曰价以元璐一日長又能知公輕千里乞銘具隧元璐雖病不得辭

銘曰章水貢水交靈起哲天祿卯金元城漢鐵鳯咮能

嗚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揚諫舌舉檻婉忠破柱方烈北寺嗺嗺黨碑業業碩果或存玄芽具茁介推不言元亮不折世亂埋輪時清結轍奸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亦誰其爵殆古至人莫可濡熱養浩尚玄因時而訍家近鶴湖悉其澡浴猗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

原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

公暨元配累夫人曲氏累夫人王氏合葬墓誌

銘　倪元璐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
道柔休否蒺藜乘剛負弘者無狹模審端者無回志亨
困之德篤于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别號青岳其先
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與善與生讜讜生拳拳生達
達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
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

公父觀察頃陽公尉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為之才強諍之聲體雖闕鳳於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黄中等身之書流睇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總角卅分名譁一郡十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翎必資乎利風遂以儁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槖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翰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溯義務昌黎之起當一變之

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如綍其觀較士春官櫜綜楩梓廬陵之勒軋茁興國之榜龍虎方斯蔑如也于是國家多故顯皇帝奄棄天下貞皇帝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婁覘軒皇之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聲義鐫責時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咕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勅旨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時四郊多壘制閫非才公道經三韓為出籌箸奈聽藐藐中用惋憂既渡東江俄聞烽信

名城隳為丘墟巖鎮没於榛莽公撫膺太息而已既而弭節元菟大禮克舉又以海國我之外籓綏邇激忠存乎推置於是裁約享餼章示規繩是使弁服之長感激而效干城窮島之人慷慨而知内嚮公之能也復命擢右春坊右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頃陽公憂摧毀之誠幾於死孝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駢戮嵎虎懼其多翼謁者怪其有兒招賢苟朋封割剛士公入都門義形難犯璫之郡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

臍嗟綠是矯首褫公冠衣而公自憙言笑晏晏三公於
我乎何如黨人無憖于不與矣跨衛還里彌益夷猶非
有山鹿庖廚之懼野鵩坐隅之感陽陽陶陶貌日華舉
古之樂天知命無日不自得者夫居之二年否極以喜
今皇帝乘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竄華升
而四凶革訪予落止懸鉊闢門詔廷臣極蒐舊德凡疏
朝野十人比於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且日召執政
以下入對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憑帝

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陛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軒訇上逆見曰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分道荃蓀競峙峴莫窮漁夬有留莧產祿窟而猶在牛李壘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質溥先朝之嬀畫諾之司憖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彊感知氣昌章邪摘疑察察如也于是奸徒大沸剡手須剸遂乃召鷹起犬移眩緇素有靦面目視八囿

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爲讖頼夫聖人賭言
王赫斯怒刑夭干戚投於帝江營蠅樊榛欻然離破群
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益靡避慆因承密
對力言吏逮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盗不息又言帝王
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涣居益饋任
人責成旣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目送勢所難居
遮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以爲過厲
其氣雖誼辟不必保交會食拂鬚寅衷也以爲孤逆其

情即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憂會以京軍罷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其顯過小事糊塗閣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詰遽以公稱值上勵精無私制治不欲使人揣疑秘旨以為天子籓鍵言路祖翼凝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鍜孔璋石烈今世所希呫嚅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雁門公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貶竄夫復何云即日徒步出國門書衾悴然見者哀歎至則雜諸戈殳致恭其

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崛强而子方淮水能聽風波循省
之餘益脩性命暇或攤書蒔藥賦詩泳游閒選緇留與
爭道韻逌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雁門雲擾公奬皷家雜
伏劔登陴傾囊鬻裝以享戰士敵不敢犯孤城獲全方
之毅千深坐以保西河王蠋閉門而全畫邑雖休痒不
同抑亦各有其力乎風霆易滚水石能明天下方矯首
啓遵鴻之儀五位或拊心思放麑之過詎期疾作竟致
彌留以崇禎五年正月十有二日卒於戍所枯竹未生

昺明不負牛車共見巳白非欺悲夫旣卒大吏以聞詔辭慼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勑給傳官為治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之存乎墜履定論準諸葢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為量髯戟載義睥電曜靈正骨嚴顏晶衷博體室鮮抱裯之滕門無彈鋏之賔矜岸方幅不以厲物靜穆虛澹不以篤時道廣湞羣才周勝鉅逑斵資其斷斧驚颿恃其智檣然而挺柯寡扶遥流不曲體誠曰坦測表云𨁟此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

平生每逢奇異讀見黃衣死流巨響負瘢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溺靈禽定其傾舟宣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召然與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美增華雞旦奉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簧翻之唱和梁笱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沒王後公一年以悲殞子三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愷配嫁姻婭悉

於家狀公書能讀祖筠行獻龍文麟筮挺挺耘耘孔中等今年某月日奉公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黃家庄之東阡禮也伏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玄成作碑共切重興之望元璐不敏敬為之銘曰泰山巖巖峙為人鵠學山至山于何不穀扶滋氣道昌沛文辭使則不辱名流奇爽璘斌渙然誠帝之賚朝踐斗樞夕清舊蕺茂名難居殊恩莫報夏氏之璜則亦有考英州儋耳禁多名人霧霆皆教天王聖明孔璋何人谷永不作為臣不終死

而猶睠帝施敝帷賻曰車馬魂乎歸來若無罪者佳城
鬱鬱三英桀兮馬祠巍碑臣日望之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范養吾墓銘　陶望齡

公諱櫝字子美號養吾其先宋參政文正公之裔文正
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
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孫完當國初時官光

禄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鐮鐮生垣垣生錡公父也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介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閒默搆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

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藏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内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為郎中時有昌平窯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

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餫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甓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

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頃得三萬價糶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為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邪時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公畧不儲偫漕

院大憂之召為語公謾曰明公在何處邪怫然起曰府乃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七人為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秉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為曰方

令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黄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嘆曰府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為咨請禮部部吏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金送於塗

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婦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為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

門過街肆摶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
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縶入夜傳
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
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為亂吾
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
辰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
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

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乃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遂舉之身為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郡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捜遠歲逋為罪劾奏之得吉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為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强禦摘姦雪滞通於神明郷宦某者溪暴擅殺大為鄉里患海賊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

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為諸姦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其不解而憾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為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因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為人殺邪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甓僂而趨公默詑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甓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吾欲暫遊對曰某等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涴耳解其裏血漬霑纊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

一時傳以為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為立生祠祀之其恵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為尚毎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為老先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

公與翫習無懼色其膽决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
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
今死矣半八公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屬午也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沒及葬諸子以李
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璧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
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囷粟百畚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
轂於立誰玉於豈蕉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平公卧
而治療其調饑公也則枇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

家寶玉韞山炯爾者識扢爾者力斯言不磨昞彼幽石

何長史墓表　婁堅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擯不得用即用矣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婾阿苟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予所聞若常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卒困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惜者歟公諱某字子宜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

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鉦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鑛曰錞曰鉉平陽之父輝大父采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遷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東自別於盧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顧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趾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汩没及第鑛登進士

第慨然嘆曰吾令而後殆亦可試乎遂謁選爲令溫州平陽其地東並海於溫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爲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更視爲樂土如異日平陽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爲永嘉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蓋公自踰冠讀書任陽田舍拾凡所棄汙邪而墾之其獲滿車則仍以歸凡而更受其瘠瘠又復穰故其爲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輸或遠在鄰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沉艘踰嶺即摧轊公乃

議折而益之羨彼利其嬴比享其逸人咸便之金鄉衛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倭也久而備弛戍卒病於暴露猝有警無足恃於是條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率能繕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魚鹽關市之征廢則修之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縣官者謝弗為也而贖之鍰稅之羨悉以供解省府費未嘗私以自潤焉蓋公既明而熟於計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極

於毫釐而又本之以廉法出之以練達斡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能使旋至而有效每若此及朝京師以課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縻之公至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淮王左長史遂乞致仕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為酣暢而已尤好為弟若子揚扢古今以寄其感慨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殁予生也晚憾不獲從

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所用於世
幸為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思得當世之偉人
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卓犖剗去世俗之婞阿一
切出於奉公守法而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為之佐
其於久安長治庶有賴乎獨惜夫有材矣能不失其身
矣既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婞阿
苟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顧與之共功也豈不可惜也
哉予既獲論次其概竊以謂公之為平陽獨凰浦碌之

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輒釆而叅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橫亘江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亦名曰東江西江凡溪水之來滙者三十六源溉田可四十萬畝獨患閩之山犬牙錯潮出其間若與之鬬鬬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湧而壞民田者鹵也在宋端拱始築碌三峯嘉定中又移築凰浦民賴其利元末兵起碌廢本朝自永樂迄嘉靖里父老凡四叩閽卒未果復當歲丁丑公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碌之議

經營凡八閱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不如楗止𥓓下流不如并𥓓上流完皆與衆異議夫籠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楗者下石而上土水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閾也水之去者汩土而利土以為之戸也并備上流則無慮於蟻穴葢旣成而後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世滋撫其弟鎛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允澄叔子允泓其能

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允泓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堙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鷺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

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顔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顔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彭老峯銘 鄒元標

彭老峯公没者十二年予近從友人所得所謂四合燕語者葢公生平所殫精者也燕語一名龍門步響一名史館鉛毫一名樂部片璆一名藥林國老并之名四合燕語步響者公雖握鉛槧乎勃勃勃有投筆志庚戌北敵兵逮塞下欲上封事不果隆慶改元又欲陳萬年書俱為達者阻葢取法布衣言事遺意云鉛毫者公最熟往事有獨知之契者斧鉞衮袍毫不少假借庶幾一時直

筆哉公跡遍域中境與心會輙有題詠而詠不全録録有關世教者片瓔志不多也又閭閻瑣屑耳目覩記備書無遺取國老各適於用之義公用心亦既勤矣初為諸生最有名常遊羅文恭聶貞襄二先生門墻二先生大器之七試不偶人以為屈不知公得一當其英雄慷慨之氣或摧阻風塵即稍稍自監況酣六籍發為著述未必若是富且都也由今眎之公必不以彼易此吾吉文運盛時公祖父巍科聯第一時熀華而最恬於利水

厓先生官方伯繼雲根公不事生産家無遺殖所遺者古書數千卷以故公兄弟子姪發而讀之能知古作者用心公弟筆峯君亦詩書滿腹雍雍揖遜若先生者可謂善自遺子孫公可謂不負先生矣予高公誼嘉公學敬索公子元鑑狀而為之銘憶予初中鄉試公持刺詣予同儕惲公有心疾尼而不與公親也予時為快快今銘亦可釋予憾矣銘曰貌拓落國士之奇腹便便經史之笥獨抱遺卷系余之思噫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瞿幼真墓銘　婁堅

予友瞿君幼真年三十有五而夭其後八年祔於依仁鄉古江漊新塋萬歴歲丁未十二月甲寅也君諱汝誠幼真其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為心疇翁諱某母黄氏生君兄弟二人伯曰某即塟其父母而以君祔且來徵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徙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

松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稟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貲產奮曰吾獨不得為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即自知刻苦學問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為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瓶𢿱為之每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高等文讀之即曰吾知所以與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若積成羸瘵於是將一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為娛

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經生之文殆欲充棟而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蠹魚其中耶閭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之學即贄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說而君之讀史復如治舉子業之勤雖點畫音聲之偽必訂而正之不獨通其義而已張深念之嘆曰人性固不可化吾欲勸君少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更復勤也冀以諷止君而終不為改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其所有好女子父為官所

急諜嫁為人小妻以自贖方促滕語而張自外至客去問知之為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絕耳君即時以其言謝客然至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往獨行其意故其既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卒以瘵死悲夫君事父母孝既踰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兒年二十以長獨持門戶使君得優游于學故事之加恭性儉素見人有鮮衣怒馬者即代為之慙尤不喜相徵逐為嬉遊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濶疏唯

恐不一當焉所以為贄幣餽遺之貲畧無靳惜也君娶於沈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夭以兄之子允晉為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問君亦數至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羇於此將欲以得有為之榮也何心復為山水遊乎因引予至絶壁觀宋理宗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茅公讀書處也予窺知其意為嘆息久之乃别又嘗偕試合肥還過京口

會雪霽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巔獨君能蹣跚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營皆彿成於大業而留為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茲行也皆得憑而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為如君精悍況深使其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困以夭為可悲也因志其藏而銘之銘曰材也如弓受檠學也如賈欲贏孰虧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於其生耶歸

爾之骨從爾考妣寔惟爾兄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朱濟之墓銘　唐時升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機械在前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長無所避諱而利莫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閥閱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

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陰談笑傾倒非日夕不能風雨晦冥則焚香瀹茗賦詩詠懷多至千百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戸偶過故人之家必懽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禮身不被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狗當年之榮者營營如餓隸矜後世之譽者㦝㦝若拘囚若夫養志三

畆之宫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蓋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為縣諸生性至孝友當其父對尊簿時君為條對始末庭燎爐爇衣及肌不動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所述孝友之事意氣鼓舞若親眷韝鞠膍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氏為安吉州守翯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恂恂如書生嫁未朞而夭繼晉氏而養於其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

人恭順不妬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誚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者所在而解之及送終之日悲戀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小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為詩不及以成名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逢時遇合丁馳騖於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者爭奇鬬麗於翰墨之場其為殘生傷性一也惡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於太虛之表其視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者為何物哉

徐女廉墓銘　唐時升

余友徐女廉諱允禄年六十二而亡吴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為海内寡二者益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於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愽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莫不嘆息以為非獨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為當代名臣子㖃亦成進士

至少參嘷生灌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窶人灌生傳
傳生應敏為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頴異絶人年十五
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奇童李名芳沈紹侃
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為弟子時已名聞
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
社學自是文益奇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為雲蒸霞
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
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罷歸時冡宰

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知推獎謂目前無此人是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為文章司命噓枯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其推挽亦有陰為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藜藿為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祖母之喪仲弟死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婚而夭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所不備而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

雄辯滿座推服性又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能飽君亦不以為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君與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荅各盡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自娛价伯兼通歴律堪輿陰陽術數别纂歴代事成書幾至千卷君獨表章聖經初為易說旁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作史論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舉之文而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

與初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將來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於淪落憔悴之人身沒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子二人來京永邑長生二女未嫁飦粥之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於石珠沉於沙汝濂之文流布海内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摋以没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

滿家後世觀之尚可想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陳大士墓銘　艾南英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分入建昌雙井里數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川卜巖平居焉遂世為臨川人繇大士而上十世祖仕榮舉勝國鄉薦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鍾氏是謂贈母鍾孺人儀亦

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得大士晚稱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解而别出新意奇慧驚人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摸擬為文章所以能文章之故事絶嘗執語其陳氏三世傳畧中武平鄙邑無所用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决志歸臨川年盖二十五矣歸而困乏不能為衣饘計居三年始受知於邑侯滄𤀹袁公督學太蒙王公補郡弟子又

六年而餼餼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終明經選踰年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二人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藩再典試黔中最後護蔡相國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終始四十年而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為諸生特久耳大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生平以詣力佐其神悟筆下沉愽宏麗逶迤巉險不可思議掉臂軒眉孤行一意不為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興故大士之文

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響者而所及於當世之儒生士子殆志苦而功高耄乃一第不獲竟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沉深悉古今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隙會期可見諸行不苟為異同亦不屑屑於腐輩繩矩使國家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折之於彈琴寤歌之際顧若此何以徵大士大士初不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能澹然於遇合通塞之間

不少芥蔕視一切矜炎競熱者胷中固奴隷之矣既晚達又不得上壽官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見此真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徵自見者於大士猶杪忽耳如戊寅建策平妖一事也己夘應詔陳言一事也戊寅之歳妖賊張普薇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里普薇擁衆數萬震於其隣勢轟熾不可卒撲郡太守某臨川令某某不羞講與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昭武大士發奮上密畫於軍府解公領其計曰解遂移節

盱江逼其穴而求之叛魁以其元饋馬散妖爲民氛息平太守以下媿沮欲死大士功也臘冬大士報命未抵京畿已至内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萬大士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憤對衆而言曰君父憂危而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反噤亡以施奈何明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條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語破膚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建炎間其大僚肯言

事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忠簡李忠定二公然一疏上黄汪輩輒以為狂高宗不省終至措國於西泠不復恢有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與夫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魄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徒以老大傑特之氣談痛癢於庸人彼横金尸素之流誰暇遠謀大士雖有喙三尺不嚼噓以死得乎嗟夫此國勢興衰存亡之所繇判也其幾見矣為大士者可悲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悍浮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

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倨色以文章朋友為性命愛好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奬許播揚之使就其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為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卿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盡其波瀾宛委之致可令老嫗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遊適其中若高岸深谷不敢窮其所至胷勝舌舌勝筆筆勝千古非諛耳生平不喜講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天下欲與大士說微往返數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

二書今存其一以觀大士灑灑落落固非目前講學談禪者之所得而裝裹斯人也予獨惜大士湛於經術精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完一代之書具真實經濟而不得蚤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懷抱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瞑大士哉子三人仲季以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時大士瞑而無憾者乃此耳大士死時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前後制業近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

久傳於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於家予思誌大士何易形容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采之序羅禮部萬藻之傳厥子之述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雲銘曰大士之前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心魄而僅止於此天乎予罝人乎予罝仰聲名乎予罝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

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邱左公行狀

倪元璐

當天啟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倚為義亦若鵷鸞駏蛩然矣光皇帝彌留選侍李希封后不得及帝升遐哲皇帝即位既六日而選侍猶竊踞乾清乾清者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上幼沖欲矯遺命正位垂簾毋天下羣臣皆憂之於時楊公為給事中左公

為御史相與謀曰苟以驪姬良娣而攬雄璧之權禍豈止於歸胙賓鞍人彘房州而已乎先是左公先上疏力請移宮大畧云內廷有乾清猶外廷有皇極惟皇上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致哀几筵顛倒乖舛不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於是有旨移選侍仁壽宮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光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廷盈位銓總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

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
總垣則魏公大中總道正協則袁公化中周公宗建考
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
扶異議者大懼乃日環謁者監之庭而請焉於是魏璫
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
鞏憾周公忠建内閣魏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
厲須劊其時楊公左公並為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
令京貫連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

疏列忠賢二十四罪左公繼之草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於是小人為忠賢謀矯旨斥楊公左公並為編氓既以逐二公為端於是譖正人無虛日其既盡小人又為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為緹帥長四出捕騎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詔始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婉而桐數萬人哭且譟聲言必格殺死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人出瓣香禱於其里之神祠又數百密齎糧欲從公伏闕者至河公

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其時道路為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懼又為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詔獄坐妄議移宮為首章史子詰何以受遼撫及屯吏金公愕不得對既而笑曰誠上獄上飛贓二萬厲刑比追軔五日一具奏既拷掠垂盡乃書絶命詞着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光熤熤然公既死而外大史

承旨徵贓愈厲公家貲盡籍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族十族之財俱為公盡子姪繫獄者數十人於是太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危者數矣封大夫且死而蘇卒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今天子御籙殛璫及其黨誅竄有差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祠謚忠毅與楊公等云史元

瑢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爲叛以叛爲名掩而殺之其正也令之爲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汪誠震器雪痛鼎湖即如此何宜可罪夫家駭而索賊覩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令曰賊不可索醫不可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於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旣以與議取絀其勢不得不報

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詘小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為報東門之役者至於掩捕拏戮不已毒乎掩捕拏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葢以今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為三案之異議者倚璫而盡沒是故今之君子為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雷明霆決飈烈即漢唐宋未有能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於梃擊中於紅丸終於移宫此以楊公左公為後

勁三案之承禍始於移宮而梃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於楊公左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别有傳左公名光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故以名字共之别號浮邱又曰滄嶼生時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難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世祠於涇長二公自國初由涇徙桐活桐人無算而近則吾大父及吾父並多隱德宜

有顯者其在是兒乎年二十六庚子舉於鄉又八年丁未成進士兩舉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監察御史入臺謇諤有聲尋奉命視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從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做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屯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饟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斛季年倍之鄒公南臯道見

之嘆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
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也而今
畝樓若比嗟乎當是時神皇帝不豫璫劉朝等犒東宮
旨索世廟戚畹絶庄公封還不啟曰天地皆殿下有今
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
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為屯壽當按一時咋舌曰真御史
真御史云亡何改督學政獎才絶蹊倣古弓箭社遺意
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強於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

寺丞尋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啞以及於難云公有深識是其力所由生也甞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此為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官府鈎連魍魎晝現以背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厲階凝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由襪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問知其擊奸琅琅非由氣激者矣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後娶某某子姓男女具詳家乘云

黄子澄先生墓田疏文　宋楙澄

夫道生天地聖人備道於身為兩間之陶冶非特嚴其父而慈其母故堯舜孔子無名亦與天為一者耳下之或履堂奥而成君子或率本來而成節士益任五行之偏行五行之一於是上極星辰下抵河嶽紛然相等數矣若夫志士幽閨或激於恩仇或溺於情欲挽日飛霜移山改物譬之子庶執偏強父母以必聽而莫之禁止者父母中和之心慈而子庶執偏之心誠也況乎任其

偏以行其倫造化猶將避之孰敢較量哉當高皇帝鼎
湖之日黄先生首發晁錯削國之議用開文皇靖難之
師及義旗南向自竄於吳將航海外邦甘心不逞跡其
行事信迂遠不情所謂動稱古人而行不掩焉者也其
亦狂者之儔與然當其慷慨就戮真有薄天地而恥鬼
神之心使其偷生惜死少能委蛇於文皇其寵遇功業
豈下於李楊諸君哉嗟乎妻子牽裾干矛繫頸恩感亂
前利禄眩念有能視死如生食焉不避皆然之氣信上

可以無愧於九天下可以無愧於九地矣先生就執於吳之日二子匿於民間已而婁中武臣執之以獻文皇帝赦不問至仁宗世始得携喪瘞於吳中某山今皇上即位之四年其孫與隣人爭墓訟於縣縣尹申君令吏視墓吏至適霹靂擊其墓忽裂吏驚告尹尹至墓令人從裂地掘下得碣石乃啟於憲副某公閑府某公遂請於朝建廟於府城隍之左春秋兩祀焉夫武王伐紂夷齊切諫而武不以是貶王故文皇帝曰子澄在雖朕將

庸今天子賜祠之意與文皇帝寛仁之言有不合轍於武王者乎竊甞論之先生之死於建文足以益開㡬之非於文皇足以抗征誅之義其精靈英爽千載如生是以數百年之後猶能為雷霆風雨之祥其與子胥屈原之怒濤何異乎昔衛輒之難夫子不以死非其道罪仲由則死於建文者又烏得深罪之也噫先生雖不得預於中和其亦秉五行之偏以行五倫之一者乎計祠墓所需終歲不過二頃之入凡我衣冠惟力所能惟願所

樂不惜捐貲助其營費庶司祠者因有業而守固受享者因有守而神寧旣不煩天子之詔令亦與起百世之人心誠君子所樂聞而世道之急務也用列其所由如左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

曠易山墓銘　鄭元標

元某體孱所至必訪名賢癸未而得易山曠君于都下甚神奇又最後而得梅坡吳子庸崗周子思蘭易子吳

嚴州人余相國客周濟寧人張相國客易臨江人趙蘭谿客三君皆有醫書行世然各有勝負易以脈勝方則苦蹊盩吳主補周主涼隨時調劑不拘一方獨易山君勝然君不與一時諸庸醫角短長通靈樞太素玉笈等書闡與隨嚮輒應諸庸醫踟躕謝主而去君從容談笑立使人有起色庸醫以為不難收功奏效者君曰不然後竟不然如此類者甚衆多不可紀太守汪公習君延為九邑諸醫師君嘗嚬蹙語曰彼以不專之心欲竟不

傳之術良難遂退老于鄉享年七十一而卒叅知劉公曰君不但以術勝至與人忠信臨事識大體絕不為兒子婾阿俗媚態少困偕弟治舉子業既從醫而縱弟學弟學成而天不勝哀悼孝友有足傳者俾君不得竟其施可惜矣君曾拜太醫院吏目所著有家抄便方二書刻滇閩中君存予倚君為生君亡予欲以身寄命于天故思君而為之銘銘曰

古之至人隱于醫者其跡多神奇君精爽或不止于斯

予終不得而測君之涯知已寥寥敬勒短辭以寄予悲君知予不知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

外史張公墓碑銘 張綖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㵎度靈石路披篠樹隝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

儼然生氣之張皇磬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
寂閟元精含久無繼績之贒句曲貞居全之訪求之彥
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柏摧新莫設時樵之禁身
世何物曾罹夜容之侵痛茲剏躍雷津慨爾硯離玉匣
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乎心尚友而景行前
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之增崇求體魄之綏靜
其灌其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閟夫幽隧不
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迓遼東之白鶴招

還曼倩同聽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樓罔由下邁自謂黄中密通端異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翌珉是託復贊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

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蚤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仙亦爾文章鬬古鑿鑿齒齒書法俊逸不邑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石澗岌墓于此有峯而岌有水而駛喬喬者林盈盈者芷迥絶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為扃以雲為時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惟

頽圮聿增修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與衆美周晰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昌居天漢之涘誦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齋之醴公恒賁斯以陟降只

謹附碑陰先後贊語

先曾祖侍御穀庵先生尚友勾曲張外史曾為文勒石表其事曾祖卒碑卧予家者六甲既周矣嘉靖乙亥秋七月偕如杭遊開元宮見道士范玄智字希仁者嗣勾曲五世孫也言及碑故希仁以請偕許之是歲冬偕丁内艱未暇如諾越明年季秋希仁來卯中隨愈恪又明年季春乃克昇碑以往碑樹勾曲墓畢希先人志焉嗚呼百物顯晦數懸于天茲理克立當

自有時皆何容力于故贅數語以識歲月云嘉
靖二十年歲舍辛丑二月望嘉禾姚皆謹識
辛丑歲碑將舉行會從故稽留自是十二年來妄累
滋多弗遑畢事於丑秋更訪布仁茲已及差慚負前
期且見布仁嗣孫沈如愚頗可繼志結言而歸迺以
是冬十二月之吉勉力奉往嗟于日月易逝茲碑晦
臥復越一紀之餘而始克顯立其間可感慨者莫能
詳也因再識之嘉靖三十二年臘月前七日皆謹書
子雲淡
之陽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八

徵道人生壙記

陳繼儒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山水癖書癖自傳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閒嘗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間讀班馬孫吳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廹之展翅疾飛去包園夜半有兩炬炷射䆫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農訴水旱修微攢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

山避廣陵尋獲兄指其父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塲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笥中綺繡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徼飯蔬水布綽約類藐姑仙筆牀茶竈短棹逍遥類天隨子謁玉樞于太和參憨公於廬阜登高臨風飄忽數千里智能衛足膽可包天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氷雪浄其聰明雲霞汰其粉澤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懺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容棺之壚茆屋藤牀長伴老母豈復問王

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柏哉予曰今君才貌兩艷
人間所擅出世之盟將毋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
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蕚相衰榮每欲山栖必
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帚麈中采
之以爲翣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剽
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
未免閉於金籠縛于鷙鳥則韻語又可常侍乎予歎曰
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墓昔者

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一變至道矣生壙成諸名士為彈孔雀經一卷供鸜鵒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為之記

虎邱合葬三姬墓銘 陳仁錫

高仲子姬教十二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宮葬于虎邱七十

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游雲散之悲夫余仲子友也旣卜葬歲一享坡公曰豈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銘銘曰

舍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淵澄白雲欲歸青松半筵永寧貞魄鐵花秀巖何以比德潭影離烟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敎姬姊妹見永結泉好二姬主敎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閒千秋孰主孰賓

余既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即此路違分先後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鴈環佩遊仙芳䰟落日幽寄遐仙長留一道堤上春還白樂天詩久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高仲子諱梁楹字明柱黔之行義孝廉敎姬年十八葬千頃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柩寓禪室有年兹合壟敎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孟秋二十八日瘞敖姬越明日作合葬二姬詩以酹之

其一

繡屏曲曲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秋共長
欲搴芳杜弔湘君

其二

露萎蘭芽冷玉階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事須臾盡
相逐南征有鳳釵

其三

蒼霞片片玉為阡幾瓣花飛點翠鈿誰謂紅顏嗟薄命
劍池流水自年年

其四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傍一邱夜静月明連袂出
可中亭畔聽吳謳萬歷丙申七月既日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一

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近邾何公墓碑瞿九思

嗚呼此吾友蘄水近邾何季子之墓始余九思過不自量謬欲引三極爲己任旣筋骨小厥任重餗幾覆則微聞旁郡邑又有欲爲厥瞿生所爲者余咄咄嗟嘆曰有是哉斯人之迂宜必不然則走而行到蘄爲向風而聽人言良然則余又仰天長嘯曰茲事體大余慮弗克盡負荷以皇天后土之靈寔式靈之此勢必更它得一

人乃幸可足吾事吾今玆天幸可稅肩卧矣然視聽頓

貿亂終不敢甚信聽何季子既壯則日益有休聞國中

壬申夏會檇李禹門姚先生以良史材出督楚學一日

行部黄則余與何季子並舉高等兩人從國清源門望

見各相視而笑遂爲石交久之余竊見何季子負抱大

藴藉閎吾終不能及請兄事何季子然隂自仰天恚恚

曰既生余又生何國有人吾不敢復負荷天下事復誦

讀天下書矣明年上新即位是爲歲萬歴癸酉何季子

遂與余並舉於鄉名爲同年友以此我兩人日益親洽明年上春官季子遂成進士余以謝罷歸當別去則相與往造適長安酒樓爲取一巨觥自謫罰而因奉金巨羅一爲季子壽取國家事拜稽首而屬之余拜季子亦拜爲涕泣蔽面下相顧視拊其背足下好爲之吾不做矣其後吾適得罪適之不意凡受縶以一年所久之乃去而投塞遠再上先大夫丘壟則何季子在四方余從茅茨中微聞問季子所行事既已奇而每從四方縉紳

大吏問李子所郡治狀曁若郎曹舉措如李子即令在田間豈草長林亦非必有顏色即薛蘿麋鹿亦非必有聲氣況復乃可以死吾請因衣冠跪庭中與詰問三數日問公所以當捐棄何罪如其不能對薦我請得批其頰而唾之乃今上博採廷議修舉曠典用吳康齋故事見召余余馬首過從滮川相與驗問李子安在其鄉人謂李子已棄置我去弟未塟不然者且墓有宿草矣夫生非金石其孰能老不死然亦必三極功畢已成夫

然後乃可死彼近郴者何以死而我乃尚得苟形顏得
偷幸旦暮豈漢以上之事公爲政漢以下之事我爲政
公故勉爲其易者而遂以其難者詒我乎哉按狀公諱起鳳
姓何氏何故著姓父南陽公以嘉靖辛丑六月十有八
日生季子假設令它人載筆此必叙季子方幾歲輒不
爲羣兒嬉戲或岐嶷云何或設俎豆云何吾謂季子故
上天所賦畀材品大此自故常事無足深彌道說我所
論獨欲論其最大者上誠神聖然天下顧盡不知前時

爲宵人所熒惑即如榷稅事上誠不能自爲觧即臣亦不能爲上觧說然余則獨深心曉上誠聖人曰聖人則不當有礦稅事益旦而思暮而思至不能假寐者以旬朔許乃博取一部十七史坐而讀當宋神宗稅間架歴古帝王祠廟則豈不爲古今一黷貨人主哉卒其後於熙寧某甲子則捐給十萬緡於元豐某甲子則捐幾十萬萬緡夫然後議者始大愧悔以爲我前是所論列非是然後日夜尋求其說而莫得逮最後始曉知帝意

在復燕雲十六州故寧以其身受天下垢辱終不肯自
白有言者至則放棄之擯落之於是海内愈益交口以
爲殖貨至萬世後夫然後宋神宗所以爲英主始白以
我陛下之明睿千秋百世後豈不會有知者而世莫可
與莊語則上即神聖將安所自觧免以上之輟朝講不
躬親郊廟主爵大夫以缺官請以遺佚請假令上適恭
默思道而於四方事未及讀則天下視上爲偷惰以
故諸賢者日上書危言之公車之牘日幾滿一尺非朝

講則郊廟非缺官則遣佚上日徙倚行步至明光宮取
諸封章陳置几席上爲挑燈而讀之咄嗟嗟亦倦矣何
季子即號名戇不阿然當在比部時所上封事則亦寧
能越前是數者而他有所論奏然其所不可及則大要
在以輟朝講罷郊廟疏君對廢遣佚一切盡歸於榷稅而
又以榷稅歸於心乃復奉迅雷風烈因天戚天怒監而
臨之余嘗讀虞書二典即雖以二帝之明聖而尚未露
見端倪及心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自皐陶始創發之

而帝舜遂延引之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旨與精一執中交相授受卽餘姚之學亦第得其微旨以爲良知而餘姚遂以千載顯與臯陶邁種德見而知之者不啻合轍今季子仕宦至刑部尚書郎此卽古臯陶司寇職任而所上十二事疏乃獨舉本心爲旨將無此心學卽從自臯陶來哉且季子文獨不於此已耳今夫天斯昭昭之多方穹然在上何與季子而季子必欲作筭理明觧以弧矢法上測天以勾股法下測海已覺尺寸微

差殊又復作筭理切近發微與余作歷正音徵今夫地一撮土之多方塊然在下何與季子而季子必欲作地理書取三極相撮而論乃其中則爲人季子即仁愛亦豈能必百千世薄海内外即盡無顛蒙者而季子必欲作斷易啓蒙令世無冥行者即百千世後薄海内外亦豈盡無廢疾者而季子必欲作針灸教經自漢魏來世多爲耳目所熟習不信針灸祇深心信草木業所從來遠而季子慮萬世後容或多疲癃殘疾故復作此書傳

千世夫上及天下及地中及人間世似季子於人間世已無所復事事季子不大歸而他又何爲哉余嘗誦之季子之行已事上有子產之恭敬其令業有葉公之近者悅遠者來其領國邑有公叔文子之貞惠文其再守廣德不啻十年不見之趙忭七邑重迎之張詠至天心仁愛踈既上上大震怒幾蹈不測同舍郎某公某公卒耦俱得罪而季子竟以身免斯又甯武子其智可及而其愚不可及抑或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季子業知仁仁固

無死道不然當時同舍郎業連頭罷去乃何獨置季子不問也季子倣范姑蘇敦睦事置義田如干爲國矜式從子弟月人幾十斛以上旁族姓月人幾十斛以上又錫類至國人率有廪餼亦可謂誠極慈惠極孝友然在他庸衆人則當極稱之如季子吾不謂奇自不當置喙豈季子於人間世事頗可幸已畢獨霄漢上或容有闕員以故遂趣裝亟去乎哉他如令中州令閩守廣德諸善行及所生歲月日時與子若孫名氏出處自有狀

余不論此特論其最大者云爾益季子卒可三年所而余不佞始至益余至不暴刻而公冢孫彬然遂執贄造請爲弟子夫彬然博雅藻麗翩翩佳公子有西京大歷風且追軼鍾王即無余百輩何缺渠要亦以爲天壤間非不佞無足與敘說大父者慮失實然則公孫誠仁孝此詎非天所以報施季子者歟余用是大書於豐碑令百尺樹青天以告千世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金此川墓銘　鄒元標

金隱君者永新人也名統和字太乙别號此川終萬歷辛丑距生嘉靖壬午稱八十翁矣有子光衙為世名士泣而告余曰光衙稍知慕古皆先大人力先大人日盼盼期光衙成不啻農之望歲而今已矣乎所不朽先大人泉下者惟先生是賴鄒子嘗心知金生而又憫生之不遇也敬諾之序曰金故永新鉅宗云其先為休寧汪

溪里人高皇帝下金陵駐新安樹旌幟白者民而赤者軍金之先有彥恭者遂立赤幟從余總兵鎮江西留成永新世為永新人數傳為石崖翁石崖有子曰忠江君忠江君有子六此川公其長也公幼負奇氣十歲覩石崖翁倩人作書公內自傷慚遂發憤閉户讀書不輟石崖以詿誤置獄有沈令者物色公於獄中遂與定交問公曰有子學乎曰有孫見公於沈而沈大器之公終沈身不出試沈去乃出試而首諸生公之為諸生也最有

名顧奇於數至六十始謝諸生籍非遇矣石崖翁有西昌理公徙跣赴訢崎嶇巖谷中者日一百里歸而覔舟扶石崖翁歸風雪颼颼為翁禦寒具者備至是時公年尚幼也翁曰吾有孫如此更復何憂石崖死所更娶梁孺人者公事之二十年如一日終不以異祖母故而有二心忠江晚而病瘻公事之萬方將終口囁嚅欲有所屬公跪曰大人得無心季弟乎忠江公首肯公跪曰季弟吾弟也所不如大人者如目忠江悅而瞑卒為季完

娶如禮所以撫諸弟綏和繼和者有無與通即諸弟不能盡心公不計也祖母劉塋已久而公以夢徧告家人曰地不吉諸不信開視之久為水浸矣公獨禮塋之讀書在古寺夜有扣門聲者公視之無有晨迤邐郡外寺矣此兩者或曰公神故通通則有神物預告之公異人耶鄒子反覆公狀而有遐思焉吾吉欲表揚其親者其先人足未躡講堂耳不聞良知何似其子嗣輒連篇累牘以為其先人學於新建有聞若曰舍是無以追崇其先

人者問其禔躬又多敗闕公不聞哆談何若而所敦惟
孝慈友義節烈事光郷於道浸浸不作章句尋討其狀
公亦絶不如世之褒顯其親者亦據公倫常事彼誠知
倫常之即道也然予問公之鄉人亦謂公嫉惡過嚴且
多隱行有光郷所不及載者予聞之益喜無愧辭矣嗟
乎彼謂新建未入吉虔時吾郡遂不聞道乎無論諸顯
達者隱德名儒老於牖下不汲近名如公等者蓋班班
可數已予惜吾里人以求名之心求近道而昧於曠識

也公父子間得予心矣

銘曰具心純具行恂隱士耶天民耶有子而文公志具將伸耶世好以良知尊具親者間予言亦可以破迷津者耶

明魯山主簿吳公墓表　趙南星

吳公以壬寅八月往為魯山主簿至癸卯二月卒於任具士若民無不流涕靈輀北歸無不設祭遠送鄰邑曾見之者無不歎喟以為天道不可知云吳公名尚絅別

號望峰世為神武右衛䰟家人口父曰希康家始富有田七十頃公少而讀書為諸生父老以家委之乃入貲為太學生修父之術世其勤儉田多至百餘頃居家孝友父早殁與弟尚朴同居金錢由其手絶無私藏為弟入貲為鴻臚鴻臚病狂易所以瘳之者萬方不效則為之立真武廟於所居之西南蓋鴻臚嘗至其地晝曰可作真武廟公遂因其意廟焉欲以獲福佑竟不起子文藻甫離襁褓公慈之如子及長析箸悉以好田宅與之

公溫仁謙謹見者知其善人也福人也姻族鄰里之貧者以告即賑之無恡色貸即予之負亦不言凶年所全活甚多歿不能塟者為塟之無墳者割地予之其不逞之徒或恐嚇詐騙公皆如其所願未幾有敗者終不以為快以是愈富人愈稱之公初無仕進之意晚年乃曰吾亦將出而稍効職業以行吾志矣或曰作官勞曰吾居家亦殊勞恐州邑小吏猶間也遂謁選得魯山竟鬱鬱而歿益是時令魯山者為杜和春老而貪其貪又世

所布閭受取無所不至能為屓銀恒衫褐衣脫冠冠皮冠覆頭及面有孔露兩眼手鼓槖其點汞之藥取諸婦人聚織處娼家大攫銀成以收買市中諸物送之其家每與直四分之一又屓銀民無不唾罵詛呪者然上官以其起甲科左遷又相識多皆佯聾民無可奈何吳公至令欲吳公如往時主簿管錢穀多收羨餘益其囊篋公不敢加毫釐又欲急於完後者扑治之公不從訟不論曲直皆罰鍰不即欲者扑治之公惟論曲直又不罰曰吾

民貧吾不忍也令則謷謷嗷嗷以主簿不任事公乃仰
天嘆曰今天下一千百有餘縣而吾正得魯山遇此老
而爽欣者何哉無疕發於頞而歿公歿後為大計之歲
百姓皆發令貪婪事告之上官計偕後告之猶五十餘
人黠耒之事聞於長安談者無不絕倒乃始罷官以去
昔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以世所公
惡不容避諱況非鄉里者乎余是以表吳公之墓書魯
山令事吳公在魯山僅五月而民思之公歿而民以公

憤告令去公可謂有功於魯山矣官之賢不肖固不在

崇卑久暫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祭李司徒文 丁鷰元

維天啟三年癸亥冬十月舊淮撫李公以南司徒將正

冢宰之席奪于中吉當軸以故事爭之亡何司徒不起

矣舊客曹故鄣丁鷰元聞訃為位而哭如禮明年為甲

子春二月朔越某日乃以瓣香束帛遥寄奠通州將之以文曰嗚呼小子竊嘗俯仰古今反覆邪正消長之機而知大功之難居也盛名之難竟也蓋不可測者物情不終蝕者人心猗歟先生命世雄才震古奇氣當江陵之鷙悍先生怒目瞠視幾捋虎鬚蒲州採時棘手賢者盡入網羅先生獨發其欲逞之奸萌以致外謫而不顧世以氣節皮相先生不足盡先生也迨礦税蠭起虎而冠者横行中原而先生隻手撑天神謀蓋世談笑而誅

陳增縛程守訓一時羣小縱橫埋輪請劔之士幾以九死殉而先生仰射天狼立掃雰翳剛柔並用身名俱泰江淮數十里間得以安枕無虞者誰之造也真千古豪傑哉至若馮太常緹騎之難郭宗伯妖書之禍白日震霆賁育奪氣先生九死不避千金一擲且驛馬不絶于故人餽問時勤于落魄節俠之氣庶幾古人而世乃略其肝膽而訶其揮霍不亦鄙乎已而討四明發婁江陰謟而聲其醜聮絡山林朝宁之賢盡歸橐鑰先生明目張

膽中外快心得意之日正禍機所伏也名重太山身危累卵假令列先生于王恭襄喬莊簡之列其險夷醇駁淺深大小吾不知所甲乙二十年來合天下小人猛力攻先生不遺餘力然而白先生心跡者即在讒口何以明其然也首坐先生者贓私鉅萬然所勘不過借皇廠皇木二事即劉太僕亦以為不足蛾先生他可知也坐先生以黨者東林已爾東林之冤白賜卹賜環者彪炳宇宙矣公論所最不齒者莫奸于四明莫險于寵厰莫潦倒于德清

莫横于中貴此四者之黨悉與先生為難明為先生白心跡者也近年來所合謀欲殺先生者莫鷙于熊經畧莫毒于劉太僕太僕以通謀敗矣經畧以逃重辟矣凡為婁江四明崑宣楚浙諸小人一一蒙不韙之名則先生自處不言而定矣雖然向之忌先生百計謗毀皆小人也不足辨也天啟數年徼不與先生者其人君子也同一君子而作用各有不同一片深心反中小人之計不可得而解也辛亥以後阻先生之出令不得終其令

名先生之名故在也邊事僨于債帥喪地數千里駢戮數百萬騷動海內如黔如蜀如滇皆因三方布置之說釀禍無窮竊謂此際非先生霹靂手不足以坐制三韓彈壓邊鄙九廟亦式靈焉即先生時攘臂發憤顧捐七尺以待終不得出而一展其奇假令羣小以傾陷先生之精神制酋何不可滅天乎冤哉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嘗寄近作數首忿忿時事一念忠魂死而猶未泯也昔武穆抱壯伐之志死乎檜賊忠肅成迎復之功死

於武功先生猶得完名餘年白首牖下幸矣嗟乎嗟乎先生垂沒而得留司農之吉則朝廷之于先生終始無負也天亦不負先生也小子狂戇平生止一面先生先生所以力為洗滌援手于衆人欲殺時耿耿一念總為梁谿梁谿先生一生精神強半瘁于先生小子不敢以衆口諭訕殺機横熾諱避縮舌不忍負梁谿先生也先生會梁谿九原執手道從前世氛及平生心事可以瞑矣可以瞑矣

古陵坡弔古文　黄鳳翔

正統間江西劇寇由永春向吾郡勢輒張甚太守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衛將觀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晉江主簿史孟掌陰陽訓術楊仕洪亦以身殉焉余遊安平經茲地遥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為文弔之

嗚呼噫嘻茲地曰古陵哉層岡陁岸宿莽荒垌棲烏含咽潛狖吞聲濃烟晝晦燐火暮騰行旅躊躇而縮步征

馬躑躅以悲鳴輿僕相與指顧偶語曰異哉乎曳霧朱幡浮空熊軾旖旎搖颺交馳四陌是何祥也乃令人眴目怵心遭迴棹衆顧望怦營懕憒愴惻耶緊昔黑山聚蟻緣林揭竿狼奔狶突蹂躪閭閻嬰孩懸樑村堡摧殘瞯我孤城黔蒸膽寒爾其虞四郊之多壘坐黃堂而蒿目陳師鞠旅建牙豎纛組練揮虹勁弩貫鶩躬介馬以前茅約屯帥爲犄角已乃梟鳴營樹星落郊陲右軍迷道樓船失期狡兔潛伏駭虎猖披旗靡轍亂矢竭鼓衰

蓋揆衡而拔茆猛裂瘡而含吮遭還濘之見獲恥改館以賂免踞坐罵賊旁觀泣涕吏士感憤怒目攀慟九原同歸白刃可踐委忠肝于藤蔓蒙貞魄以塵沙天淒涼兮闇黮人慘痒兮痛嗟紛迸淚兮零雨招遊魂兮悲笳嗚呼自古皆有死所欲甚于生死有重埒泰山生乃輕等漂萍先軫免冑季路結纓節槩義烈電掣雷轟疾風勁草繁霜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掾簿慕義慷慨捐軀殉主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于今稱之詎不聲施

千古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垂耀標表睹聞豈曰
大炎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
水矚風景于新亭續歌謡于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居
民以故址步斜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滿前對觴咏兮失
懽懷忠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椽蔦蘋
藻兮靡及寫余哀兮短牋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七

年凡劉庭蘭哀辭 何喬遠

萬歷四年予與梁山劉庭蘭同舉于鄉今九年矣其時庭蘭占舉首侍御晏清江公奇庭蘭爲甚閩中前後首舉者多推庭蘭又五年而庭蘭舉進士文名海內吳越人好偉健之言尤好學其爲文嗚呼衆萬之生襍糅紛龎誰知其然然天之生才與人之自成之難也緜都歷井家颯人噞而不得一人求通于古嚮于古矣而不能成其辭成其辭矣而不能道其意辭比意致矣而不能

專一家庭蘭能道其意矣而不憖留之後之專一家者誰邪明二百餘年天下漳州人踵貴上國能以道學鳴者一人而已布衣陳真晟也其鳴文辭者自吾身而方聞見三人焉梁山林纘振劉庭蘭天寶黃一龍三子方有意于古之作人弗逮也纘振官京師以卒庭蘭今已矣一龍方早而未自致二子自致矣而竟不留天何為哉庭蘭未謁主爵遭其父喪哭泣垂絶服除且戒行又奪其幼女而哭之悲其配病悸而革庭蘭又病死配亦

死而莫相聞其夫之死也嗚呼庭蘭何罪而罰之烈潰甚其弟問之可奈何曰天固生我而無意邪而終然邪又甚又問之曰天固命之又誰解之予達人也嗚呼庭蘭醇而慧其容齊而栗白面秀眼與之居而終日沖沖予及同舉時尚未辨文章讀其文但知其句讀割然嗣後以事過漳則庭蘭詩詞已清泠可聽語自庭蘭成進士而又不與居殆五年矣必其神識加于曩者而不終遺之也黄一龍居常謂吾曹品隲關後世都鄙是以不

敢妄歎林公悅為文多取咄嗟辦欲令我侯公悅於後世則公悅猶在汗血也彼謂纘振實之不知是以不長不知庭蘭今坐何等耳古之為哀辭者以相其父母昆弟之哀而寬其悲悅庭蘭之親既歿其昆在遠獨吾二三兄弟弔斯人之云亡然庭蘭誠自憐愛其漬甚之言懸解于天刑吾二三兄弟縱悲庭蘭能勝庭蘭之自解乎辭曰

盤礴百歲兮挺南漳誰師友兮能文章志準古兮行蹈

方翼足具兮道傾長孤生孰究兮修名孰張幽門黯黯兮燭不光君執文螭兮立帝傍乞䰟司命兮還我藝場䰟不還歸兮尚徉扶桑太悲無為兮君能齊同

林庭霈哀辭 何喬遠

詩人林庭霈故與孝廉陳榜李宗熹遊一日為二詩因莊應曙謁予驩若平生予故好為驚人語不必自唐道者庭霈始駭予予漸與語乃漸然予說庭霈曰有唐三百年來稱詩諸君子其初則沿六朝駢麗之習其後浸

淫于科舉矣杜甫一生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當時孰為語所經患不經語于諸子百家者耳不患唐矣又馬嵬回紇流傳篇什唐之當時孰是經者宋元及今四百餘載矣其事輙諱而不敢道道則謂非唐即唐人生今豈庸不用宋也令馬嵬回紇當今乃見吾輩不瞪目歛手耶士君子上下觀千載直烏用奴詩為庭霽固甚然子說益發憤讀書丙夜倦隱几卧起復讀至晝其家中一貧無所之庭霽皆不問雖病猶强讀居久之過予曰

吾今得之矣向所駭子者未涉子所至耳因數與陳椅
李宗熹諸子分韻賦庭霽每見予詩則曰子詩病人之
詩也予每與子會歸而不能寐者連日夜求爲子語弗
得予則病矣余曰子欲刺取本朝文字成一代之書皆
可被之金石明示後世賦頌之事一以累子因盡發國
朝諸子詩與庭霽詩中有鄭善夫集庭霽弗善也曰是
其才能爲發端而不能竟其意予曰若則子之居予詩
也何居曰子詩當在獻吉元善閒予曰甚矣子之不知

詩也善夫先生吾閩桓文而予貶焉固以我詩病人也置之李王間庭霽雖居予李王間固益彈射予甚居有間病益進焉不下浙一夕夢有峩冠君子造焉曰吾鄭生繼之也吾詩爲閩桓文乃獨不當子庭霽曰固也善夫見庭霽無遜降意因出明之夜復來曰即爾所善諸子讓予矣曷獨不當子色有作庭霽驚悟遂嘔血數升沒所善諸子謂予與榜宗熹也嗚呼庭霽居吾詩獻吉元美間未然也數數彈射予而今不復得矣予能不悲

哉作哀辭以與榜宗熹共哀之辭曰

室赤貧兮躭詩書飢糟糠兮飽璠璵心千古兮金石歌

有志無年兮孰爲子謀謔詞人兮下黄壚郢人亡兮子

期徂徂子期兮亡郢人臭不可與聖兮琴不可與陳吁

嗟兮余山中之人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八

祭徵君張紹和文 魏呈潤

嗚呼文以載道經緯區宇旁通無涯渾渾灝灝上哲之所以不毀也若乃剖判頑才比方夫仙鬼靈奇肸蠁精氣會昌宜亦可信況以師表之姿肆力尋源於典墳丘索間蹈所未識探乎不言有當吾先生者哉先生雄文麗彩早登詞壇天下有道之士爭先推轂薦章凡數十上先生矢志不赴而國家之憂嘗形于色天啟初年甫及服官即焚膺臣之車當時毀者以為戀家園厭計偕故耳不數年璫難大發諸所交知羅織殆盡獨先生超

然物表葢其先見云縣是先生杜門絶游雖隣邑不一至會有少子異才修文促去衆論感之爲立幼淸祠先生又自營洞窟以老篆書爲樂蒐彌其中成文章等諸七十二家卷數自爲雄伯即郡盧亦罕居焉銅陵黄幼元學士嘗與予輩論先生文有三景非時流所及曩在卅年聿賦公車而舉觀菰林漁獵四部著書已踰三篋中遺人倫之變觴詠自遣風度不減晚即石成基憑林起棟亏旌式閭問字履接而浩歌窮巖靡憚酬和使登

其山者虛往實歸無不心懌其所詮次復倍前什斯詎未聞道者天不憖遺遽捐館舍豈非文章道秘麟管應斲使兩楹置奠壁僅藏書即天亦若患其才多然邪先是雲間陳徵君仲醇化為異物政爾愴懐先生貌澤氣厚絶藥餌去冬臈前微中風露燈後猶出晤親故四方客至酌酒相勞若平時嗚呼誰知至是竟成長别者哉

嗟夫先生家無長物侍無箕帚弱子煢煢飄然而去無一語及家人事惟喃喃勅所藏書非明于死生之故者

不能何足為先生憾也其等惟是痛扶風之帳北海之車幾成絕學躬往弔唁見其襆被淒然永念平生遺愛罔極相對而慟何能已已人有言道之通塞有命在天斯文未墜必有英靈傳于世載嗚呼先生其能歸來鑑此漿酒否邪哀哉

王百谷先生誄　夏樹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巳故校書太原百谷王先生卒嗚呼哀哉先生諱穉登字百谷余邑利城青陽里人

也負儻蕩不羈之操挺瓌瑋殊異之才文麗碧雞辨雄黄馬諸所結撰可勒名山嘘毫字扶風霜矢口名髙月旦書法乞靈于子敬作賦揚芬于仲宣談玄不讓夫茂弘奉佛堪擬于摩詰一時吳下諸名士與先生稱鼎足者彫落殆盡而先生以碩果在上獨著靈光埀綸渭水之年抗跡酒泉之日永錫難老逍遥大椿斯韻士之遠謨畸人之勝福矣儀期告終一朝怛化人同跨鶴迹類驂鸞騷壇之牛耳之盟文海暗龍鱗之色弔傾通國感

動中州王孫慷慨以扣扉公子殷勤而挂劍子建述侍中之詠延之草徵士之章余小子漫辱交知能忘鉅麗哉先生早歲有燕市客越諸篇明月清苕諸集晚年制作益夥不可亶記三吳兩越之士競擷殘膏嶺南冀北之英爭夸片玉余每讀其詩若文直欲御風而行干霄直上夫榮華有歇金石無窮非絜玄德以昭素旂則寂寂青山孰問千秋黃絹哉詩亡迹熄吳市為墟大雅黍離傷哉百谷嗟子茂苑蕭條才人失矣靈巖慘惛翠烟

孤矣震澤魚龍孰揚波矣洞庭葉下欻驚秋矣南望玉
遮啜其泣矣我欲執鞭何嗟及矣爰作誄曰
先生任世七十九年人壽榮名于昭太原溯公桑梓聲
余江沚擢秀晉陵聲華鵲起垂天之翼詎屑枋榆躡屩
擔簦燕山上書湛盧出匣光芒射斗白鳳飛肩金龜在
口平津閣上賦就琳瑯丞相憐才國士無雙史館校讐
青藜分艷先生睥睨雞肋靡羨闔閭城下伯鸞僦居四
壁臨邛名動九區子墨客卿酒徒劍俠誰為游揚先生

緩頻法書名畫夏敦商彝誰與鑒定先生品題傲骨稜

稜義不逢世芳蘭當門見者多忌龍性難馴白雪自操

笈彼甘人貝錦徒勞先生快語駛如倒峽炙轂譚天四

座並屈先生薦士懇如調饑入洛游梁多士蒙噓先生

義烈懷恩必報南洲東甯千里赴弔先生激壯排難丞

趨聊城射札鑊壁告辭問舍求田平生未有是故芳名

不踁而走囊無長物三尺芙蓉騰有遺篇秀句摩空客

星黯霮天風吹墮紫氣西沈真人夜度解嘲堂在玄亭

已非繡虎雕龍名士安棲聿侶庵盧蔗園誰托雪竇丹霞淒其冷落人琴愴別邈若山河門無問字容罷籠鵝獻歲發春訃聞江上余毋告災五中摧喪今我輟哭敬弔先生天高泬寥莫為招魂先生畢世法門策足僉曰往因發源金粟生居勝壤死亦超然白馬澗上地出青蓮落落長松冷冷澗水以是誄公公當色喜嗚呼哀哉

祭檇李丁烈婦文　陳繼儒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嗟而悲之夫禮義

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婁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拔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强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傅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綫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縶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歛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

問其事事核為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檄樸幕旗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為文以祭且醵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檇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穉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為神明則轉為男子將

無軀車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為孝子忠臣湯大惟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於故鄉為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灾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閫吏樵夫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樵夫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其婦其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

縷縷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究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槁孛又多矣豈必徼靈于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汙青史彼何人哉死而已矣嗚呼尚享

祭鄭閑孟文 婁堅

嗚呼維歲之初予往叩門君聞曳履貌頳色温君病水涸不勝火焚告以靜息百慮遂逃先屏宿好遂謝所覩

愧然獨居以寧其神君雖首肯曰我未能歸依釋氏庶
幾我振為寫大来灑塵沃根疾高下治從此羣呻奄然
病革遊肮垢氛嗚呼哀哉君匪食病而拙治生麴蘖之
好醉可無醒每攜愛弟如箎如壎當其意適顛倒主賓
清言為侑譬猶八珍性既嗜古尤矜時文已擯于俗自
比芳蓀彼幸而售要為液樠前後作者豈其遞泯予笈
而言此道如贊妄謂羊耳芻狗之倫又如唫嚶寤豈云
云終不我信為之益勤以俟子雲知其所存不多為詩

文贍以温其于哀誄娓娓千言而今已矣齎恨與墳平生友愛撫弟有恩何圖嫡長殁無負薪顧謂拜子以嗣而昆朝夕大父則猶元孫嗚呼哀哉嗟予衰老困于暑煩踰月而平硯枯穎髡迫茲冬首潤回焦脣乃克伸紙寫此悲辛一告几筵賈涕霑巾嗚呼哀哉

祭萬茂先文　黎遂球

維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六月十三日癸亥徵君南昌萬茂先先生卒于揚州客舍通家社盟弟黎遂球既為之

視含殮蓋如禮乃以牲酒香帛拜于柩前哭而奠之
為詞曰嗚呼茂先已焉哉蓋遂球之復渡江而北為送
兄行不謂送兄之死也兄之行行復止遂球留之不謂
留之而兄乃死于斯也頃在都聞兄且至亟望之因但
為書寄巨源而不及既南歸稍留潤州使人踪跡兄
未得四月廿五日客有持鄭超宗書至言茂先在此將
行矣因亟報云幸稍待當即來相送比五月之二日而
遂球乃克至至則見兄且病利然飲噉詼和如恒但日

下必十數行不得止至月之既望且屢易醫無功效康小范至言高郵有國手欲載兄往就徘徊不可于小范往高郵後遂球因與超宗大宣展轉為書使必得此醫來來則兄已誤服饒醫丸其藥峻甚本方云虛人宜參湯下饒醫忘之適遂球過超宗少坐而兄輒以白湯引服矣然丸之力緩故高郵醫來視反云病且愈無恙但留藥而去時廿三早也去則丸藥性大發日夜暴下不得止遂球深憂之召饒醫至叩其故則相視失色因亟

進參日加至數錢而下尚如湧泉注水竭火且起委頓在牀不少食然兄意尚疑補藥不可進他醫有用术者輒自擇而去之廿七廿八二日乃大劇則自分必死輒閉卧内起自書遺囑于是從周趙宗士預諸鄭氏羣從暨社中諸兄弟乃日奔走于寓無可如何既越月七日遂球為文告于神諸君咸積誠為禱果暫止復甚幸而兄從子汝士在里中為塾師日奔走侍兄乃特移枕席來榻前晝夜不暫舍去因竊出所囑與遂球觀中有欲

得姜燕及宗伯為題墓徐巨源為行狀周仲馭為誌銘遂球為立傳語諸凡處分家事皆楚楚有致無若丈夫短氣亦無兒女子流連態間語趙宗與遂球曰公等皆宇内才德絶倫與其死于家人婦女手無寧死于諸公之手獨中有立後一則若甚不能自決于易簀之際乃索筆硯就榻割其中幅續紙更書字畫如平日且口占為四絶句詩令汝士書之語趙甚十一十二日猶見聞語言如常夜四鼓一燈熒熒乃寂然而瞑嗚呼茂先已

焉哉夫無子而客死者固俗人之所諱忌甚能文章而不登第以保舉薦徵車且行而未及就官以展其生平經術固為士者之所惜具此四者云胡不哀而兄乃能飄然無繫其頂煖甚殆佛家之所稱聖果生天而意想豁然殆仙家之所謂尸解骨蛻夫復何言獨憶兄頻出所作而問我曰後世其可傳耶予速應則喜遲則憂又復為語曰昔石曼卿文與可諸人以東坡傳孔巢父鄭虔諸人以青蓮少陵傳他日吾黨中有一二人傳則人

人傳矣又復索遜球所為古文序記日必手一卷枕間觀之則曰善哉黎子傳無疑當附以相傳又何憂也嗚呼茂先夫遜球之所以依依而不忍遽別去者為望兄之起既而不起則倉皇籌策為斂兄之體魄反覆而相商為兄之家事而兄之所以相信而托者則在乎兄身後之名嗚呼茂先茂先生平腹富五車眼空千古筆落紙貴詩成神泣兒視孔揚衙官屈宋而且綱常名教卓然為一時師表其自命不知當如何人其交遊盟好為

先達顯貴巨公名卿又不知幾何人其成大名顯當世附而合之則生羽翼淩蒼天異而離之則三都笑為傖父一文試其不值如此者又不知幾何人而所若悲若慰舉身後託之長瞑無他疑慮者乃必在一後起之遊球此即茂先能步履飲啜如故談及此亦不能不慨慷發嘆感其為意繼以悲泣而況吁之已不復語其安能不持此酒而哀也嗚呼哀哉兄有從子汝士可以扶柩而歸居停鄭家諸公又皆能經營終始其事遊球當入

吳門為兄行其遺編還過豫章與巨源圖所以傳兄者兄其有靈尚或耿耿相助俾遂球克昌其文以為兄傳也嗚呼昔人有言生死異路永從此辭呼兄不應為文哭之庶其兄知哀哉尚饗

告亡友鍾伯敬文　譚元春

鍾子伯敬死之前三日告于佛受五戒發願來生甚為寂遠友人譚元春不敢用人間庶羞重違其志延僧衆誦經是日設花果香燈供佛因以及鍾子而告之曰天

乎春之無罪也喪我鍾子乎鍾子在時即久不相見一
見脈脈心目深凝開篋質詩文相賀曰別來無恙幸甚
大異夙昔近閱何書書所得究其中之故若何有佳山
水必以告見奇士必以告如是而已然爾時鍾子與予
皆人耳二十年交如一日者人之説也今鍾子死則固
鬼神也且事佛則佛眷屬也淚化血血化碧子勿猒聽
予今日乃當與子有言耳予平生豈負子者然亦實難
如昔年書中所謂敬身醒眼閒坐朗懷不敢自蹈于非

禮之動自惱于有戾之物予豈真能若是徒以負予為恐耳由此言之予之不負予也固也但予晚年㕘尋內典披剝妙義病中猶為學人端坐拈説當因予塵累尚少欲引共無生之學儆誘重喝極其痛切而予以雜念尚多遠適域外遂至語亦不答招亦不往臨危囑累然後一許可謂負予甚矣豈惟自愧念雜猶豫不進焉亦病予情想各半偷習無多何苦談此今覩予倉皇去路猶與諸佛結願山僧尋盟泉壤下安得有此志士予既

自謂相知而子反不知人世管鮑一何麤也予真負子矣詩文之道受命于胸中譽不可受誹不可改人皆刼刼己獨有餘予嘗抽其緒肩其紐冥目幽思望遠汲深不務多取于古人以力自致于後世而余嘗避同調之聲厭争趨之陋灘移帆折泉去瓶流雖未知栖翔何所然子在日予之文有未經子目者意欲待業就志滿而後與子各置一地以雪天下人二子一手之名業未告成子不一見予則負子矣子澹素疎拙營生最其所短

偶一日與予談曰看子命相骨法不亨于官亦宜稍策田廬杜門古處乃為不俗士大夫安可以飢寒告人為不俗予時歎美此言而性無遮欄間受一二贈遺遂為人所檢點天下之人謂予不宜爾而予回思之昔者一言過聽至此予則又負予矣予以頑曠之性見人嬉遊狂顧勃發常同予書史靜對澹若無物杯斝遥陳酧勸不施雖懽情日接而樂事時乖旬月之内吟嘯他往當其挽袂固留予嘗不顧而去始知靜者朋侶倍篤此又

予負予矣予既死人皆引子期伯牙為言予謂不然予年已四十世情不復厓意惟顧經始誦讀力于作述思得一當以報子于耳夫子期先逝而伯牙摧弦古今之負友者伯牙一人也是豈子期之意也哉天下之真音濫于手耳而流于山水又豈吾欲止之而止者也記已未歲予在汪闇夫山中客有傳予死白門者汪歎予知音再難予曰此君一亡予筆墨闇可傳可愛之路從此遂寬矣知己者知其中毫釐異人者耳能多賞乎世無嚴

人因無知已彼都門中紙貴而絹酬者豈皆我知已耶
今而後決不敢以漫好浮動之物褁我心乎請日日懸
我鍾子冰面霜瞳照察物我終其身而後已告子而後
子即入玉泉桃川尋子故踪于秋聲月光之中因擕子
所著楞嚴如說質之海内善知識求其中安穩無細微
惑而後津津入焉即以是報子矣子能信我哉

祭馮元成先生文　宋楙澄

嗚呼自先生之遊九京也四海皆謂朝廷失一老成文

章失一司盟乃澄更有隱痛隱憂不在老成司盟而在世道夫世道之隆替徵于陰陽而理徵于風俗而遞變故先王于陰陽風俗委之宰輔封疆之臣而歷採五方之音以觀王風王風者田畯紅女成之文人騷士飾之而所以養文人之生氣生色者非二三賢士大夫不以聞之君父互相吐握黙致太平之治者乎澄生也晚聞知者為弇州先生若李本寧馮元成先生則從遊最久三先生皆噓吸兩漢呑吐六朝其視前代曾無偶俱之

者而下士若渴四方士歸之如大海之納百川士得三
先生一札則羽翼生一言則寒灰舞因是以發舒其意
氣遊行公卿間藉吟咏以代從横家言恃脣舌以代古
任俠士其最下亦能使酒罵坐公卿卒以三先生故多
優容之夫優容一狂士似于國家之元氣無闗然四民
惟士鍾宇宙最靈之氣士數奇于制舉而援戈貫弓又
不忍低眉人前不得不借文詞以洩其忿懣不平彼不
平之氣每好淩人有三先生覆露之因得海内縉紳先

生優容之則不平之氣皆轉為陽和何自而不生太平之景色觀于今上辛夘已前可知已自朝宁之間不知何意而沮尼三先生于是縉紳之抱竒才負盛氣者逞衝車馳突騎欲以偏師抗衡三先生先生雖不屑與校然所謂狐嗥其穴斯文之不祥起矣先下之能溺一字成一韻蚌蛛初孕崑璞甫攻無不起而與三先生爭輝毒逐三先生憂讒畏譏僅堅壁深溝以御輸攻又何暇養士而縉紳之偏師亦罕壘守所以然者人人自以為

得大將而不收養士之益也尤有異焉宗京山則攻瑯琊宗華亭則攻京山宗李禿中朗伯敬則不持一梃張空拳奮夔足以侮三先生騷人墨士從而効之雅道淪亡矣無何王先生卒兩先生浮沈仕路文章之典刑幾無以自存而士之窮困來歸兩先生者若瘠痏之僑聞鳴弦而殞安能附青雲之士以自致霄漢使翰音戾天哉不過如振羽之蚤附砌成響其音細矣細甚則民不堪闕係豈淺淺哉向令搢紳之抱奇才者共尊三先生

三先生不惜齒牙奬借時彥四方之士庇兩先生宇下雲附景從加以聖主之教育賢輔之吹噓以暢適其神情文章詞賦當有傑出于世宗之朝雍和之風成而明良之頌奏國家蕭瑟之氣未必若今日也今海內諱言文章之日久矣縉紳之號爲好士者遇能誦𨚫報數章識權要數貴人則謬爲恭謹不惜杯酒延之上座遂爲其最上客能陰陽于時局則稱俠士如是主客在黃髮而口尚乳臭亦能勉之果可謂能養士乎爲其所養者

果可稱文士乎俠士乎而文章之士焉得不徙業乎今天下奇士不屑為古文詞矣乃壯夫少年舍制舉外又無所以耗其雄心設有若唐李之黄李者求一逞其志患且不知抵止則世道何可一日無兩先生為文士之四豪哉夫兩先生為天子養士氣生士色皆相忘於寰區而縉紳士大夫亦畧而不察則兩先生之黙有造于國家非淺鮮矣噫當今四方多事苟當局者存兩先生好士之心何患不得國士是文章外更有好士之道在

所可痛者自以為姬公復生而不知姬公成東征之功在吐握令縉紳非特不能吐握也含蜮沙擭鼠社竊故交于几上爭相割烹庶幾一嘗以狗食指其人更出驕吝下萬倍令天下之士傚效成風禽心獸腑豈僅羽毛哉此澄所以旣為馮先生痛而又深為國家隱憂也嗟乎自文章之道不尊使才情曠世若董先生元宰不專志詞場而游情于藝圃天下慕其才藝忘其文章又并才藝疾之致鄙毘陵先生輩皆棄文章而托于他好若

此而文詞士安得有生氣生色乎無惑乎頌聲之不作矣人知先生為文章宗盟而不知先生憂國最深故澄不以文章痛先生而痛失好士如馮先生者為國隱憂如左雖然士有不屑受人之吐握其人雖姬公豈得而吐握之哉吾未見其人其人亦未易見也云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九

雜記八條　沈 堪 孝

戊辰春余過齊魯間見犢生子首尾徧體皆肉鱗頂中有小肉角或曰此麟也産于吳冢宰蓬湖公之别業三日而殂

金吾箎菴朱公晏一二交友余與焉深更撤燭出一金函乃寳珠一顆大如核桃其光四照滿室如中秋夜色此真明夜珠耶

空青是黄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膚裏沉沉有青色命匠氏以金剛錐錐之滴出翠色如漿此張太史家寳也

王司馬有玉帶一圍日色映之宮袍盡篆及莫夜置室中紅光逺梁常以金函函蜂蜜養之光采勝常

衡山有明月巖在山正中處東西如小閣道入東洞門如月之初漸行漸盈過中岩如月既望漸行漸減其洞中石崖上多山水人物之形刻秀如畫圖然

解庤吾為余言其解州有鹽池者岀尤所窟穴處平時淺淺清波耳每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常作大風雨此為化鹽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儲草荐木屑竹枝樹根

敝履壞絮之屬一切雜投焉狂風一夕作凍明日晾之滿地皆鹽華矣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其餘亡不滿志

張多巖兵部為余言其邑中有鮫人之室室在深淵下每清明市人攜百貨精品至水濱戶戶設大筵高酒歌吹甚盛張錦幄樹銀屏如延上客也日正中鮫人二三輩從水中起爾迎之甚恭循次視諸市物擇其尤者書一籍上遂各進飲食焉曰將莫笄榼俱傾洋洋樂甚衆各持其

籍上物一一投水中竟收去不復見乃謝衆人坐水崖上大哭美珠珊珊滴下滿地圓走衆隨手囊收之唯力是眎亡不給足者鮫人乃逝及衆各抵家檢囊中珠其銖兩一一如其物價正值外徼有餘潤即善取者無盈溢焉鮫人帶劍衣皮唯額以上如魚頭然

太華之上有玉井其蓮花如車輪異香飄飄數里此周茂叔所愛蓮也衆嚴善為余言曾至小西天界上去蜀中三萬里滿地皆旱蓮花一朶大于一室曾絷可以登

而坐焉

紅鉛法 馬一龍

紅鉛法白虎首經但居室時元氣未破不在年之少長也景鸞治瘵余疾若神其治史升甫升甫終不起余受其法屢試之知與人參附子同功而力百倍服食苓附不得者用之促死耳此坎中一點真陽乾健本體元胎苞命具焉傳送臟腑流貫經絡大助氣血運行然化陰火為病之人合併成害矣丹溪論陰虛火動服參耆多者

不治又辨蒼黑人肥白人有宜有不宜蒼黑人多陰火肥白人多氣虚氣虚者宜助陰火者不宜助也觀此紅鉛用于宜助則效用于不宜助則不效也余生而升甫先可以為鑑併紀以詒後之人

明文海卷四百八十一

靜觀軒瑣言一 張維樞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離合高下國運關焉我明

以經義取士士或白首呫嗶詩文之學多從餘力及之安能凌駕古人故非具夙賴年少通籍兩癈無留行不能習此道非沉浸博雅脫牙籌荒湎習氣文經子左國馬班及韓柳歐蘇詩賦從三百篇楚詞漢魏六國唐初咸極深研幾遡原循委不能精此道迄季如王鳳洲余君房孫文融胡元瑞之評詩文也似已得其梗槩乃輕薄之徒稍窺一班輙擠前輩學未博而虛張空拳見未精而借言逸致思乏沉鬱而文之以清空神非儁永而

流入于亂道人自有眼夫將誰欺愚閤嘗取諸公之評斟酌之明文修詞而宗左馬兩漢者如王元美李于鱗李空同汪伯玉為名家主理而祖八大家者如王伯安唐應德王道思為名家至若楊用修王允寧劉子威余君房陶石簣皆斐然克實者也明詩如空同于鱗元美高季迪何仲默徐昌穀為名家若熊士選邊庭實鄭繼之孫太初高子業薛君采宗子相吳明卿謝茂秦沈嘉則徐文長胡元瑞王百穀皆爛然成格者也今學詩文

者自攻瑕短則可妄肆彈射則不可君房論文曰文不在詰屈聱牙而在博大寬閑元美論詩曰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且又有進此者孔子之論文曰辭達曰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而其言詩曰可以興觀羣怨如此境地豈易深造自得愚髮種種矣安能揮櫓揚戈今日再中亦徒就批削之閻婆娑蠹魚閻送餘齒已矣若夫楞中

而輕非先正則愚豈敢

靜觀軒瑣言二

張維樞

邵樗朽乃駔儈之豪者跡其為高新鄭謀相市官爵見厭把持守令長短江陵修新鄭之憾并惡其事屬巡撫張居徠甃之獄此自有權譎豪橫取死處至顏山農何心隱以講學中法心隱至殺身王弇州推與邵樗朽並列江湖大俠似為不倫夫太州王心齋固陽明先生之徒也心齋之後為顏山農山農之為羅近溪何心隱此真衣

鉢頗有承受據弇州謂山農與趙文肅爲患難交以計取其財不遂而棄去之富以羅近溪爲門人殫使句廷對至南京挾詐人財事發被捕笞坐戍近溪爲營救納贓始脱又謂心隱師事山農例受三拳而後拜及窓同山農淫村婦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縱游江湖以計挾吴興富室子數百金在耿楚侗坐見張江陵來訪既去忽然耿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得志當殺我益放浪大言無忌事消聞江陵屬江西湖廣撫按窓捕之

為巡撫王之垣覺命此果足盡二布衣平生乎文肅近溪何等氣魄識力山農果汚醜文肅安肯引為患難交近溪如貪一廷對豈山農所能笞而疆至死生不相背負營脫之獄免禍乃已此不惟見近溪師友誼重山農亦何如得此于近溪則道學淵源素必有中心悅而誠服之者至心隱家世饒財棄家學道危言危行獨往獨來特以聚徒講學吉安為仁隣所怨且平日有得志必殺我之語傳播四方及揭榜通衢列心隱罪狀聚觀者

咸指其誣由祁門而江西而湖廣無不噓吁代寃湖廣曾家揭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而已矣迨應城李義河授意而心隱始不免大辜布衣而隱必如龐德公蘇雲卿輩瀟然自適于岑寂間曠之鄉始可全真若欲主盟道壇招呼朋類雜引時事家示刺譏而不類之徒又工構煽為在事所窺未有不恨刺骨而下之石者況江陵自奪情後方欲以威箝天下舌而可攖其鋒乎卓吾子曰匹夫無假不能掩其本

心談道無真必欲刻其出類此憤語亦實語也惟尊山農為正派擬心隱為亢龍不無護法之報余姑斟酌王李之評曰是二布衣可謂之索隱行怪蓋隱怙足以有述而其無忌憚足以取禍且無忌憚之與時中辨特在幾微耳若淫村婦詐富室子數百金或者通衢榜類耶當一付之齊東野人

弇州史筆多出自私心山農心隱之傳據其爰書而為之至如吾邑呂相得其潤筆千金不難竭力回護

此亦已矣唯楊忠愍彈嵩奏章及于呂者作忠愍之

傳亦亦為削去將誰欺乎凡文章捧其珠盤者無不贊

揚徐文長楊秘畬不受其籠絡者則推築不遺餘力

豈可令之作史

書萬元彦數 祁承㸁

余癸卯之上公車也以孟冬望日抵都吏五日而就寓

得僧舍甚精潔可喜杜門彌月頗有跫然之思偶于長

至日閒步菴門顧問老僧此委巷有公車稅駕可共語

否僧指一方丈後有彭城萬君寓此已一月余始知一
菴而各為門戶者也即携僧共往賓主尚未通款元彦
惟熟視而笑予初不解竟啜茶二甌方别歸元彦即踵
至其視更頻而笑更劇予固叩之因問鄉家山陰去吾
鄉幾許曰二千里而遥然則居左有大木當戶者子曰
然因舉予生平纖悉事質之無弗如夙習者乃撫掌大
笑曰異哉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善姑布子卿術方吾之
北上親友餞之祖道就席上強令張君卜乃預筴我當

寓某地而同寓者為某郡人南宮屬當聯榜然賜第則
皆不前也且其云鬚眉面孔衣冠言動無弗與卿合者
是以不禁目逆而嘻因袖中出紙一縷則固已悉書之
矣予且喜且駭詫謂元彥吾兩人倘能酬此側注會當
以七寶莊嚴乃生耳元彥更笑曰獨慮一事恐不能符
彼期以某日有少女贈我紅絲客中寂寥是安所得此
哉余亦心難之乃元彥適以季冬舉一子其家小姬以
以羅帶為信令蒼頭馳至正笶之日月合予兩人益自

奮及放榜果先後成名都門好事遂哄然以為佳話每安集無弗詰此者夫余與元彦南北各天夢寐不相及笑元彦而巧中奇矣乃因元彦而及其所同寓之人又奇矣既及其同寓之人而且一一若寫照抑何巧發奇中之至此乎然片紙中所書某日當納某姓之女為妾言卒不驗非張君之術有合有不合也但始以無心之卜而終以世情之度大抵進取一念吾輩素心故數與心而相啓若乃漠然絶無意想雖數亦如之何哉彼胡僧

能測忠國師于天津橋而卒罔然于三問也意正如此即此可識吾人涉世無息不遊數中而柰何逐逐于夸父之愚也雖然雲谷老人有言大善人數固不能拘最惡人數亦不可拘然則吾輩何甘自處中材為數所囿予因書此以自勵

崖鷄 趙統

客能籠鳥者謂為崖鷄丹喙硃趾閣閣聲杳隹尾鳩臆大倍家鴿蓋亦雉屬也因括其喙此雛時殊黑成翮而飛

後始脫嘴褪黒出丹鸚鵡之褪昜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吭腫歒如蛇蜕然漸析而離有不克速化者為之死蛻因為言蛇蛻當得伺蛻蛇當褪時病而漸腫腫極復縮腫殼枯虛裂頂而出如蟬蛻然嗟乎此仙家裂鼎之所象也嘗聞客言伺蟬蛻者漸次間闗大抵物蛻皆病如更生然時四座集客或言麞蛻曰麞蛻眼嘗求七年得麞窮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眶未起盖麞性知蛻預詃山谷人不至處稍得自全嘗見肆鞟麞有

三蛻眼痕者已漏滿面不知麾壽止凡三蛻或亦二睛出王相遇明復耶與夫蛻嘴與殼者皆未伺得其凡幾日病而來復也物有成性理有閒氣何其察之隨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廣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人之常言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因憶昔嘗見觧象象股骨殊異他獸畜凡出膝肯際接處皆小骨攢東外環而肉其中竅以為膽路故其膽得四時循乎四足嗟乎造物巧變如此哉良獨病崖雞乎他客有

繼言貘之蛻角者與昔所聞于韓一槐總兵者畧貘野年也野年亦多種大概好崖棲凡自固耳貘之大者肉重千觔嘗見全蛻叟𥌒病並鋪足滿一桌方當蛻時苦無他蛻法則自投絶崖巽撼震以自解而貘亦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土人時收其蛻角或有並獲貘者但不得其蛻期如呂氏春秋所言麋鹿夏冬之解者可畜養而家觀之也隨有會寧趙生西北邊士也其地多麝因馭之曰諸言物蛻未必目見前人言麝噬虺食栢而香結

退臍而藏覆以自珍吾閩邑無栢何食而結香然未聞其退臍如象之退齒而曾有獲其藏者象之退齒東南土人言解之澗溪中時日來視之久而漸疎漸遠視之人或埀木偽齒紿而竊之否則大暴山垠甚之鼻傾其屋人言麝退角罕見而未聞也至言噬𦢊傳之訛耳麝春和其臍自張蹳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蝇蠓集其臍膻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固皆其香材也至其遇蛇回旋數周撐及張臍以當蛇蛇自起而納諸其臍以

收入之獄者或有得其髓而收蛇不既者或有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然寔非蜕非退藏天地間物事可舍目而任耳哉言既他客有談龍者言龍之蜕以首昔見晁檪南畜藥嘗得全首置之牖下高可二尺許骨嘗聞他掘地得骨血尚未乾而龍不瘦亦或有得骨石中者不知龍何以神化而為蜕法也隣客聞談龍過而轉言九龍蟄法曰陳圖南竊之而能睡因再言蟄法誦蘇東坡詠檜詩地下惟有蟄龍知之句

欲相叙諸蜺以為詩話適壁有蟲響廳而得之乃俗所謂磕頭蟲者纒蛛網中為之解之妙契天成效唐人李杜元白為騈後絶句一首佳音隨烏短尾者之總名尋常頰病分衰聾天網東人笑有躬蜺觜自憐慟雎雉磕頭何乞脫懸蟲慟雎為死蜺畏子也

二家詩選　　總集類

二家詩選序

明興至弘治百有餘年朝宁明良海内晏藻重熙累洽名世輩出於是李何崛起中州吴有昌穀徐氏為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歴同風洎嘉靖之初後生英儁稍稍厭棄先矩去而規模初唐於時作者頗有數家例乏神解惟高子業繼起大梁自寫胸情掃絕依傍弇州詩評謂昌

穀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脱石氣自青談藝家迄今奉為篤論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絶響其知言哉不佞束髮則喜誦習二家之詩弱歲官揚州數于役大江南北停驂輟棹必以廸功蘇門二集自隨順治辛丑閏七夕泊舟海陵嘗取二集評次録為一通大抵於徐主廸功集而外集别集什不取一於高主五言而七言則姑舍是此本貯篋中久矣康

熙己卯居京師是歲復閏七夕悼亡之餘夜旁皇不能寐燒燭檢故書適得二集鉛槧宛然如旦晚脫手者廻思往事忽忽已四十年嗟乎此四十年中哀樂變遷之境如夢如幻而予且閱歷憂患由少而壯由壯而衰頭童齒豁久非故吾惟此丹黃手蹟觸目如新其情事有足感者輒取舊本略加刪補鋟版京師以申平生瓣香二公之志亦以誌余今昔之感云是年仲冬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濟南

王士禎撰

二家詩選

附錄

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不染塵俗

昌穀自選廸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為刻外集袁氏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

甑世人猥以重名遂槩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後為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為佳事寧不泚穎

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宛篤令人心折

子業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遷楚臬恒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實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楚國白日失兼城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為客難稱意

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他鄉獨送君衆女競中閨獨退反成怒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以我不如意憐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雙童里中夷門監牆外酒家胡爲農信可歡世自薄躬稼問年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清婉深至五言上乘王世貞藝苑卮言

昌穀神清體弱雙瞳爛人幼精文理不由教廸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兹文質其所研索具在談藝

録可謂良工心苦者與賛曰博士清資冰壺斯濯遺編熒熒鳳毛麟角顧璘國寶新編

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纇皇甫汸

廸功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尤長於賦頌其反騷已馮陵班揚矣足冠宏正名家顧起綸國雅品

空同開創草昧大復繼之昌穀以獨造駸乘其間故明詩首稱宏正胡應麟詩藪

廸功存詩無多乃與二雄鼎足觀其談藝皆深造之言宜其短章片語無不連城也陳子龍

子業詩如磊磊喬松凌風迴秀響振虛谷顧起綸國雅品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詩藪

弇州評子業詩云云余舉乎語賛之曰資清以化秉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此四語可畫一子業也馬之駿

子業詞存清曠意成凄楚陳子龍

昌穀之於詩也黄鵠之於鳥瓊瑶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子業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藝苑巵言

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絶響

王世懋藝圃擷餘

明詩綜卷四十七

查秉彝一首

秉彝字性甫海寧人嘉靖戊戌進士除黄州推官徵授禮科給事中歷户科左右給事中坐建言謫定遠典史稍遷建寧推官陞刑部主事改吏部進郎中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轉太僕卿終順天府尹有覺菴存稾

贈悟齋吴諫議奉使琉球

玉冊傳殊域天朝簡近臣漢官陳法從周禮貴王人橫
海樓船使明河博望津長空浮遠樹疊浪淨高旻馳傳
祥飈護揚旌水怪馴彭湖晴似練天界雪如銀雨過龍
宮曉雲開貝闕真千年存故國八葉沛恩綸異俗敷文
教通儒羨席珍一新唐號令不數漢和親磊落凌霄氣
昂藏報主身鳴珂期不遠民瘼陛前陳

詩話京尹為諸生時夢受杖暗室中仰見廟額
懸天上春回四字後任戶科給事中上疏劾嚴
嵩父子詔廷杖六十謫定邊典史恍憶前夢因
賦詩云九重天上春回日二十年前夢裏身京

尹為今吉士慎行嗣琛高祖嘗出家集見示鈔撮數首近覓蔔中散紙不得僅存長律一篇

明詩綜卷四十九

王好問二首

好問字裕卿樂亭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南京戸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有春照軒集

春江曲

東風度江城四山漾新綠江頭蕩舟人載酒過江曲少

婦白苧歌風吹斷還續春鳥似相依雙雙沙上浴

幽居

幽居少煩慮愛此屋上山嘉木蔭方池流水常潺湲東風弄晴和好鳥鳴關關觸目若有得撫景心自閒甯哉廣成子望望不可攀

王叔杲一首

叔杲字陽德永嘉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湖廣黍政有玉介園藁

詩話王氏為永嘉族望其先世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叅玫其一也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十子其枝葉亦繁昌矣

初冬登大伾山

初冬飛蓋拂晴雲共陟嵯峨探秘文河勢已非神禹鑿山形還是太行分崖端想象懸金粟洞口虛無散紫氛登眺壯懷聊此寄酒闌歸路已斜曛

穆文熙 四首

文熙字敬甫東明人嘉靖壬戌進士除行人進司副遷工部員外改尚寶司丞轉吏部員外出為廣東按察使有逍遥園集石拱辰云敬甫早年詩頗豪宕摩鍊既久遂臻大雅

詩話敬甫論詩沾沾自喜亦强作解事爾集為劉子威石拱辰所定又安得佳

送葉龍塘道長謫郃陽

重來燕市蹋紅塵驄馬憐君氣象新一跳即看成遠别寒風冷雨入三秦

贈張弘軒都諫出叅晉省

馬度恒山萬嶺西天涯何處為招攜玄都莫道花如錦

一日東風盡作泥

明詩綜卷五十

蘊滯一首

滯號杏石官王府審理

寫蘭寄王湘雲

幽蘭兩三花寫在齊紈扇寄語女校書秋來心莫變

張鳳翼 五首

鳳翼字伯起長洲人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

詩話伯起好填詞梨園子弟多演之然俗筆耳其弟叔貽詩亦庸庸惟幼于小有才然亦頗憍自放而吳人之譽比於四皇甫論其工拙判若雲泥矣

養蠶曲

曉露沾我襦採桑過南陌葉少不盈筐蠶飢妾行迫蠶

眠妾不眠絲成供夜織勞苦有如此方能成匹帛奈何
衣帛人翦裁不復惜

西苑志感

芙蓉別殿未央西爐氣晨飄雉尾齊出洛神龜將寶録
銜花馴鹿遶金閨近臣拾翠供玄草使者乘驄訪碧雞
一自六龍天上去幾回清禁改璇題

蟬

抱葉微沾露臨風響遏雲偶然鳴木末非欲使人聞

竹枝詞

妾從湘江歸君向湘江宿欲識淚痕多請看湘江竹

暮春感懷

野花開遍又殘春買櫂攜尊好及辰待得向平昏嫁畢青山應笑白頭人

張獻翼一首

獻翼字幼于更名敉國子監生有文起堂正續集

魏仲嘉云幼于兄弟超敏標峰朗逸與兄伯起姪章新藻齊芬互映　劉子威云幼于詮

詞清麗體節興遠故能
聲傾一時標映多士
詩話切于早擅才名見賞於文徵仲讀書上方
山治平寺中撰周易約說雜說臆說及諸易紀
閒讀易韻放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縣與所
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
排日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為儔侶或歌或哭或
紫衣挾伎或白足行乞孝資生日自為尸幼于
率子弟緦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坐而饗之翼
日行卒哭禮設妓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又有
劉會卿典衣買歌者餓而病卒幼于持絮酒就
其喪所哭之以詩復令會卿所狎歌姬為尸仍
設燕倡夾侍作使令人奏琵琶再作長歌酬焉
其放浪亦甚矣晚攜妓居荒圃中為盜所殺詩
乘興會漫書
無暇持擇

七夕同趙今燕賦

翠帳紅妝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

明詩綜卷五十五

林兆恩一首

兆恩字谷子莆田人

詩話林谷子李卓吾閩中二異端也

題室

茫茫天地一閒身寄跡榕州今幾春日暮潮平沙欲合隔江還有未歸人

董宜陽一首

宜陽字子元自號紫岡山樵上海諸生

初發谷陽夜泊追懷舊遊寄袁魯望

不寐嫌宵永殘星帶月明城烏喧夜柝岸葉亂秋聲世路悲今昔存亡念友生淒涼感舊賦轉見古人情

汪淮一首

淮字禹乂休寧人有蘿山詩稿

聞報懐族孫時元

聞道東南冦烽煙處處昏倉皇悲客子流落向江村野曠雲迎陣人稀晝掩門更誰如漂母一飯識王孫

明詩綜卷五十六

黄鳳翔三首

鳳翔字儀廷晉江人隆慶戊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簡有田亭草

告歸發潞河作

方朔恒苦饑相如常病渴明時許乞身初衣辭魏闕革車逐扁舟長河接溟渤舳艫爭唱呼鷗鷺閒出沒帆影日外落棹歌津頭歇舉酒酬暮雲卷簾對夜月悠然萬里心頓與江天豁

穆宗莊皇帝發引挽歌

垂衣方在御憑几那堪聞雨暗虞淵日星沉華渚雲周宮閉翼室漢曲罷横汾百辟趨蹌地傷心望紫氛

萬歷宮詞

霜毛鸚䳇傍雕闌巧舌依人似結歡白髮宮娃空墮淚先皇覔到不曾看

王家屏 六首

玉河新柳

水繞沙隄曲春看御柳眠柔條輕著雨嫩葉暗抽煙影落波間細陰垂檻外偏亭亭依漢苑遲日待鶯遷

沈一貫一首

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恭有喙鳴集

望西城宮殿

奠殿重開寶歷春竹宮長鎖屬車塵煙霞自護祈年閣

星斗曾傳醮夜辰帳裏流蘇閒甲乙爐中寒火憶庚申茂陵松栢蕭蕭老無復相如賦大人

侯堯封二首

詠石牛

田入山鄉少時將盂夏終如何尚高卧不起助農功

劉元震一首

元震字衍亨任丘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敎習庶吉士

月下聽琴

明河澹月挂疎林此夕張君綠綺琴一曲正堪清夜聽幾人先動故園心寒催兔杵霜前響靜愛龍脣泓下吟流水高山意何限遥遥天路彩雲深

黄洪憲 五首

洪憲字懋忠嘉興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奉使朝鮮還進侍讀歷右庶子陞少詹事掌翰林院事有碧山學士集

觀蘭亭修禊圖

夙昔秉微尚縱情寄丘壑睎髮秦稽陽俯觀但寥廓蘭亭被荒丘羣賢不能作風生松下寒月出雲上薄觴咏已無歡墨妙虛有託崇峻迹未殊清朗又如昨彭殤誰見齊庶幾達者樂

穆宗莊皇帝輓歌 二首

祇德符神禹成功紹帝堯冠裳臨萬國干羽格三苗碧嶂龍輴入青林鳳翣遥淚痕消不盡斑竹日蕭蕭

魚鑰開清禁鑾車出紫微忽移丹仗去空憶翠華歸天路應非遠人寰惜永違霸陵秋色裏愁見白雲飛

山海關

長城古堞俯滄瀛百二河山擁上京銀海仙槎來漢使玉關秋草戍秦兵星臨尾部雙龍合月照平沙萬馬明聞道遼陽飛羽急書生急欲請長纓

別許都監

萍水他鄉聚多君傾蓋懽九秋迎使節千里送征鞍久

客歸心切孤亭別袂寒遠星江上落殘月馬頭看豈不懷瓊玖無因託羽翰相思不得見努力且加餐

劉元卿一首

元卿字調甫安福人隆慶庚午舉人徵授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有山居草

別王以忠

王粲樓前賦梁鴻廡下居死生奚不可歸去復何如計日浮炎海經時返故廬憑將越溪水還寄八行書

明詩綜卷五十七

李三才 六首

和李茂才春日見寄

滿路生芳草歸心羨馬蹄何當明主棄遂作故園棲梅柳愁爭發山河望轉迷忍貪朱紱貴一任白頭低

李化龍 五首

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歷甲戌進士除嵩縣知縣陞南京工部主事歷郎中改吏部出為河南

提學僉事轉參議遷山東提學副使轉河南參政入為太僕少卿陞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督川湖雲貴以工部右侍郎督河道入為兵部尚書加少保晉少傅兼太子太保卒贈太師諡襄毅有李襄毅公詩文稾

詩話于田詩雖沿王李餘波然頗稜稜露爽乃或以其為胡元瑞所稱譏其醲厚肥腯而棄之不録未免矯枉也

古行路難

君不見鳳凰臺前人已去後人來又不見長干里昔時樓榭今荆杞白雲蒼狗只須臾世間反覆何所無衛青未遇平陽奴衛青既貴平陽夫萬事無如眼前好守株待兎何為乎

秋日飲張司理

關河秋色晚蒼蒼江畔逢君更憶鄉海内弟兄多意氣天涯雲物總凄凉三山木落啼猿急八月風高旅雁長此夕燈前拚盡醉故人明日櫂相將

登醫無閭山

天柱高標九域東振衣萬里受雄風雲煙低擁黄龍府日月高懸黑帝宫截海帆檣來徼外防秋士馬下回中分明半壁歸撑拄合有明禋禮上公

題清苑涇陽驛壁二首

短墻小屋柳垂垂二十年前此咏詩今日重來無覔處空餘烏鵲繞寒枝

南去北來枉自嗟閒愁贏得鬢生華數行遺墨猶難保

何況玄都觀裏花

鄒迪光六首

迪光字彥吉無錫人萬歷甲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黃州府陞福建提學副使左遷浙江僉事調湖廣提學僉事有鬱儀樓調象菴始青閣諸集

詩話彥吉詩材庸熟望而生憎絕句差清婉可誦

行經舊院

曲房深院草萋萋不見嬌鶯滿樹啼惟有秦淮舊時月
夜深相送板橋西

沈淵淵置妾金陵爲作花燭詩

蘭缸四照月痕新繡帳牙牀疊錦裀不羨鄰家金作屋
請看夫壻玉爲人

賦得西湖柳

一種腰肢浥露姸湖光占得倍堪憐縱然春盡須飄泊
只在瑤箏錦瑟邊

西湖竹枝詞

杏子單衫窣地長裙拖八幅石榴香只知此日遨遊好不信蠶家四月忙

澄江舟行

夕陽秋色布帆懸霜葉霜花送客船雨過鳥啼多竹外月明人語在沙邊

逐臣

桄榔木落嶺猿啼瘴海蠻煙路欲迷回首銅駝三萬里

不知何日下金雞

朱期至一首

期至字子得蘄水人萬歴甲戌進士除户部主事歴員外郎中終懷慶府有玊屋山人集

送蔣太守之瓊州

五羊南去客星孤銅柱遥分使者符為語越裳諸屬國清時不用貢珊瑚

明詩綜卷五十八

陸可教 三首

可教字敬承蘭谿人萬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歷官南京禮部右侍郎有學士遺稾

吳宮引

姑蘇臺前烏飛絶西施醉舞吳宮月纎袿長袖香不歇銀燭金釭半明滅羅帳流蘇四垂結銅壺丁丁漏水咽伍胥大夫雙眥裂

春日郊游

出郊時駐馬物色澹春陰偶爾耽幽賞因之愜素心人家隔水見僧院入花深似覺仙源近迷津未可尋

陶山幽棲寺

萬山迴合隱招提聞說鴟夷舊此棲三策早知能霸越千金何意復居齊人尋古洞穿雲入木落層巖聽鳥啼欲向山僧論往事五湖烟櫂至今迷

黃克纘一首

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累官太子太保兵刑工吏四部尚書有數馬集

將出都門和瀋王見懷韻

平臺趿履憶當年楡莢楊花四月天授簡總慚枚叔賦耽詩獨記楚王賢寒嘶疋馬春明外晴落孤鴻魏闕前南去虔州千萬里薊門章水各風烟

許弘綱 一首

弘綱字張之東陽人萬歴庚辰進士除績溪知

縣累官南京兵部尚書

丁酉再告

多病年來不耐官柴門柳色意中看偏於蓴菜思張翰

自分圍棋老謝安長日生涯惟點易故人書問且加餐

畫溪烟雨春蓑綠重與君王乞釣竿

明詩綜卷五十九

朱國祚五十八首

嘉禧寺

山牆圍作化人城榆柳陰濃信客行始信精廬風日好秋深猶綠壯丹坪

江上夜泊

江上扁舟一葉輕夜深燈火滅還明枕函未作寒山夢卧聽潮聲帶雨聲

梅家蕩櫂歌

梅家蕩口蜆子黄瓜皮罾船七尺長剪取東園白頭韭
蛤蜊風味勝橫塘

李廷機 一首

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萬歷癸未賜進士第二授
編修歷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節有集

静志居詩話文節清畏人知奈為黨論所攻攢
譏疎誚而君子之守確然生時以帖括名詩非
專務聞蟬一
絶正自翩翩

雨霽聞蟬

五雲初霽曙光流垂柳千條蔭御溝兩岸新蟬啼不住隔林遙送漢宮秋

郭正域三首

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入為詹事掌翰林院升禮部右侍郎卒謚文毅

有黄離草

詩話文穀坐妖書繫獄九死不悔可謂骨鯁之臣其論樂府云今人全用擬議而無變化令人讀之如狀陳人口中珠殆為于鱗輩發也又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詩必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下至唐人皆在胸中筆底乃稱作家蓋有志而未造其詣者

長安道

長安道春無花夏無草何不歸來山中好

遣祀景陵恭紀

宣皇陵廟天山裏王氣葱葱鎖帝梧只見丹臺餘寶鼎不聞銀海繞金鳧千官露隔朝珠隴五夜雲車下紫都

記得當年巡幸日道傍駐輦問農夫宣德十年事

廬山五老峰

湖中五老峰去天不盈尺澗底白雲生五老頭俱白

朱長春十二首

長春字太復烏程人萬歷癸未進士知尉城常熟陽信三縣入為刑部主事削籍有太復文集

詩話太復頗類孫太初其宰陽信狀海濱風土如海晴雲連舍春寒雨近城沙田惟種黍鹵井不通泉過雨如雲雪無風自落沙白沙風裏下黄日霧中生薄祿供囊藥齋厨費水錢頗盡其

致他如折藕露華白采菱秋水香悠然西湖曲坐對南屏山高樹晨光動空山衆響閒麥花來社燕小雨破春泥落日餘高柳空江起暮鐘酒船晴盡出賽鼓暝猶聞纜外春沙没燈前獨樹斜蒼藤緣户結竿鳥落階飛驛火依沙出春星傍浦懸孤飛江上鳥半滅雨中山皆秀句也晚學修真錬形蓋不得志而有託乃或訕其登梯累十重學翀衆而墮地幾殞殆未必然

秋日詠懷

白雲自西來經風忽從東鳴鳩化蒼鷹世變安有窮昔種蕙蘭花將以遺所同一人懷一心兩心故難終鶺鴒熙春陽蟪蛄吟秋風萬類各有時吾其守愚庸

出三江口南下

日出漾清渚三江帆正開白憐茅步(山名)過青見苧蘿(邨名)來海氣如秋雨春潮似薄雷空餘好山水已是越中回

赴歷下塗中作

白日散原霧秋光照井閭海田秋歲早寒木落風初天地身長滯風塵役未除病夫心尚壯不敢憶鱸魚

舜廟

玉座垂衣古秋風謁帝祠蒼梧狩不反黃屋儼如斯石

鎖青苔井松巢白鶴枝歴山千古淚泉響至今悲

發縣次日過鹽山

宿雪古原清川陵動客情啼烏非昨日嘶馬復空城世路勞為役生涯恥薄名十年一墨綬暫解也身輕

六月復病寄弟

白霧連春瘴長風起夏寒三年幾死客每病欲休官短鬓催初服空牀媿素餐行藏日夜淚謀及室人難

再贈伯念

茂陵多病日詩句轉清新麗藻看時輩窮愁近古人蓴絲吳苑暮蘭草楚江春珍重凌雲賦君王問侍臣

對月

千乘城西百尺臺九河沙曲斷潮迴邊隅落日風常慘海口初春霧未開南國漸遙空夢斷北人雖近少書來自然對月淚堪下何況啼烏聲更催

對雪

狂風吹雪海荒荒遊子將歸尚卧牀二月天邊未花草

三年寒色故衣裳即看慘澹迷虛牖轉復霏微壓短牆寄語東皇休更妒暫開春暖放還鄉

移家

翠竹新栽映白沙碧湖深處此吾家欲逃城市移居遠頗有山林發興賒野鳥乍過窺几席鄰人相見饋魚鰕蓬蒿不比揚雄宅翻喜門無載酒車

端午

菖蒲艾葉泛杯香午酌曾軒對雨涼野水茅籬三徑竹

貧家風俗五絲囊轉因卧病朝參嬾不是逃名隱與長
長憶九華明月扇漢廷此日賜諸郎

入山

山深石色古洞草無行迹何處有人家朝烟澗西白

明詩綜卷六十

何喬遠一首

喬遠字稚孝晉江人萬歷丙戌進士除刑部主

事改禮部歷員外郎中謫廣西布政司經歷起
光禄少卿遷太僕少卿轉左通政歷光禄卿通
政使升戶部侍郎有鏡山何氏前後集

湘南雜興

桂林秋色滿清湘天畔登臺百粵長南入交州多薏苡
東來海國有扶桑雲浮衡嶽窺三楚風馭羅浮限五羊
鴻鴈稻粱無信息不知何地望江鄉

全天敘一首

天敘字伯典鄞縣人萬歷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侍讀學士天啟初追贈禮部右侍郎有鐵菴集

曉望

巖壑開新霽秋容倍可憐雲中聞水碓竹裏出廚烟捷鼠穿松徑飢烏啄芋田閔農知感激𪗋土幸豐年

丁元薦一首

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萬歷丙戌進士除中書舍

人歷尚寶少卿有尊拙堂集馬君常云先生立朝未淹朞月痛哭言天下事皆關繫國是維持清議遺文幸在風範儼然匪汎同風雲月露之什也

詩話慎所仕無言責而彊直自隨屢折不回劉啟東目爲名臣第一高景逸亦謂正氣足以千古葢東林諸公推許若是其作五君詠於許孟中云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於沈純父云之子排天門叟手驅豐隆雖以贈友君子以爲自道也

秋日廣寧園急有懷仲父

仲父參戎幕遥聞羽檄飛官貧生事拙將弱壯心違客夢闕雲杳家書塞鴈稀曰歸腸欲斷何計突重圍

劉黃裳 一首

黃裳字玄子光州人萬歷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有藏徵館集

題小李將軍畫

畫山何得用金碧小李將軍創其蹟近來僅數仇十洲筆法雖工損氣格當年傳說文皇時陰山之旁陳六師連峰疊嶂出大漠金碧照面光參差馬上大叫龍顏喜世間山色無如此天開圖畫北海間小李將軍筆法是

乃知將軍之畫有所傳即如此幅何工妍璚樓翠閣空
中懸綠松片片龍鱗然將軍逝後八百年猶有生氣飛
紫烟堂中風吹山欲動耳邉飛瀑鳴濺濺樓中之仙身
似鶴珊瑚鉤卷明珠箔蓬島能移席上開雲霞攬取尊
前落鄭生才高類此峰相邀把酒弄山松披襟若坐翠
山裏海上羣仙爾定逢

周獻臣 一首

獻臣字竅六臨川人萬歷丙戌進士除太康知

縣改許州學正遷國子監博士升南京刑部主
事京察謫福建布政司檢校轉龍安府推官有
鸞林外編

道路憶家園

謝豹啼殘麥燕飛山花伴客送春歸家園此日無人賞
社雨冥濛掩竹扉

焦竑二首

竑字弱侯上元人萬歷己丑賜進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𥧌福寧州同知追謚文憲有澥園集

詩話修撰晚擬巍科仕雖不達公望歸之亳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南國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葢實録也詩特寄興若儲書之富幾勝中籌多手自抄撮惜近年俱散佚矣

西園

林皋颯欲秋閒園自成步駕言城郭遊翻愜滄洲趣臨深杳難即躋險倏可度危藤緣澗上遠岫當窗露崖壑既盤紆竹木亦交互怪石森餘株清川貫中路微雨逗凉飈煩暑漸以去同人自相將杯酒豁情愫棲遲少日

懷緬邈平生故流光豈不遒延賞未云暮詠歸各怡然

撫景謝良晤

絶句

花明月淡海天秋三十六重烟雨樓數載欲歸歸未得

看君先上木蘭舟

吳道南 一首

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歷己丑賜進士第二授

編修歷中允諭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遷禮部

右侍郎以憂去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恪有曙谷集

詩話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出於一家者無論已光武注紀定於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於顯慶宋則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録然後一代之典備焉明則第有實録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録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文恪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兩朝帝紀不可不特書也萬歷甲午允

大學士陳文獻公之請詔工部葺史館禮部自尚書下同詹事春坊司經局翰林諸臣分門受事先太傅文恪公領修孝宗大紀而吳文恪公領修河渠志今載集中惜文憲公逝不復竟其事今其條目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讀吳公正史議其大略猶可覩也然如中官之驕横土司之順逆顧獨遺之何與因録吳公詩附識於此

送朱養淳太史典試江右

紫陌新軺夾道看詞臣分命出金鑾片帆左蠡乘新漲一榻秋屏對早寒南國文裁運斤手西江派重采詩官何當更問閶闔苦歸與君王策治安

陶望齡 六首

夜泊桃源

廹遞憐行役其如客思何孤雲將短櫂十月渡黄河水泊兼鷗宿霜清聽鴈過更堪寒夜盡欹枕遠鐘多

途中雜詩

一騎風塵裏千山縣郭東畏塗逢落日别思對孤鴻仗策心逾遠談詩氣更雄驅馳丈夫事不必恨飄蓬

沛縣過高帝廟

路經舊沛山川古龍起中原戰鬭多一代丕圖開赤帝千秋遺廟傍黃河雲歸尚識真人氣風起猶傳壯士歌想見來游長此地漢宮秋色近如何

塗中雜詩

風塵忽換舊鬢寒色偏侵紫貂上馬踏一邨月過巖邊一作迎霜度獨木橋

董其昌六首

其昌字玄宰松江華亭人萬歷己丑進士改庶

吉士除編修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召入為太常卿歷遷禮部尚書追謚文敏有容臺集

詩話趙承旨謚文敏尚書亦謚文敏兩公書畫並足相當董詩差不如趙要之亭亭鶴立之堂風流弘長一也

送陸伯生歸吳

神皋落木後秋水灌河時鄉夢淮游子川程訪織錦自憐玄尚白未遣素為緇等是春明路閒雲不可羈

望岱

百里看山眼迨遥岱色分應為天下雨不斷封中雲漢

簡千秋祕秦松萬壑閒何當馳匹練高揖碧霞君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

神功開混沌水府亘氤氳峽隱將飛石巖垂欲墮雲龍

堂陰壑迴鳥道亂泉分今日摩厓記知同藏史羣

送范爾孚北歸

旅食同千里分襟此一時烟沙征路遠風雨客帆遲鄉

夢隨芳草春愁帶柳枝平生任慷慨能不灑臨岐

登翠微亭

烟迷楊柳洲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畔

題畫

近水晚逾碧遠山秋未黄夕陽寒滿地松影落衣裳

孫羽侯 四首

羽侯字鵬初華容人萬歷己丑進士改庶吉士

授禮科給事中有遯初堂集

小除日登玄石山歷石門七女諸峰

歲暮野遨遊駕言陟層嶂萬木日蕭疎十里峰遥向高高玄石山獨立心怡曠巨人跡夐奇雲母泉清漾中興石門連絶境凌蓬閬黄精神女供丹藥羣仙藏松檜蟠靈根衣冠閟深葬嶺雪競晴暉崖瀑散餘瘴強臺意愜多仙廬懷恣放江湖左右流鹿豕朝昏傍俯視藐培塿四顧離塵坱安得同廬敖八極隨筇杖

春園雜詩 二首

到處徵求苦蕭然老一丘誅茅揚子宅種橘李衡洲濁

酒人間世青門故里侯梁鴻亦有婦隱計稚相投

野曠炊烟迴江深宿霧重藥苗經雨長竹笥破苔封

高枕移清晝深林到夕春柴門無過客病體得從容

擬古樂府

郎船泊湖頭儂船傍湖曲夜半風浪生移船相並宿

明詩綜卷六十二

王在晉 一首

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履歷注濬縣 萬歷壬辰進士除中書舍人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有龍沙會草越鐫楚編蘭江集遼海集西湖小草

道旁歌

莫作道傍民道傍之民多苦辛莫作道傍舍道上之人行徹夜南來北往齊叩門只聞門外聲爭喧厨下無薪

馬無料暮夜行人索火照官家不聞給一錢吽呼不應揮長鞭紞如已急三更鼓道路之人走傍午五里一堡寒無烟寥落人家不得眠貴人如此夜行促點火無茅且拆屋

徐必達一首

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知太湖溧水二縣升南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兵部左侍郎有南州草

讌集巾山

幘山山寺倚江隈脫幘仙人去不迴華頂峰連雙塔迴海門潮湧片帆來踈松礙月娟娟淨細竹含風个个開握手共成雲外契一回清話一傾杯

岳和聲一首

和聲字爾律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除汝陽知縣入為禮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慶遠府調贛州以憂歸補東昌升福建提學副使轉廣西參

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有蒼徽子集

柳林操并序

秣陵有柳林者建文殉難臣黄侍中觀暨夫人二女墓在焉侍中奉詔勤王夫人知必及于難先事招䰟葬之江上而後自沉于江兩女并溺死岳子展其墓而悲之作柳林操

河瀰瀰兮白日翳露塗塗兮不可以履吾足陷於汙泥兮不如其蹈於水上顧滄浪之天兮下娭夫子

金忠士 二首

忠士字元卿宿江人萬歷壬辰進士除樂平知縣擢廣西道御史巡按貴州浙江河南轉福建左參政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卒贈兵部右侍郎有旭山集

瞻尼父像

瞻彼百泉流春來何滉瀁新廟貌崔嵬儼存尼父像日月雖遞更素王靈不爽俎豆有明禋光輝在吾鄙瞻依

適所願聖門如指掌嗟哉戶外人宮牆隔天壤

慨時

黄帕朱幡紫貝囊朱衣小隊儼成行奉何教使留都去為摘揚梅四月嘗

李日華十首

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除九江府推官謫汝州判官轉西華知縣徵遷南京禮部主事升尚寶司丞歷太僕少卿有恬致堂集

詩話太僕恬澹自持居官日淺優游田里以法書名畫自娛家近春波橋爲吳仲圭舊里暇寫墨竹兼擅雲山其詩非選非唐別裁風格頗與王辰玉陳仲醇同流徵尚纖豔近家宴集語

石佛寺冰鑑房

秋來風日好瀟灑放輕船僧院房房竹沙村處處橋清吟黃葉句雅坐白雲寮妙悟仍相許時煩慧遠招

挽吳少君

海上孤明月天南失少微江山餘涕淚冠蓋盡歔欷泉咽莓苔井雲封薜荔衣梅花三萬樹差可想容輝

春日送徐問卿北上

青莎白鷺洲細雨桃花岸看乘春水船送送到天畔

題海湛畫卷

溪漁罷釣歸殘雪蓑上落暝色踏扁舟翩然似孤鶴

贈顧長卿

碧梧風葉響虛廊細葛輕含午夜凉不獨疎螢能照字

明河高映讀書堂

山居絶句 二首

雪花撩亂撲春蟲擁褐單牀睡思濃夢裏一聲聞折竹
呼僮亟從小盆松

四月雨晴山路香松花灑地鶴翎黃輕衫短笠荷鉏去
斸得青芝一尺長

贈維揚王孝廉中玄

蕪城春雨漲江沙沙上紅樓映遠花一抹濃烟萬株柳
紫騮嘶入玉鉤斜

贈陳禹玉

木蘭零落海棠殘風雨蕭蕭欲釀寒花氣曉來渾不定
暗隨春夢到江干

書贈小友張叔度

張緒風流正妙年一春常自手芸編偶隨草色湖堤去
醉裏逢人墮馬鞭

韓上桂一首

上桂字孟郁南海人萬歷甲午舉人天啓初以
學官上公車遷南京國子監博士

歸里

粟里歸來尚未荒蒹葭深處水周堂一雙白鴨對人語七尺青棱共我長獅子能尋蝴蝶繭村姑不少鷓鴣香此中嘯傲儵然足休對仙家問海桑

明詩綜卷六十三

湯賓尹 一首

賓尹字嘉賓宣城人萬歷乙未賜進士第二授

翰林院編修歷中允諭德掌司業事遷右庶子升南國子監祭酒有睡菴集

詩話嘉賓以黨論受擯讒終以不振詩派近俚罕見錄者詩中所弔懷寧於國重也

弔同年友於鼎季

落木淒淒江水渾行吟澤畔已聲吞三年地下君安否人世風波不可言

蔡復一二首

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歷乙未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湖廣參政遷按察使仕至兵部右侍郎謚清憲有遯菴詩集

詩話景陵之邪說行率先倒戈者蔡敬夫也其駢體亦不屑猶人亡友漢陽王亦世最賞之然以詩論寧取彼而舍此矣

秋坐

夕照盡歸水秋聲半在林飛蟬過別樹未斷曳來一作舊枝音

夕陽

夕陽欲下山一半戀流水短笛牛羊歸餘光照童子

查應光 一首

應光字賓王休寧人萬歷丁酉舉人有麗崎軒

集

澹碧軒

門開日影來一片蒼苔色花氣引游人山風吹未息

顧起元 六首

起元字太初江寧人萬歷戊戌賜進士第三除翰林編修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謚文莊有嬾真草堂集

遯園漫稾

方正學先生祠墓

白馬䰟空結丹蛇讖豈真九重原叔姪一死自君臣鼎鑊當時事蒸嘗異代人西山一抔土寂寞亦冬春舊傳建文君葬於西山不封不樹

熊廷弼 一首

廷弼字非伯江夏人萬歷戊戌進士除保定推官入為工部主事擢浙江道御史廵按遼東提學應天遷大理寺丞以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駐山海關進尚書兵潰棄市傳首九邊有性氣先生集

新卜東園

為愛池塘好辟喧新開別業向東原梅山樹遶斜連谷

蓮渚橋通直到門傳是舊時花柳巷揭來漫作桔槔園主人初領林泉事鎮日經營不憚煩

陳邦瞻 四首

江南樂

鷓鴣南枝鳥愁從北鴈去儂家在江南但愛江南住

董應舉 二首

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歷戊戌進士授廣州府

教授升國子博士歷吏部郎中南京大理寺
丞太常少卿太僕卿終工部右侍郎有董崇相
集

雜作

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親能若兹豈不成孝子

丙寅聞邊報

出山已分沙場死今日生還亦主恩忽報遼陽飛騎近
白頭垂泣向江門

何棟如 一首

棟如字子極無錫人萬歷戊戌進士除襄陽府推官以阻礦被逮起南兵部主事升太僕少卿

監山海軍有南音攝園二集

午日秦淮雜詠

深潭日落停舟滿髙栁橋迴夾岸齊燈影不分波下上

人聲莫辨水東西

范鳳翼 二首

鳳翼字異羽南直隸通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灤州知州屢遷吏部郎中天啓初歷尚寶少卿以朋黨落職崇禎初起復尋遷光祿少卿有勲卿集

鄭玄岳云公在吏部以用賢遠姦為已任有一君子必亟進之如顧端文高忠憲是也有一小人必亟退之如楊櫝杜麋牛恨暱是也其見善如渴見不善如讎而忌者至矣以八年里居之官而罣拾遺之疏以十七年不入都門之人而奉削奪之旨公獨處之怡然所謂德音不瑕者與

水閣

涼飈動水閣捲幔坐能幽竹嶼連朝雨荷池三伏秋茶聲入高枕花氣上層樓鎮日無人到凭欄數白鷗

夏日李後岡先生五柳園讌集

三徑何幽勝居然陶令家涼風鳴豆葉踈雨落桐花虛院疑秋早深林信日斜最憐塵事隔心賞足烟霞

秋日渡江

瓜渚輕舠破浪風金焦山麓亂流中秋高不避波濤險

欲看江南柿葉紅

鄧雲霄　一首

雲霄字玄度東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長洲知縣徵授南京户科給事中升湖廣僉事歷四川右參政湖廣左參議降陜西僉事調廣西升右參政有百花洲集

隄上行

萬井樓臺落鏡中環隄處處小橋通吳娃慣蕩蓮舟劇

水淺沙明不畏風

黃汝亨 一首

汝亨字貞父仁和人萬歷戊戌進士授進賢知縣升南京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僉事轉參議有寓庸集

西山

悠悠逆旅間忽忽意不展振策西掖門佇覽西山巘北風紛車塵曉日出林晛遵塗泛洲渚披草踐平衍水清

既近矚峰遠亦流緬故術尋崄嶔新蹊遞深淺靈巖忽冥搜秋容歷餘眄營魄境互託貴賤理無選微尚儻有愜非譽自茲遣

張履正 三首

送張二府擢太平守

南粤羈縻地旌旄漢守行解維春浪濶到日夏雲生風掃蠻天瘴威傳遠徼名聖君應有意賴爾作長城

明詩綜卷六十四

熊明遇一首

明遇字子良進賢人萬歷辛丑進士除長興知縣徵授禮部主事擢兵科給事中出為福建僉事轉陝西參議名為尚寶少卿轉太僕少卿升右僉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改兵部尚書有綠雪樓集

釣舟

竹竿溪上釣魚舟洞口桃花信水流曉月半輪新雨霽
春山缺處是嚴州

茅瑞徵 二首

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歷辛丑進士除知泗水
調黃岡擢兵部主事歷郎中終南京光祿寺卿
贈大理寺卿有澹樸齋集

詩話大理鹿門從孫家世饒裕鹿門孜孜治生
大理耽情吟詠歷官有廉吏之目壯年即解組
歸田自叙云炙手不知炎下石不知險脂膏不
知潤軒冕不知榮胸無機械意無好醜殆天下

之至愚人也因自號苦上愚公官職方時著有象胥錄三大征考詩亦真率自喜

彭城懷古

望彭城彭城面面水環匝與城平君不見馬中赤兔人中布引水灌城走無路

送薛駕部還陝

朔風日以厲蕭軫趁西秦行行歸古鄉而我失所親與君同舍郎況乃託比鄰相望朝與夕綢繆亦有因一旦出門辭飛飛關陝塵仰盼浮雲駛悵然憶遠人戀知經

歲別分手自愴神願展平生意河梁寫其真聊將盈尊
醪叙此離情新我亦賦歸來離合難具陳

徐禎稷三首

澱湖

雪浪堆三泖風帆挂澱湖斷雲收雨淨高樹入秋孤暮
色諸峰碧寒聲一鴈呼滄浪歌罷去漁父定吾徒

浦口望金陵

千金紫陌駐遊驂繡閣銀燈酒半酣十四年來魂夢斷

今朝江北望江南

張鼐八首

鼐字世調松江華亭人萬歴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歴國子監司業諭德庶子少詹事升禮部右侍郎加太子賓客落職起南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有寳日堂集

南山猛虎行并序

景州道上官餉四千二百暴客十六人白晝袚

劫作南山猛虎行

南山虎北山盜行路難三河道三河健兒氣縱橫彎弧躍馬矢鏑鳴征車轔轔出官路官錢私錢走如鶩官錢押解濟邊軍私錢興販資商賈河東一路村無烟枯楊荒草六月天車夫汗喘車輪折百里五十行不前霹靂一聲呼廣漠壯夫墮馬魂膽落止求買命不求錢官錢破櫝私傾橐何圖邊餉四千餘景州白日供搜攫刺史傾家上已空地方捕盜捕虎同

援兵謠

老翁卧牀覆牛衣老嫗當牕續繭絲小兒竈上戛釜糜
糜薄不充兒腹饑驚聞一聲叩門急彎弓帶箭橫攔入
小兒哭走牀下匿曳翁下牀相煎逼驅嫗取火急烹煮
東鄰買酒西鄰黍東西兩家各受兵一粒一滴不肯予
老翁老嫗跪痛哭今日腹中昨日粥賣衣典袴止百錢
獻與長官來折乾長官出門氣如虎走往前街尋大戶
前街大戶緊閉門以石敲破翻怒嗔直入卧內據牀裀

婁女含羞各奔竄竈前火滅人影斷纔供醉飽一隊過後隊又到須徼辨

登醫巫閭山絕頂挾一老僧以從放歌

神州五岳神所居遼西乃有醫巫閭長城不能斷地脈靈氣盤結東扶餘翠屏萬疊遮大漠危峰千尺凌清虛砂頭西犇似駭浪山勢北曳同衣袽石壁巉巉俯絕壑泉流滴滴下深渠鼉岡磈磊若折屐鳥道盤屈驚摧車遙遙百折山之半別開一洞棲猿狙山樓突兀鑿新磴

佛火荒涼依舊廬攀厓披棘上絶頂天風欲墮吹襟裾何當一掃狼烟息山巔可勒燕然書

送茂倩侄官南水部歸省

悲哉是秋氣黯爾别銷魂九月黄花節三家白酒邨砧鳴驛夢曉笳動戰塵昏行矣東方騎高堂正倚門

清音閣同平仲夜話

平子吾宗望相逢此地遊湖山同是客雲物已先秋北嶺看松路西溪聽雨舟眼中惟爾我沉醉坐江頭

過大名舊城

日落征途訪故宮行人指點舊天雄女牆斷續牛羊下墟墓高低禾黍中漳水不堪添夜雨澶碑依舊立秋風古來河北關興廢一説干戈恨未窮

唐中翰求抑齋講筵出佐浙鹺戲贈鹽字韻一律

并懷其二仲中甫熙甫

青案翻經職典籤亭亭玉樹謝家簷前籌借箸海為賦舊學調梅羹作鹽筐筆長騰池上彩賜衣猶覇尚方縑

斷橋鴈影孤山月幾度懷人試卷簾

樓居春暮

春事初殘雨一犁豆苗瓜蔓長春畦客來烹茗供新水興到銜杯續舊題剩有圖書翻枕上總無亭館近濠西小樓日出朝眠穩為語流鶯莫亂啼

過庭訓一首

庭訓字爾韜平湖人萬歴甲辰進士除江陵知縣擢雲南道御史督學南畿遷江西參政轉福

建按察使升應天府丞有平平草

辛酉秋日游茅山

海内真靈居茅山踞如虎舊傳三弟兄各作一峰主仙人長往來華陽稱洞府百里借遊遨信宿樂兹土是時秋正清諸峰可歷數高觀揭天中時有白鶴舞地肺豈虛名真誥傳自古何當騎茅龍豈復戀圭組

劉遵憲一首

遵憲字可權大名人萬歷甲辰進士除壽張知

縣調滋陽升戶部主事累官兵部尚書改工部加太子太保有恕齋集

寄書兒曹修葺山居

自悔出山誤由來歸夢頻每看客邸月偏憶故園春鳴鳥驚時變叢荒著雨新可憐湖石畔只少白頭人王湛求云

香山詩歌畔屏風花降工幾時曾畫白頭人惟白頭不入畫屏此湖石畔不可少也

凌漢翀一首

漢翀字峻卿長洲人萬歷甲辰進士除福清知

縣選陜西道御史贈大理寺卿

詩話張子野云與寒食埛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花過無影余嘗歎其工絶在世所傳三影之上詠梅者類取材於䟽影暗香侍御獨以無影形容之亦奪胎法也

詠梅

玉蘂含風香砦杖帶霜冷夜靜月冥濛空庭卧無影

明詩綜卷六十五

丘兆麟一首

兆麟字毛伯臨川人萬歷庚戌進士除行人選授雲南道御史升太僕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有玉書庭集

泇河

四月泇河濱運艘千百檥我舟銜尾來偶與同起止八牐閉九日一旬得百里前塗牐更緊閉者轉難啓轉漕四十斛至僅一石爾蔗土勤輸將咽喉實在此一夫若當關萬夫不足恃意外事未然平陂亦物理君相共策

籌庶乎消不軌

文翔鳳一首

翔鳳字天瑞西安三水人萬歷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調伊陽再調洛陽遷南禮部主事調吏部升山西提學副使入為光祿少卿有伊川海日雲門諸集

詩話學有異端詩亦有異端文太青王季重是已

望唐陵

北望唐家十八陵寢園貫主亦相仍惟將憲廟除樵採
不為明皇具禴蒸幸蜀山川幾板蕩平淮天地再清澄
奉先橋首堯山好柏路遐探憾未能

鍾惺 四首

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除行人升工
部主事改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遷福建提學
僉事有隱秀軒集

詩話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孼非必日蝕星變
龍漦雞禍也惟詩有然萬歷中公安矯歷下婁

東之艷倡淺率之調以為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為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為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開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為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再登浦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澹寧所造新城

水上樓居忽有城重來翻覺類新城鶯花每次逢長夏風日無端屬乍晴山對層楹還自若江添睥睨倍多情亂帆屢向烟邊沒去遠參差却漸生

舟晚

舟棲頻易處水宿偶依岑岸暝江逾遠天寒谷自深隅
墟烟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霧疎燈稍著林漁樵
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

送丘長孺赴遼陽

曲突何曾勸徙薪烽烟桴鼓連邊臣全遼三五年中事
爛額焦頭半楚人

桃源詞

商山海上半秦民何獨桃源是避秦滿洞仙人一漁子

翻疑漁子是仙人

卓爾康一首

爾康字去病仁和人萬歷壬子舉人有修餘堂集

詩話去病康濟之才著書等身惜不甚傳詩特霧豹一斑爾

初晴許元昭招看吉祥寺梅

言別長干久相思積雨重忽驚梅欲發如與故人逢入寺幽香遠方春冷豔濃憐君陳傲似相對益情鍾

李東純 七首

古別離

長安百尺樓其戶銜明璫岧嶤入雲中雙闕遥相望明月照玉顔皎皎流素光中夜理瑶瑟纖指發清商初彈雙黄鵠再彈孤鴛鴦淒颷動羅幃餘響激微霜仰視河漢直寒波浩無梁安得高飛翼為君淩空翔

王心一 三首

歸渡揚子江

久客天邊路言歸江上舟山光分遠渚塔影漾中流濤霧籠江樹平沙狎海鷗乘潮片時渡千里隔瓜洲

苕溪

細雨苕溪曲微風渡小航有園多種竹無屋不圍桑語覺吳儂近流分震澤長烏巾春店近白酒熱盈觴

方震孺一首

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歴癸丑進士除知沙縣擢湖廣道御史巡按遼東被逮下獄崇禎初特

釋歷官都御史廵撫廣西

丁卯中元余在繫經三中元矣

黑海中元三度過青山一望淚滂沱浮生幾日尋衣食

鄉夢頻宵怯網羅心上盂蘭依古寺天邊墳墓近淮河

荒原秋草知蕭瑟況復傾巢江上波

明詩綜卷六十六

方大任 三首

詠懷 三首

徘徊芳塘上微風翦輕波連岡蔭青松仄徑冒綠莎是時秋正深秔稻蕃陂陀腰鐮朝出隴捆載夕歸家烏雀啄場圃牛羊散巖阿曰余無立錐鼓腹行謳歌拾穗甌窶閒一飽不願多嗟彼攘攘子鼎食終如何

孔雀游赤霄斗角何由觸麒麟可縶羈為犬羊辱伊余類窮猿投林不擇木悠悠長傍人顧影傷局促百鍊忤時好繞指乖素欲犁鉏儻可給誓息西山麓

方孔炤四首

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歷丙辰進士除嘉定州知州調福寧州入爲兵部員外歷郎中魏忠賢欲兄子良卿爲伯執不覆削籍歸崇禎初起尚寶卿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忤楊嗣昌坐兵敗繫獄嗣昌死屯撫河北卒門人私謚貞述先生

新設屯田

廟議既不與屯田徒有名河北山東地水利難與爭當

先布賞格有司乃奉行隱覈召民種亦須三年成吁嗟
恐不及不如先議兵兵既不如議田亦何由耕

密議歎

楚人歌秦人舞楹桯衣傳兩杖鼓殿上伏機多危語密
議知與外廷忤外廷不知乃連章以為朋黨飛嚴霜

謁方正學先生祠

鍾陵松栢對蒼蒼近代南山祀太常寧可紙灰埋十族
不將銘志屬三楊髡緇江上人何在縞素軍前獨發喪

斷事只今依俎豆吾家書種託門牆先五世祖諱法中洪武應天己卯舉正學先生門為四川斷事聞難投江令補祀表忠祠

和客傳言

多選中涓辦隊裝明光甲片日爭光原來第一安邊策只在新開内教場

張瑋二首

江行宿淺灘

千里江流此一灣暮潮落盡柁師閒脩脩蒼荻鳴踈雨

隱隱玄雲列遠山波靜自知憑岸穩官慵肯厭客塗艱

朝來晏起迎新旭秋月秋風興不慳

沈德符八首

天啓宫詞三首

白騾唐代御玄宗賠後將軍始受封爭似生叨三品料

驪駒賜號小烏龍

鄭士奇一首

士奇字平子嘉興人萬厯戊午舉人署臨安儒

學教諭遷知贛州興國縣以耳聾告歸有松牕老人稾

釣臺懷古

擇地逃新室披裘對古人星原占是客帝豈得而臣瀨急迴潮信壇高背釣緡不知梅福女偕隱幾冬春

姚希孟　三首

希孟字孟長長洲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左贊善左諭德出為南京少詹事贈

禮部右侍郎謚文毅有公槐響玉棟門沆瀣秋旻文遠循滄松瀴伽陵風吟等集陝皇十六先生詩存容雅麗有館閣風度

詩話泛系將定思陵發泄祠稱頌諸疏申命內閣詳閱限以數日碓議來奏輔臣難之求助於文毅文毅中夜不寐周步堂中其容周生進而問公公語之故生曰某於乙年中逆知魏容之必敗以諂附諸臣分別其罪自謂無適情公取而推衍之可乎公覽之擊節稱善次日進於輔臣皆以為當據之入奏生吳江人或曰秀才永年安期或曰永年之弟永言安仁也爰書既定天下咸服淩遲處死者二人擬斬者二十五人充軍者十一人贖徒者一百三十一人冠帶閒

仕者四十四人雖有涸

轍然吞舟之魚鮮矣

送齊越石守紹興

萬壑爭流處溪山屬剡東扁舟仍雪夜五馬自春風官舍朝飢滿人烟夕照同蓬萊讓仙吏安坐翠微中

謁景皇帝陵

低回往事未堪陳誰抱遺弓泣紫宸遥共裕陵今夜月可憐郕邸故園春朔方老將黃沙苦西市尚書碧血新陟降在天應不遠蕭蕭松栢卧麒麟

秋感

秋客已到菊花枝閉户蕭然誦楚詞憔悴江蘺人不見滿庭涼月照相思

明詩綜卷六十九

費元禄 一首

元禄字無學鉛山人有甲秀園集

勞勞亭

八月金陵秋氣涼勞勞亭畔立斜陽誰家別淚沾紅袖
幾處秋風起白楊沽酒城邊頻繫馬聞歌道上總思鄉
古今不盡東流水多少行人為斷腸

梁有譽

有譽南海布衣

寄贈瞿將軍

短髮蕭蕭鬢是冠獨將詞賦老江干停杯却憶西征路
一片青山戰後寒

逯希韓一首

希韓竟卯人

山居

白髮山中老瓢然遠世囂泉流分燕尾詩稿束牛腰笑傲花三徑酸甜酒一瓢披襟坐明月席地話漁樵

明詩綜卷七十

唐時升十首

時升字叔達嘉定人有三易齋集 王辰玉云叔達五言古高閒遠淡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隨州間

詩話嘉定四先生詩文要當推叔達第一長蘅子柔且避席矧孟陽乎或者謂其放筆而成繹其辭乃追琢而出者由其欲伸孟陽故有意抑之爾

園中四首

鬱鬱千尺松所憂斧與斨離離三寸草所患牛與羊聖賢逢濁世處身復何當高明畏摧折忠信虞毀傷禍福

誠無門天道寧有常幸逢小豐歲得飽無太康謹身以
節用暇則談先王為善實良圖敢謂有餘慶
鶴鳴在林樾山谷有遺音置之闤闠閒三載如病瘖禽
鳥自有適人亦自有心嗟余實鄙夫翰墨非所任廢書
動旬月篇籍凝塵侵唯於場圃內時時發長吟澹如酌
玄酒鏘若調素琴為語二三子幽賞宜共尋
魯國有嫠婦太息有餘悲豈惟憂宗國我愛我園葵憶
昨三韓外六載懸王師太倉三百萬輦送滄海湄今聞

五將軍肆伐西南夷狐兔戀窟穴此豈關安危傳聞中朝議何當恤瘡痍戎車久不駕今且數驅馳六軍百戰後但恐中土疲吾聞聖人言佳兵不可為

梅實須五春橘實須六秋人命須臾間敢保數載謀鄰叟笑謂余君言何謬悠苟非勤封植白首見無由因思包山麓終日長夷猶既無買山資曷不營故邱樹茲歲寒姿散布林塘幽繁英媚雪下美實隨霜收豈必黄髮期會見蔭平疇叮嚀語挈子籬落須綢繆

阮氏還居尉氏

阮公嘯詠處千載思其人白雲在天際窅窅不可親嗟哉大賢後風流尚未泯卜築丙舍旁臨眺蓬池濱賸彼松栢古庇此榱桷新我有一尊酒助子霜露晨路遠莫致之眷眷含悲辛不知古戰場猶有劉項塵詠懷如有作寄我開心神

宿直塘

雨後稻粱好霜前魚蟹饒密藤全隱壁枯柳卧成橋樹

裏方為市籬閭暗上潮田家秋作罷燈火各相邀

漁陽

住久漁陽郡朝朝望白檀朔雲秋色早邊月夕光寒館伴能番語降軍學漢冠人傳魏武帝於此破烏丸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覲

繡衣持節出長安南入牂柯路萬盤重箐濕雲常欲雨點蒼晴雪不知寒登車自埽豺狼跡遇客爭彈獬廌冠遥憶樹頭新酒熟刺桐花下正承懽

田家即事

横塘潮急進船遲菱荇纓絲罥釣絲荷葉覆魚先入市青楓渡口曬鸕鷀

舟中即事

風卷黄河兩岸沙中流艇子一時斜故園柳絮應飛盡河北行人見雪花

程嘉燧八首

嘉燧字孟陽休寧布衣僑居嘉定有松圓浪淘

集

詩話孟陽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如此伎倆令三家邨夫子誦百翻兔園冊即優為之奚必讀書破萬卷乎或者以為深憋何李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為詩老六朝人語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得毋類是與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錄得八首

平望阻風

驛路連吳近鄉音帶越稀寒流捎宿舸夕浪急風扉旁市求魚入鄰舟得酒歸微微掩明燭伏枕念無衣

送叔達之錢唐

夜雨維舟數秋風解袂輕相逢留客住同作送君行月色湖中寺潮聲江上城知君游賞處相念若為情

四明徐匯陽莊太峰余泰靈秋盡先後別歸送行

相逢多別酒歸路欲何之江水曹娥廟湖山賀監祠鄉愁兼雨重旅望入秋悲儻憶江東侶論文復幾時

七夕懷平仲揚州

江邊一別兩悠悠湖上相思且滯留千里星河同此夜

廿橋明月自三秋無由結伴還鄉國況欲因人作遠遊潦倒更於何地會見君空巳雪盈頭

送徐女廉之無錫

黄姑灣頭梅乍香黄婆墩邊柳漸長但看音信連三月誰道風烟不兩鄉

雨中過伎家飲書贈陳翠

紅樓細雨燕飛斜玉面珠簾相映遮三月江南春色盡却行江北見梅花

憶金陵

青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壚何處蘼蕪最相憶繅絲風雨暗西湖

崐山響梵閣懷季常上人遊九峰

袈裟相伴踏清秋健即閒行嬾即休記得罷琴吹笛夜雨中茅屋小如舟

董斯張十二首

葛鳩作二首

鵂銜朱柹墜秋坡竹筧疏泉帶碧莎野菊滿頭山下女也能學唱采茶歌

吳門道中

柳花片片拂船牕雪點湖田鷺幾雙數到明朝寒食夜半篷殘照過吳江

王　醇二首

醇字先民揚州人

書事

狼烟夜照大安戍彍騎夜縛將軍去駿馬馱金曉牘歸

正陽門底捷書飛

題馬湘蘭畫蘭

氷綃宛是湘江曲寒映秋芳數枝玉能使湘靈愴别魂

瑶瑟泠泠怨秋緑

何允泓四首

允泓字孝穆常熟縣學生

詩話孝穆詩頗

欲崟不沿時習

讀岳忠武傳二首

傅張不得終經制傅亮張所韓岳何勞更枕戈戴主空傳之建業建炎間時幸平江建康亦載木主以行行宮漸侈似宣和班朝清海成三恪金每朝會以天水郡侯遼天祚劉豫為一行振旅朱仙泣兩河惆悵一生匡國計止餘遺草泣孫珂

戰血横吞直指燕秦垣心腹祲方纏將軍河上空爭地丞相閨中善格天檜誅公用王夫人策格天閣高宗書以賜檜蚤有雕兒貪厚餌軍中呼王貴為雕兒尚期龍府醉諸賢張秦總是明經客何

但書生拜馬前

讀元遺山集

滄海橫流著此身中原天日照纍臣明昌大定三生夢欽叔希顔一代人野史亭中遺汗簡讀書山下起埃塵幽蘭灰燼今何在千載空餘老角巾

讀張光弼集

畫省無心久握蘭西湖花月一叢殘共傳軍府題詩客肯作吳藩入幕官楊柳花時頻縱酒牡丹開後獨凭闌

最閒園裏徵歌處江左三人管幼安

明詩綜卷七十一

文震孟 二首

夏日園林

境乃同搖落人猶是勝流即今便高卧未擬賦窮愁家
傍要離冢門迎范蠡舟孤蹤安可定浩蕩五湖遊

陳仁錫 一首

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啓壬戌賜進士第三授編修累遷南國子祭酒追謚文莊有無夢園集

詩話吳中甲第之盛前數嘉靖壬戌申文定王文肅同郡人後則天啓壬戌文文肅陳文莊同縣人兩公皆老於公車晚始登第而文莊為先文恪萬厯丁酉所拔士至壬戌復為先公所錄及殿試則先公又充讀卷官蓋三試皆出先公之門亦異事矣文莊以不肯撰䰟璫鐵劵文落職可謂不負科名詩非所務一變染指未為不知味也

中秋

月華冷于霜水白已成路宿鳥静不鳴羽毛紛可數

方逢年二首

乳洞口水碓

陟阿采玉芝浮澗拾瑶草野碓竟日舂誰識是龍腦

蕭士瑋五首

寓意

誅茅宜楚地無如廬阜美五步一溪雲十步一溪水

月夜西泠橋

霧鬢烟鬟逐處嬌輕風著面酒初消月明故國三千里

人在西泠第一橋

黄景昉三首

景昉字太穉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升少詹事以詹事掌翰林院尋以禮部尚書入直東閣加太子少保戸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

詩話相君務去陳言專尚新警其近體尤雕繪如侍楚王宴云隆準衣冠高帝後夥頤宮闕大江濵登太和絶頂云天野星躔包兩戒國朝嶽瀆視三公南臺燕集云仙家閬苑琉璃浦禹貢

揚州篠簜田贈友云少從魯國稱男子家近茅山得異人壽樊叟云公餘揮子燒松液酒半材官舞蔗竿集北郭草堂云誰邀玉珮神仙客自唱清歌菩薩蠻答友云枚叔賦游梁上苑伏生書重漢西京寄友云以吾一日長乎爾如此三星粲者何要不作沿襲語

未央瓦

客來移甓漢時宮丞相經營想像中武庫不隨蛇劒火鄴城空貴雀臺銅猶餘龍虎真人氣未蝕蟲蠹累代功敢向玉池輕點染更無雄句似歌風

何太常悌邀步南郊觀圜丘享殿齋宮諸制恭述

皇矣穹窿廣君哉制作殊改絃歆世廟分祀別留都日
練金支秀春回華蓋趨竹宮靈放悳羽客韻虛無繭栗
三犧用瓜華百末敷篆烟颺鬱邑影入珊瑚富媼壇
仍峻高皇座稍隅殿詢公玉帶庭接鬼臾區憶昔陪清
蹕于茲饗大雩烏銜齋餟素沙點布袍烏重許窺閶闔
須知辨濮瀘帝真雲漢主天轉斗牛樞禁地人雍肅祠
官汝敏膚秩從吏典禮倫始契司徒誰獻河東賦空吹
冀北竽戚干容肄雅卿景合賡虞

書事

内家騣括馬騾車火綫葦簾製也疎誰遣圍扉中夜啓

鋃鐺又及老尚書

明詩綜卷七十三

張采一首

采字受先太倉州人崇禎戊辰進士除臨川知

縣升補禮部主事

靜志居詩話粟東二張狎主復社盟書吉士身後詔求遺書通邑大都家守其學儀部名雖少遜然里門作志留都議禮考文徵獻比於吉士功多

九日同于常東郊即事

郊行尋野勝秋遠菊花天溝曲初移逕溪深好放船冷楓當岸落高栁隔籬穿試共登樓望寒城起暮烟

冒起宗一首

起宗字宗起如皐人崇禎戊辰進士除行人升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僉事遷

湖廣布政參議

同年朱泰符過訪衡陽余已遄發襄州矣吾兩人同一不偶乎

秋老蒸江獨鴈飛相思命駕重依依久拚歲月頭俱白堪笑風塵事益非地主忽從交臂失天涯安得竝舟歸兼聞親舊多顚頷悵望鄉關淚幾揮

葉重華一首

重華字德玄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除工部主

事尋改禮部歷員外郎中出為浙江布政司參議轉河南按察副使遷山東廣東參政

從軍行

呉鈎雪色滿天山血戰黄沙萬里還但願畫圖麟閣上不須生入玉門關

張溥一首

溥字天如太倉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有七録齋集陳卧子云天如忠愛誦孟門行可見一班卒後而動聖主之思有以也

詩話天如狎主復社以附東林聲氣求龍集鳳會一言以為月旦四海重其人倫書晷刻而百函賓書晝日以三接由是青衿胄子白蠟明經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為柳伯騫所識勝於筩金列郡人文一時風尚口談朝事案置漢書頭包露額之巾足著踏跟之履和歌下里擁鼻東川俄而哲人其萎踐康成之妖夢天子有詔求司馬之遺書黨論日興清流醸禍周之夔彈之於始阮大鋮阨之於終而邦國因之殄瘁矣

孟門行

雙絲繫玉環宛轉生光澤本以結同心何知反弃擲君家美酒琥珀光紅顏少年坐滿堂酒酣意氣不可當君

家玉堂盛孟門孟門深谷無朝昏中有美人嘯且歌仁義結客客自多相與醉君金叵羅黃雀銜環報舊主畏君彈射遠飛去夜深孤棲城北樹李舒章云得崔顥之神

張明弼一首

明弼字公亮金壇人崇禎癸酉舉人揭陽知縣有螢芝集俞右吉云公亮經生垂白始領賢書遇一人知已津津不置

金陵送胡常之歸九華

目極秋江隱碧山九峰想像有無間孤舟此去同息鴈

知宿蒹葭第幾灣

陳宗之十一首

擬陶二首

藹藹堂前木時至忽成林首夏方澄和凱風散幽襟我愛白日靜觸物每微吟息影盤石邊時鳥懐好音鼠壤有餘蔬東醪聊自斟雖無高世軌撫已安夙心先師有遺言謀道匪自今已矣何所羡林栖豈在深

人生無定轍榮辱隨所遭豈無賢達心屈跡沉蓬蒿老

萊安葭牆仲由甘縕袍較量軌迹間與世竟孰高不恥一身乏所傷生民勞風塵暗畿甸溝水事桔槔清夜起長歎念之首重搔安得田子春節義稱士豪雅志雖未申良足媿滔滔

傅　巖二首

巖字野倩義烏人崇禎甲戌進士除歙縣知縣擢江西道御史有花巢詩槀

庚辰元旦

曉起看雙鬢居然比昨非趨朝人語早掩幔客來稀酌酒分居後傳柑秩尚微遙思故鄉會是日定春衣

姑蘇早發

吳閶西去片帆輕野樹微茫水國平一夜櫓聲搖月影不知枕上過菰城

文德翼一首

德翼字用昭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除嘉興府推官擢吏部主事有燈巖詩集

池口阻風

伸脚篷牕西日移打頭蘆渚北風吹沿城路僻多蚊蚋到夏江深少蛤蜊山色杳冥歸謝朓笛聲惆悵憶桓伊頹年自笑滄洲客破浪那能萬里期

萬泰 四首

泰字履安鄞縣人崇禎丙子舉人有寒松齋稾

詩話孝廉鉤黨頋厨士林圭臬兵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其最著者斯大充宗斯同季野也詩多清商變徵之音羊城旅懷等作見者十手傳鈔其云廣栁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

巫陽舟經彭澤竟客死
舟中識者以為讖云

客中初度

朝來虎阜攬春暉矯首林泉興不違故國青山殊自好王孫芳草幾時歸遙將兒女庭前淚灑入江湖客子衣舉目傷心歌舞地多情楊栁故依依

釣臺有感謝臯羽遺事

當年君哭文丞相今日吾來當哭誰暮雨寒潮楓落後朔風極浦鴈飛時兵戈未得書生力草澤偏懷故主思

如意一聲天地裂淚痕千載濕江蘺

留别董西來

客塗相見即相親總是凄凉夢裏人且喜何郎能似舅不妨綺季未稱臣睢陽城上三生淚無定河邊後死身惆悵天涯分手處秋高一鴈落江津

冬夜偶坐作

有客挑燈夜賦詩魂消雨雪歲寒時黥婁私謚稱康子文舉人推是大兒落日江邊勾踐國春風湖上岳王祠

尚然老健堪容與耐取青松百尺枝

張昉 二首

昉字于東一字匏客商邱人崇禎丙子舉人有

匏客遺詩

詩話匏客多憂生之嗟其詩原出老杜

晩行

客路寒山暮居人各掩門荒城餘古驛落日滿前村世

亂家難料身微命敢論烽烟回首處原野已黄昏

武陵原

逺害當年早深山共卜居家耕無賦地人讀未焚書父老衣冠古兒孫禮法疎咸陽三月火不到野田廬

明詩綜卷七十四

陳繼儒 三首

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有眉公全集

靜志居詩話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之佳惡冀其一顧市骨並者如赴墟良史推場品書畫者必求張懐瓘估價肘有兎園之冊門闌鶩羽之車時無英雄互相矜飾

其至吳越布皆被其名寵妾餅師爭呼其字今遺集具在未免名不副其實焉

月下登金山

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洲有鴈聲

春日訪殷東皋

櫻桃花開春可憐何處游人不放船却羨白頭殷處士鵓鳩聲裏獨耕田

山居雜詩

青草湖邊白石西竹籬茅屋酒帘低飛來飛去雙黃鳥

不到濃陰不肯啼

邢昉 三首

昉字孟貞高淳人崇禎諸生有石臼集 陳伯璣云孟貞詩無一暢懷語讀之令人增感

聞亡女訃寄內

垂老常嗟别書傳江漢稀青鬟憐弱息秋草忽同歸多病愁難共還家興轉微尚餘殘淚在相對灑牛衣

月

偶聽烏啼漏未殘小池氷合夜深寒最憐一片霜天月已是離家十度看

口號

蜀江船不到三巴湖南船不到長沙滿地干戈關塞裏行人那不早還家

明詩綜卷七十六

金聲 一首

聲字子駿嘉魚籍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山東道御史參軍務升山東按察僉事復起修撰有集

送雲莊師至吳門

斯文未墜地夫子獨栖遲論易真傳在從先與俗移片雲常自遠孤鶴去何之別後時相憶雲山不可知

吳應箕 六首

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于難有樓

山堂前後集　張爾公云樓山人文似陳龍川詩旨頬屈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

詩話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崇禎中預慮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哭具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剥復録十卷留都見聞録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録二卷具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萇弘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歡聞曲

歡欲聞儂歌儂意忽不樂寧使歌未終不忍歡淚落

練鄉勇

舊營非無兵府亦役健壯何如更選士不戰使敵創我聞逐賊師老弱遷轉餉馳騁梁楚交賊來不敢抗過掠虐貧民氣驕陵主將官兵終驛騷鄉勇新跌宕古人驅市人披靡隨所向今匪素拊循信以死長上里胥日催督閭閻相耀誑兵怒不可遏塗膏餉資仗區區賦幾何歲亦五千兩

悼吳門文相國

相國信公裔大庭遭遇同金閨十五載凜冽標清風一朝邁爰立身通道反窮時方工謡詠安能久置公去國懷明聖憂心日忡忡黯淡吳閶邑淒涼象緯中斯人不可作世已摧華嵩

何以

何以使兵消莫如加派餉何以使賊平莫如官兵撤不見十年來請兵日不絶兵多賊亦多未見一賊滅賊去兵肆掠賊來兵不截撫軍飾啞聾鎮帥類蹩躃塘報習

爲欺上下徒牽掣終年庚癸呼竭盡民膏血我皇至神
武羣臣亦憂悩事勢久凌遅相戒有卷舌雖我懷區區
天遠何能說

蘇州行

鱄諸要離死已久墓旁宿草兼衰柳斯民三代直道存
肯使端人畀虎口諸生大哭軍門前百姓呼號奮徒手
須臾縱騎鳥獸奔天子之詔吾何有爾時官長汗浹背
縲臣夜半單舸走民間訛言層一城聖人憫亂殲渠首

嗚呼天下幾蘇州藁葬五人名不朽

耕田苦

耕田苦耕田苦插秧三月令無雨吳中水利半人工十里九見翻車舞一車灌田畝二三一車用力人六五水田高下不相及置車銜接凡數部晝日扉水水盈寸南風復吹作乾土戮力安知晝還夜赤體相對子與父下濕上炎背欲裂前呼後和聲邪許東南歲輸四百萬那知粒粒出脛股桔槹幸有古人師不然滿原成薄鹵嗚

呼耕田之苦難比數有苦不聞動官府中原鉏耰化爲兵下邑催徵尚如虎

明詩綜卷七十七

袁繼咸二首

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除行人選授廣東道御史謫行人司副升禮部主事由員外郎出爲按察僉事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副都

御史總督九江軍務有六柳堂遺集

張爾公云
臨侯曾祖

魯訓中成化丙戌進士仕四十退隱不仕慕陶靖節自稱六柳居士且臨侯以此名其集也

詩話侍郎處危疑之際內抑權姦外調重鎮備極苦心晚授命於京師堪與左仲及比烈若江州之焚倉猝不能戢將士當非其本心近見野紀有述公歸命 本朝者殆由傳聞之誤也單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為嬰弗克為臼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靖獻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號泣旻天撻之不怨晉陽之甲豈可訓哉既被擄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

袁山侍郎自號也

讀謝皐羽西臺慟哭記

南方有朱鳥飛中虞人絃飼以金精粒對之不下咽粒味豈不旨不如南土泉黄冠志弗遂碧血流濺濺有客感意氣慟哭西臺顛擊碎鐵如意悲響震嚴川歸舟不成寐髮鬅語燈前嗟彼積翳羅我非雀與鳶夢炎何足刺知已殊未然周粟不可茹箕疇曾未傳生死良非苟忠孝各自全謝子幽明契聊以祕懷宣言罷倏不見月明高在天

至日感懷

葭灰吹律動長安猶記衣冠拜紫鑾此日近臣新寵澤貂裘駿馬不知寒

吳易 九首

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有東湖唱和集

詩話崇禎之間風雅凌替古風尤置不講日生舊跡松陵埔六公詠原本杜老八哀之作是時第知卧子有起衰之功然卧子豈綽日生戊削各有其長

六公詠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抱膝當時危懷古存匡濟英雄與世徂風烈恐衰替我思靖遠公振翮全盛世踴躍弓馬間談笑布軍勢甘凉始出鎮肅整戎伍氣張筵斬懦將股栗衆相視一舉平阿台河西晏亭燧麓川肆作逆公又決大計鎖甲金兜牟照耀宮中賜長驅展方略奪險扼吭背指麾風霆奔戰象失精銳萬古金沙江不聞漢兵至江枯石碣爛羅

拜帳下誓凱歌萬里入勞使千里出不有爪牙臣何以正神器龍蛇壯士節蛙黽腐儒議嗚呼三征南丹書在苗裔

威寧伯王襄敏公越

威寧熊羆姿高視氣敵萬脫略繩墨外勇智走飛電大廷吐奇言排閶怒風旋威聲動異域瓌特震所見目屬臂帝心短袂故上殿帝曰快御史為朕將而弁所部皆鷹騰公也身搏戰擣虛握勝策入穴虎乃困一炬紅鹽

池氷天千帳燭烽銷玉關烟雲卷陰山片轅門正高會
琵琶奏哀艶戰士挾春姝傾使死力賤谿達寵豪英出
沒神鬼眩丈夫重勲名志豈在鐵券絶塞縣孤臣中援
何足玷慘淡黃金印零落白羽扇風塵暗不開北顧撫
長劍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文成王佐才星獄氣突兀資神道無餘童穉挺英越訪
客絶塞游獷騎角馳射睥睨山川勢志蓋燕然磧縱橫

五十家既長稍折節空濛九華雲浩蕩南屏月以茲洞
儒宗興義大闡斥精微續聖系餘緒贊帝業運籌羣盜
間飈焱百巢滅神龍無安翔金翅縱高掣逆旗蔽西江
妖星射金闕公時擁上流安危視縣髮隻手提天網雷
轟走飛檄指顧縛元凶九廟初安帖煌煌再造勛不得
身獻捷帝閽紛狼狐八荒置牙孽非公燀威名乾坤免
頽疊控制仗兵符中樞洵雄哲吁嗟營青蠅功大賞故
阨論道羅豪賢恬澹謝矜伐崩迫戎馬際講席每不輟

中興劇南顧元老再秉鉞六字蛟螭蟠千年銅柱圻漢儀燿百蠻灑淚思田碣威寧赫遺劍伏波愾廟謁乃知非常人洞達神爽接我生世未遠恐懼壯猷歇戲靖竟何人中原日流血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郭公武定孫神駒渥洼好十齡走健筆歘吸振奇藻動徹春秋義兵法腹笥了安危與人出所以莫皇造英宗北狩初決機一何早黄麾擁翠蓋痛憤居庸道紫微為

盪搖柱極西欲倒我公奮孤撐乃心協少保國也今有
君揮血視清昊巀嵲雲中城虎豹鬱相抱崩騰萬馬陣
擊衆每用少猿臂捷有神鐵甲晝穿縞揚石雄軍聲鎖
鑰貲電埽攙烈天網翻槎枒地龍繞豈多三軍力遂爭
造化巧詩看横槊賦檄倚馬上草排宕非常姿灝氣秋
空轟高詠戰場篇寂寞風流絕

少保戚公繼光

大將東南誰戚公真鷹揚雄情恣捭闔祕策揮陰陽凤

奉纂履訓更見經術詳結友傾賢豪文采殊頡頏曉達三門流以律師所臧龍鳥追武侯衡軸通軒皇變化開精心什伍為鵞鸛島夷蹂南土兵氣慘不張閉營百日練戰力虎士強疾埽溟波平受鉞總薊方不戰而有備十萬環偏廂速馘振華夏定策為周防亭障雜星羅旌旄蔽日光東倭遂斂跡西域亦來王款關四十年戎馬不敢颺伐暴貴上兵功豈必戰場竟無通侯賞坐使壯士傷時平武略絀世亂智勇長問彼登壇者曷以愜我

疆

都督俞公大猷

文武道不殊自古惜灌絳俞公萬夫雄倜儻亦儒將讀書當陽亞雅歌祭公上開谿延攬真沈靜韜鈐暢公師趙布衣手畫風雲狀貫穿十八勢方圓識所栩瑣瑣部使者叱咤故庸妄冦憑舟山劇策恃横海壯洪飈排烈風壯氣噴高浪艨衝百丈城大艇千軍帳蛟宫覆絶島鯨波赤溟漲幕府害讜言不得功罪當奇績屢見攘塞

默秉謙讓及乎雲溪役搜剔窮菁嶂遂憑死間力老謀
一摧盪封侯數則奇無領空殊相詎多驅除才大受足
忠忼國恥令未雪元戎況飛颺豈無幽沈士屹然安危
仗蒼茫鼓鼙思駕馭必英匠

東湖雜詩二首

百代傷心地風烟莽不收江山一弔望吳越幾春秋鴻
鴈青楓渚芙蓉白露洲霸才今寂寞何處問扁舟
禹蹟今何在蒼茫水國開山趨天目下日湧海門來笠

澤橋如帶淞江水似杯東南輸輓盡鴻鴈有餘哀

從軍行

已分沙場報國恩身經百戰滿創痕但教死去圖麟閣不願生還入玉門

陳潛夫 一首

潛夫字玄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榜名朱明後更馬除開封推官擢監察御史江東下率妻妾投水死

絶筆

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媿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衆人迴車予獨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如有封疆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痒授以巡方繡衣北莅惜也諸

姦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賍絡要圖置之罔遂
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甘旨莫承遺
書淪廢我哀方盈姦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邸第圍墻
幽憂冠氣猝至甸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飄零請兵于
會名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粻皆予自備血戰江干
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
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偷生
何貴拜别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

義千古如是

張國維一首

國維字其四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番禺知縣選授刑科給事中轉吏禮二科升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以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尋遷兵部尚書坐劾下獄崇禎十七年春起原官督餉直浙後死于難

登釆石贈諸將

月明橫槊倚層峰宵柝風飄和梵鐘舊是開平買勇處

諸君努力此書庸

陳函煇 一首

函煇初名煒字木椒臨海人鄉舉後改今名更字木叔號寒山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以疾乞歸自縊於天台雲峰寺有寒山集

譚梁生云木叔真率自矢不假藻飾其詩十九贈僧信手拈出使人有才多之憾

劉伶卷

有酒宜成頌知君恥獨醒回車經巷口荷鍤信丘冥死豈人難得言猶婦可聽閉闔當日飲想像只忘形

傅冠 一首

冠字元父進賢人天啓壬戌賜進士第二授編修歷侍讀中允諭德祭酒少詹事詹事掌翰林院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有寶綸樓集 陳皇士云公詩清華典贍有唐人風 詩話傅公造格矜莊潤色閎麗去臺閣體不遠

早朝

西山爽氣接蓬萊紫殿光摇曙色開五鳳忽銜丹詔下六龍時駕袞衣來班聯禁地三台近樂奏鈞天萬舞迴聖主殷憂方借箸趨陪媿乏賈生才

朱繼祚一首

繼祚字立望莆田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事禮部右侍郎進尚書入東閣後死于難

絕命辭

嗟予生兮不辰逢慘禍兮攖身乾坤崩隤兮陸海為塵日星掩曜兮萬象沈淪人誰無死兮鴻毛泰嶽惟其所處兮殤延彭促旦夕畢命兮去將安之夫妻子母兮不得相依上告蒼天兮鑒此微詞雖為虀粉兮甘之如飴千秋萬古兮誰其予知與化俱徂兮於戲噫嘻

揭重熙一首

重熙字萬年臨川人崇禎丁丑以五經成進士

除福寧知州有蒿菴集

詩話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黃文史以作全場五經題領解迨天啓甲子龍溪顏公茂猷亦作五經題謄錄官惜其才而嫌其違制止謄四子書義三篇易義四篇以入同考官祁公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為五經也崇禎甲戌會試以知貢舉林公釬言士子有作五經全題者得俱謄進允之於是顏公中式禮部刊會試錄特旨命題顏公姓名於第一人李青之前蓋異典也至十年丁丑則臨川揭公重熙十六年癸未則嘉興譚公貞良慈谿馮公元颺武鄉趙公天麟皆以五經舉鄉會試又萊陽宋公瑚十二年巳卯亦以五經中山東鄉試此科場盛事予在明史館分撰文苑傳擬以顏揭譚馮數公合作一傳既而放還不果念數公皆典負科名述之詩

話葉後之載筆者或有取焉

過釣臺聞晉撫蔡公訃哭之有感謝叅軍遺事漫賦

天星俄落晉陽軍路出西臺恨欲吞留得竹根如意在化為朱鳥也招魂

曹學佺 四十二首

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歷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移南大理寺副轉南戶部郎中出為四川右

參政浙江按察使降廣西參議遷陝西副使留任桂平道天啓中除名爲民崇禎初復官不赴家居殉節死有石倉全集

葉進卿云能始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韋其古沈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絶其初爲衆所譏久而世稱之　周方叔云先生力追正始響逸開元正如皎月素波清粼自別　朱彝尊儀云能始天才典贍研討精深軒輊三唐吐納漢晉鎔境必似造語斯真氣峭以潔而操調極平意鍛以鍊而摛辭若樸興會所至神情獨往

詩話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諸家稱極盛微嫌尚沿元習迨宣德十子一變而爲晚唐成化

諸公再變而為宋弘正間三變而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變而為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為楊陸所趨畀下竟陵八變而枯槁幽冥風雅掃地矣獨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自十才子後惟少谷小變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謝在杭徐惟和輩猶然十才子調也粵自五先生後惟蘭汀小變而歐楨伯黎維敬區用孺輩猶是五先生之調也能始與公安竟陵往還唱和而能皭然不滓尤人所難

雪桂軒花開得語字

桂樹山之幽予昔擇而處顧此山中雪盈枝何楚楚去歲花開時山川蜀道阻臨風秪相思馨香落何所暮春

歸林下棲息淹時序月明花正發露下清且滑飄飄入
人衣採摘盈筐筥料全久要義形影盍相與隱者信可
招胡䰟騷人語

林守易以新舫載予同游鼓山

木蘭舟既成圖書載亦備匪資登山興疇信涉川利渚
花垂岸縈沙鳥近灣戲浪洶峽門束帆側巖影墜密林
屢移邨埭鐘遥傍寺微月出浦口澹然見游思

出郭别陳振狂將以暮潮解纜發之九龍

翩翩雙黃鵠矯矯雲中飛疾風一相失奄忽東西馳眷此同袍友恩義無乖疑春華不久榮秋葉乃多萎念當晨行役攬涕從此辭往路何浩浩乃在瘴海涯答言別故林與子同一時方舟夙已戒利涉臨余斯斟酌盈觴酒各致平生私景光不相戀良駟終難追攜手念已遠出門視多岐凡影但俯形一失俱相離幸言懷明德有如渴與饑心為道路樞安得不自如慎哉各努力勿負歲暮期終當續古懽為樂猶未遲

峽口逢陳幼孺

出門識別苦登車愁路長峽口斷地脈南北遥相望僕夫停具綏川廣限無梁仰視浮雲馳鴻鴈同翱翔方舟未云涉矚險先傍徨道逢相識人乃為心所當上言長相思下言適何方屏營周路側原野何茫茫安得盈觴酒與子同酌嘗大義亮金石俛仰鬱中腸吾欲展此曲列坐無高倡執手惜欲别險阻誰相將此水淺且涸離憂方可量命不與願俱悲為參與商羡歎雲中鵠比翼

歸故鄉

夜宿迎仙館

扶策入名山幽奇恣心賞嶺路鬱且紆投林日已曭修渚留餘光玄廬此開敞止宿無別緣烟霞集吾黨以兹流水喧遂致衆山響明月襲具輝盈盈照帷幌幽人有遐夢夢到羲皇上金雞遠樹號東方色微朗晨起不及炊浩然乃長往

喜雨同茂生作

在天有常度雷鳴雨可必奈何轟然聲未見涓與滴祇言他山暝轉為日氣逼久之稀渡河而後月離畢天澤若王師奚為後我及禽眠枝上起蝸涎瓦間滌秋至農可望晨興厨充食祇恐懸河傾明朝溪路澀童子報平沙離岸已數尺

雨中過柳陳父看杏花陳父時有檇李之游

君家住近瓦官寺金陵城中最僻地向來名作杏花邨花開始有游人至此時結伴過君家歲歲年年成故事

花枝雖不用錢買濁酒應賒為客醉客醉看花倒接羅

瀟瀟微雨踏成泥枝頭莫惜終零落明日東君渡浙西

棲霞寺

入山已深邃初地化為城古塔無全影疎鐘尚舊聲佛龕沿嶺鑿僧舍傍泉成怪昔梁江總幽居斷送迎

得張林宗書

三秋望不見此日寄來書簡略無餘字蕭條慰索居何嫌知我少惟恨與君疎安得秦淮水能通浪蕩渠

病中思歸

累雨山寒重今春花事稀長貧那免病百好不如歸海樹遥闉嶠江津黯燕磯故園猶有路夢裏已多違

蕪湖

客問鳩兹地蕪湖七里長春秋無義戰呉楚混封疆館驛臨江左僑居盡洛陽猶餘赭山石㓜屬古丹陽

由鴨欄至巴丘登岳陽樓

欲問巴蛇冢先過鬬鴨欄山名天岳固湖取洞庭寛郡

邑如沙聚帆檣若樹攢平生懷曠達今日遂游觀

山路雜興

瓦井尋何處沙溝苦欲崩斷碑猶有寺乞食即無僧山勢開仍闔天光降遽升平生懷勝癖遇此乃飛騰

木瀆過黃伯傳宅

已失横塘路仍逢木瀆橋夕陽湖正滿春草岸俱遥餉客頻難黍呼童灌藥苗由來故人宅相過意偏饒

歸宗巖道中

輿步行相半山迴徑轉幽野亭漁並席官渡馬同舟樹古根盤道橋崩石咽流日斜人境寂谷鳥囀啾啾

温陵

驛路連山路城門控海門島船秋更急沙鳥暮能喧落葉樵蘇逕刺桐風雨邨素衣塵變盡聊以濯清源

荒口鋪

地輿施州近山開百里長未應能弔屈只合此投荒燒過崖俱黑春歸草尚黄南流溪水急那更入巴鄉

登塗山絶頂

百折來峰頂三巴此地尊層城如在水裂石即為門澗以高逾疾松因怪得存瑶階金翠色人世已黄昏

沙溪别東生

幾夜舟中語沙溪便有程恐將離别淚一灑合州城小雨入江暮微陽穿樹明曰歸何不得歳晚事孤征

合江舟中閏十一月晦

獨坐舟中趣無人對寂寥讀書猶不覺問路便成遥江

水壓云合離魂何處招非緣今歲閏除夕更蕭蕭

臘月之朔過江津

似此嘉平月言過險惡灘春光臨路近夜雨入舟寒酒禁開云作梅花惜已殘迷津如可問休作隔江看時予作撤

齋素

寄信

家居閩海上寄信兩都中道里雖然隔透迤或一通人生皆逆旅歸念甚兒童無計堪相慰淒其落葉風

支機石

一片支機石傳來牛女津客槎何處所卜肆已生塵較似昆池古長從漢月新每逢秋夕裏吟眺倍相親

萬歷皇帝輓歌 庚申年七月内事

薄海聞遺詔旻天號泣多勵精時匪懈法祖算還過龍去徒留劍烏傷不渡河前星早有屬臣庶已謳歌

泰昌皇帝輓歌 四首

龍馭升遐日封章满御牀施行猶令旨德意自先皇沛

若江河決俄然石火光更聞哀詔到能不重徬徨

勸進箋三上騰懽遍九垓逐臣皆名用中使盡收回貨

出昭先儉心勞集相才大工須計日久矣柏梁災

罷稅不停徵邊庭歲用增金錢溢輸輓士馬飽飛騰北

闕聞天語東隅望日升那堪遽辭世倉卒治山陵

九轉神丹祕三旬帝業終春秋書法謹中外揣摩窮雨

泣將填巷攀髯或墮弓由來戕方士豈但為無功

寄關中張太守

關西遥望路漫漫泰華峰陰日夜寒長樂故宫秦輦絶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發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

送荆民部之淮陰

水色浮空下洞庭青山不斷好揚舲人過北固吳王寺吏待南昌楚客亭别日鴈鴻俱後到望秋蒲柳已先零但思擊筑荆卿侶長自悲歌不顧醒

金陵懷古

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頭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生寢廟千秋閟月照籬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

雄縣

燕南趙北易西京此地猶傳避世名河向瓦橋關外轉樓聞鼓角地中鳴雄山蹕留行殿亞谷降王有故城幸沐聖明無外化宋遼何事日尋盟

武夷

丹丘遺蛻不知年方外尋真思渺然仙橘堂空棊撤局御茶園廢竈無烟峰頭亂插虹橋板渡口難移架壑船忽聽玉笙聲縹緲步虚已近大羅天

大田驛訪陳伯孺時伯孺客越未歸

斜陽繫馬訪幽棲古驛門前渡小溪鬼火漸明青嶂裏人烟猶隔翠微西凉生遠樹鳴蟬斷秋老平沙落雁低何事王孫歸未得松雲蘿月思淒淒

湖閘即事

仙源迢遞杳無涯拂樹齊開十月花半壁莓苔千古色一邨雞犬幾人家珠簾暮挂峰頭雨玉箸晴餐洞口霞世路不堪回首望成田滄海日將斜

蜀府園中看牡丹

錦城佳麗蜀王宮春日游看別院中水自龍池分處碧即摩訶池華言龍也花從魚血染來紅蜀中牡丹以魚血紅為第一平臺不到林間日曲岸時迴洞口風盡道今年當大有何妨行樂與人同

送戚山人之内黄兼簡鄧遠游明府

三月鶯聲别故山萋萋芳草照離顔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黄河第幾灣置驛正當賔客盛弄琴遥識使君閒閨中昜作刀頭夢珍重休過博望關

送李玄白擢淮揚運長

東南財賦困征求轉運今須第一流際海金錢輸九塞隔江歌吹是揚州春風芍藥堂前宴夜月瓊花觀裏游儁治如臯行部處氷絃猶自韻高秋

送茅止生北征

中原兵氣亂成羣流寇流民兩不分背水孰能韓氏陣撼山難動岳家軍衝邊慣戰方良將側席憂居有聖君七尺男兒三尺劍笑人毫楮立功勲

松梯

身入蒼翠中落日無人影步步踏松根不覺到前嶺

清溪朱邑宰里人也以茘支名綠扶包者見餉

三灣亭子寄山坳夾樹人家似鳥巢漫說故鄉相見好

荔支先餉綠扶包

即席贈黃姬

座客如雲待舉杯香車門外屢相催非關故意梳妝緩

自昔佳人喚夜來

黎遂球 五首

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鄉試死贛州之難有蓮鬚閣詩集

萬茂先云美周思以才靈舉以才化識以才適語以才妙讀其詩覺有靈光異采在目光離合間

徐巨源云萬歷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俳于袁

徐繊於鍾譚乃今獨見美周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翱動左右陳伯璣云美周近體稍傷艷麗五言擬古諸作高于今人

詩話宋季吳月泉主社賦春日田園雜興羅公福擅場得羅一縑七筆五十矢墨五笏元季饒介之主席賦醉樵歌張仲簡擅場得黃金一餅崇禎初鄭進士超宗未第時主會賦黃牡丹詩者百人美周居第一時號黃牡丹狀元三事本太平佳話而皆出於百六之秋公福肥遯仲簡遂初美周則授命虔州二君子各自靖尤為美談美周詩不為格律所縛大都以才勝徐巨源謂太白以後一人未免過實矣

花下歌

生平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絃逍遥行樂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九邊大雪國恥銘燕然老夫鬚眉圖淩烟結屋花國臨酒泉名儒俠客列四筵等閒詩賦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

歡聞變歌

鏡破面自圓誰能破儂面天地縱反覆儂亦與歡見

懊惱歌

歡初戀儂時夜夜門前立今日歡棄儂對人不敢泣

少年行

年少傳聞十二州報人雠盡轉多雠經行不用變名姓醉卧胡姬賣酒樓

山中

寂寂春眠野夢多酒醒那識夜如何山中慣不聞雞犬只是天明鳥便歌

梁朝鐘 三首

朝鍾字未央廣州順德人崇禎己卯舉人有榆

園集

憶檀溪

半月襄城路山川滿目迷後聞都護語知已渡檀溪遥

憶歸鞭處徽沙没馬蹄叩門抱長慟恐入郢陵西

將出皖留别楊六符沈乃功唐聖俞徐謇星諸先

生時予將入襄歸粤

船傍垂楊别緒生烟含春樹鴈歸聲羣公縞帶遺吳錦

幕府青絲唱渭城幾樹啼烏趨夏口何時馬首望西京江南江北如相憶千里高樓待月明

張家玉 三首

家玉字玄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有遥夜從軍中遺槀

錄别和李定夫

駕鶩戲清池兩兩常相倚羽翼臨當乖風波中道起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餘里來覩去者疎毋爲貴君子予懷

抱區區君諒執高誼

塗中感舊

燈下妖姬月下筵風流曾汎太湖船如今回首神京隔

腸斷西風憶往年

閨思

竹林啼鳥適春暉何事行人尚未歸惆悵夜來牕月白

夢魂飛不到金微

明詩綜卷七十八

楊廷樞 三首

閨情

寂寞空閨怨夜長征人何事未還鄉不知牆外誰家笛十二樓中盡斷腸

陳子龍 三十七首

子龍字人中更字卧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除惠州推官丁憂服除補紹興舉廉卓天下第

一升吏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有白雲草廬居

湘眞閣諸稾

朱雲子云卧子五古初尚漢魏中學三謝近相見楓諷太白諸篇其才性故與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執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氣老秀亮濟逸絕句雄麗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寬然有餘

魏楚白云五古學漢魏者大抵轉關必在大謝唐之曲江明之北地皆是如此黃門亦祖其說能於質悶之中兼以俊秀信是雅宗七古弘正間皆仿浣花惟青蓮學者絕少黃門起而一振其風昔人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黃門近體佳境往往相似

錢瞻百云大樽當詩學榛蕪之餘力闢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羣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

繆天自云剩窮而反否極而復先徵於聲音之

道臥子當楚人衆咻之餘力追正始允矣人豪

龔蘅圃云臥子定幾社六子之作目曰壬申文選東鄉艾南英千子貽書誚之蓋學前後七子之詩而幷學其文千子非之是也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亡曼聲竝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棘荆驅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詎可藉口七子流派幷擯譏及焉予嘗購得甑甎洞集係先生手自施鉛自越江渡錢塘往返點筆無虛日卷尾必以朱墨識之於吳明御若是矧古賢吟槀乎今人手放翁誠齋詩讀未終卷便毀唐人為不足學多見其不知量已

詩話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鋟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為幻關中文太青倡堅偽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幾不免緑衣蒼鶻之儀容如帝

釋既遠脩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鵬子鵶母四野羣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觀其與李宋二子選明人詩自序略云一篇之收互為諷詠一韻之疑互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宏以亮贈荅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省其辭而推其志先生之論詩知所本矣

曜靈 六章 並序

曜靈天子遇旱而憂省獄減刑雨以時降詩人

美之也

曜靈維陽杲杲麗天爰自東作火見于昏天之薦瘥蘊隆如焚皇曰予冀方邦畿所安廢我來牟兆民孔艱旱之始盛維塵冥冥旱既太甚百卉具零豈降自天胡德非馨曾是有象恭曾是有讒慝曾是有詭隨曾是有掊克

爰命宗伯大雩孔明爰命徹侯于郊于宗以爾幣玉及爾斯牲方社既周山川用享振古率育胡遘予不寧

巍巍蓟邱維君宅之翼翼皇心維天繹之禮莫不展來饗來格膳宰既徹鏞鼓既釋凡百君子勗爾無斁

皇曰司寇維刑世重世輕朕聖姦宄或懲于平悍陽驕驕憂我黎氓乃清岸獄乃釋累囚肆赦時夏或歌且謳

倬彼燕山出雲油油終朝彌野既舒既柔既霑既優田畯語語樂我士女以育我稷黍皇王布惠天錫純嘏

仲夏直左掖門送彝仲南歸

金塘迴素波中有雙鴛鴦託身在清禁和鳴君子旁顧

此同林鳥孤翼怨南翔生平志慷慨何事獨難忘本為四海人豈得常相將丈夫重知己萬里同一鄉黽勉效貞亮德耀在巖廊莫憂青蠅多和璧貴善藏執手不能語悵矣結中腸

雜詩 六首

日夕登高臺馳目窮千里衆星爍雲間經緯誰能理神哉玉衡運天樞無終始上有瓊瑶宫紫皇日端委我欲乘飛鸞銜書碧雲裏聲殷塗逾遐心長情何已懷中五

色石相見徒磊磊

山椒微風發薄暮遲佳人潁陽澹林表素月生河津佇立懷往路時宴多苦辛君家青雲樓瑶華豔當春皐蘭亦有芳欲寄良無因歡愛豈足重要使恩誼申浮雲誠易阻白璧終見珍

至道無相非末流乖心迹高懷茍不亮執誼日以積賢隨貴同用愚與賤交役騰名自有階投讒豈無隙營營棘上蠅可以攜金石覆純思寡尤超方鮮奇策毀譽茍

未忘顧影慙跼蹐
尚口自有窮捫舌豈我欺伊予昧機變率性不自知過
物皆褱言當陰若履夷于已固弗愼安望人保持俯仰
生平內常與悔相隨沈默若不早壯盛忽若馳世人貴
形迹君子敬威儀臧否聖所誡南容眞我師
自聞麥秀歌纏緜亂心曲四野起重陰白日一何速親
朋與我違豺虎來相逐皓皓凝河冰蕭蕭落山木行吟
空自知獨立傷游目逝川何時還頹光能再燭詎惜紅

顏變所悲韶景蹙豈無帝女靈願就愚公谷

墓門有惡木鵩鴞巢其顛同茲雨露潤不與百卉妍性質固自殊大造安能遷我行適見之三日酲未痊利斧雖在手斬伐無此權去去保芳潔痗然思過愆魏楚白云大樽

雜詩融鑄晉魏自成一家得力又在景陽

賦得浣紗石

越紗出機中翦翦向春風裏皎若秦川雲飄揚隨淥水佳人臨淺瀨無言空徙倚不惜紅顏勞素絲誰為理斂衣

入中林澄江皓千里青苔日夜生沈思竟難已

苦雨

洩雲屯層嶺密霧瀰空林南山發殷雷北郭滯愁霖紅泉落虛壁淥水漲遥溭危條度飛鼯宿莽聚鳴禽桃英蕩華色麥穗悲陸沈天畢騁所好屏翳日相侵徘徊華軒下仿彿碧山岑昏墊蕩下土沈冥苻道心側想零雨篇空懷梁父吟

寓言

江東有凡鳥自名爲禿鶖食魚徒滿吭毛羽終可羞其或所立渚鷗鷺必遠投何來一蒼鷹鐵翮黃金眸不作摩天飛下集滄江流側身與鶖伍比翼相遨遊末流安可居貴賤各自求所以老鶴心傲然横高秋

小車行

小車班班黃塵晚夫爲推婦爲輓出門何所之青青者榆療吾飢願得樂土共哺糜風吹黃蒿望見牆宇中有主人當飼汝叩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

桃源夜過鄭超宗落第還維揚

相逢班馬鳴三月出王京秉燭黃河岸悲歌下相城風雲雙闕暗花柳半江明突兀金臺上知君最不平

交河

烏啼征馬動曙色散滹沱海氣通三島天風靜九河沙平邊草斷日澹塞雲多百里無烟火空邪空自過

襄陽

江漢西陲重荆襄南紀雄諸侯悲峴首耆舊失隆中燧

色通秦塞妖星下楚宮不知大隄女何處舞春風

高寓公書來詢予近況予適從石齋先生築講壇于大滌山留連竟日遂書此報之

三山迷漢使更起白雲壇環珮天風滿旌旗海日殘草侵羣帝靜月度九霄寒惆悵乘鸞者焚香獨夜闌

廬居

行邈山河改歸來松菊荒尚餘三畝宅無復萬家旁祈死煩宗祝偷生媿國殤但依親隴在含笑此高岡

錢塘東望有感

清溪東下大江迴立馬層厓極望哀曉日四明霞氣重春潮三浙浪雲開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依舊謝公攜屐處紅泉碧樹待人來

晚秋雜興

太行東出擁神京古塞秋風右北平笙鶴已辭滄海使貂蟬初撤羽林兵清霜玉沼芙蓉苑旭日金鋪翡翠城魚鑰時傳宣召急侍臣通籍在承明

晚渡錢塘

吳山越岫隔中流簫鼓平明青翰舟萬里晴江開曉郭千帆春草送芳洲桃花欲落潮先至鶯語初聞露未收何事西陵常問渡不堪獨上望京樓

送吳繼穉司李桂林

翡翠巢邊匹馬過千盤桂嶺鬱嵯峩南浮灘水啼猨滿北望君山落鴈多蠻府官閒能作賦漢廷恩近憶鳴珂愁心獨繫張平子欲寄瑯玕奈遠何

送張玉笥中丞擢河道少司空隨召陞見

舊京開府靜牙璋詔領河堤入未央周室保釐分郟鄏漢家底績念宣房九天星宿穿秦塞萬里梯航走冀方為語至尊南顧日不堪重問海陵倉錢瞻百云雲間七律多從盛入大樽味特深厚而詞更娟秀

吳越武肅王祠二十韻

羅平妖鳥集唐室已顛連草草羣雄事紛紛割據年斗牛占王氣屠販出豪賢地屈孫劉勢形支江海邊爪牙

多健勇參佐集神仙本奉中原朔時分屬國天錦城開
邸第大木擁旌旃受册三樓上歌風駟馬前自從納土
後終見舉宗遷青蓋方朝洛丹書改賜田金輿何日去
玉盌不曾還守墓新恩重荒祠舊德傳冕旒皆壯麗子
姓特縣聯晚樹騰鼯鼠虛簷響杜鵑崇功銘版碣遺恨
滿山川異代還祠廟當年入管絃竇融應貴寵張軌共
周旋錫禮何妨盛王侯豈易捐誰言脫屣便不見誓書
堅宋室諸陵在南枝更可憐

邊詞 二首

大同女兒顔如花十五學得箏琵琶莫向中宵彈一曲清霜明月盡思家

八城亦是古遼西大纛高牙萬馬齊壯士錦衣行樂地十年無夢到春閨

從軍行

彎弓獨上李陵臺極目燕支秋色來磧路西迴三萬里青天遥挂白龍堆

督亢咏古

燕南趙北起秋風易水悲歌慷慨同此地輿圖原不小能藏七首入關中

侯岐曾 一首

岐曾字雍瞻蘇州嘉定人通政峒曾弟縣學生援例入國子監以陳子龍事牽連執至松江遇害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

望湖亭口占

俯檻即湖陰沿流望隔潯峰開三面色人雜五方音簫鼓龍祠鬧松楸馬脊深悠然喧寂理飄泊一觀心

夏完淳十一首

題寓園松徑

長風何處起清響落層巔忽聽晴空雨翻飛午院寒蒼鱗移漢殿鐵幹老秦官即此開三徑徘徊盡日看

祁幼文云

春容大雅

鄺露二首

露字湛若南海縣學生有嶠雅

梁芝五云湛若上元跨馬衝南海黄令行慍令怒拘之微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及廣州城陷猶倚杜鼓琴為兵所刃抱琴死錦衣葉君贖之嵇侍中之衣房公之馬宜為世所重也

沈山子云湛若詩鏤金葉玉以雕琢為工其不經意處時臻大雅

詩話湛若工諸體書學使者試士以恭寬信敏惠發題湛若制義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草書于卷學使者大怪之然不罪也居恒以才略自負見海内多事因學騎射跨馬出門衝縣令頭蹌令怒中文學使者除其名將加以桎梏乃亡命之廣西遍尋鬼門銅柱舊蹟游于岑藍胡侯槃五姓土司為猺女執兵符者雲嚲孃書記歸撰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

隊歌舞戰陣之制家蓄藏眞墨蹟享帚千金素問業於香山何閣老吾鄉閣老見而愛翫不已湛若分手脫贈既而大悔挐舟抵香山升閣老之堂欲自挂梁上閣老亟卷還之又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必與二琴俱廣州城破湛若抱琴死綠綺臺為老兵所得以鬻於市歸善葉錦衣解百金贖歸至今存其家詩曰嶠雅手書開雕極精楷予嘗見其駢體文亦佳

虞山謁舜祠

荒服垂衣日三苗格命年鳥耘千畝籍龍御九疑烟蒲坂征雲外蒼梧落照邊何人撫瑤瑟離恨隔湘川

采石

牛渚青天月長縣供奉祠如何今夕酒不共昔人持高詠誰能似扁舟從所之溯洄殊未已言折楚江蘺

明詩綜卷七十九

沈自徵一首

古意

素絲非一絲機中織成帛卷舒生容光從郎自採襞

贈別袁重其

高飛鴻鴈滿關河此日寒江起夕波庾信哀時常作客
梁鴻去國獨行歌霜淒茂苑清砧急月照荒臺落葉多
為問吳中舊知已空山叢桂近如何

馮班 十首

班字定遠常熟人有鈍吟集 陸勅先云定遠詩敦厚溫柔穠麗深穩美刺有體比興不淆無字不有來歷 詩話啓禎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並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

句皆長大都次回全學溫李而
定遠多師其源出于才調集也

戲題四韻

三十六鴛鴦輝輝滿路光花衫迎日薄草帶引風長不隔車中笑從飄過處香專城方四十年少不須狂

游仙詩 四首

書邀女伴看桃花三鳥回時滿地霞記得明朝是丁夘青童又合上東華

紅桂開時試舞腰素娥爭換白鮫綃歸來更按鈞天曲

吹裂真妃碧玉簫
貪看對奕不歸家誰折當門玉樹花特敕雷公往追取
半空鞭下阿香車
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塵埃劉郎也似山中水
一到人間便不回
無題
叢桂風多起夜遲柔腸已到九迴時瑠璃牕外姮娥影
喘殺吳牛自不知

雨霽

溪水溶溶拍野橋薄雲開日露林梢不知一夜前邨雨多少春泥上燕巢

梅花

長廊盡處是東牆柳絮風中見謝孃今日不堪簾外樹一枝和粉弄殘陽

立春日

梅花拂拂柳毿毿半夜春來睡覺酣曾向羅敷牕下坐

最思朝日到東南

題畫

柳花飛盡綠陰肥雨到濃雲濕不飛蚶酒正香茅屋小

漁翁閒却釣魚磯

明詩綜卷八十

陸來一首

來字陶孺吳人

梅花

踏殘山徑草蕭蕭猶有幽花慰寂寥幾縷炊烟恒遶屋一灣流水慣依橋寒輕籬落禽初哢春入園林雪未消臥後參星横夜半冷香吹夢月迢迢

杜濬十四首

濬字于皇號茶村黄岡人有變雅堂詩集

詩話啓禎之間楚風無不效法公安竟陵者于皇獨以杜陵爲師是亦豪傑之士惜其阨窮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多抱山也

游夾山漾

出塢謝羣賢放舸理長嘯烟岫映澄波始知所歷妙林
壑羅秋姿紫翠冒寒煦蘋汀欲為雪楓岸忽如燒目遜
絕境往意愜佳處要層峰何嬋娟灣環亦窈窕泛漾疑
江湖回帆復蘿蔦面面見道場山名一一起憑弔尋幽不
覺遲歸晚顧而笑石門免見訶登樓感同調

九日一草亭時將與天章別感賦十六韻共用日
字

秋深雨廉纖意外晴此日薄雲雖未歸解散已可必危
坐傷我懷雅意不欲出歛聞良友招不待盥漱畢登高
一草亭豈在山崒嵂幽人先入座鳴琴未離厀盤榼但
隨時杯香帶橙橘暫覺百慮蠲遊從任疎密叢菊花故
遲黃蕊苞漸茁籬蔓弱迎霜宛結小紅實獨感薜荔枝
來時侔繭栗于今已扶疎殘陰映緗帙白頭久飄零俗
態如蟣蝨遥遥三令節過眼一何疾念此動衷腸匪第
憶家室悵別方自茲歌笑忽如失

揚州雪

揚州雪積如山滿城乞兒盡凍死商人亦覺今年寒客子衣單資用竭偏到揚州來看雪雪下白蓰蓰入釜不可炊江南亦有雪江北來何為

金山

山從南北望孤櫂始登臨坐覺春雲動行看水國深江流元自湧天地亦何心獨拜蘄王廟颷風爽客襟

登金山塔 二首

極目非無岸滄波接大荒人烟沙鳥白春色嶺雲黃出世登初地思家傍戰場咄哉天咫尺消息轉茫茫

薄暮難為狀空中别有聞懸燈江海合望月水天分寥廓身何往飄零與不羣向來峰頂色看作下方雲

焦山

出郭來差遠憑高望獨深江分神禹跡海見魯連心窞竹藏金像回流濯石林擬尋幽絶處却誦白頭吟

芟渚舟中偶成

一雨連三月開帆趁晚晴春風吹岸草知是石頭城

臘盡還冶城寓戲為口號二首

淮水凍仍緑鍾山燒更青一椽來復去只似短長亭

妻孥誤見嗔我信如潮汐出門必上元還家必除夕

泰州

窮海三秋盡扁舟百里行夕陽無近色偏照遠帆明

道中望棲霞

目極危巒日下春茅君廟裏幾株松心知不及中峰宿

今夜猶聞寺外鐘

佛殿

大樹風多葉盡飄莊嚴猶自見前朝黑頭江令殘碑在不記君王舊姓蕭

白雲菴

松篁自結一幽蹊積葉柴門咫尺迷我記白雲菴去處過山又過小橋西

方文十五首

文字爾止桐城人有畬山集

潘蜀藻云爾止詩陶冶性靈流連物態不屑章縫句繪間有率意之作頗為學者口實不知皆嘔心刻腑而出之者也

詩話爾止間作可笑詩句頗為時論揶揄然如嘉穀登場或舂或揉批摝終少于粒米也

田居雜詠

平生好結交雅多同契友相見輒稱詩詩罷即呼酒小飲須數升大飲必數斗家貧苦無錢質劑隨所有有時酤不得蹩蹙循牆走百畝今始歸種秫先廿畝秋冬計釀數三百六十缶一日一缶傾早晏惟吾取茅堂客來

過杯斝勿離手爛醉與狂吟兩者俱不朽

華不注

歷城東南隅故有華不注晉師逐齊侯三周即此處其山拔地起四面無依附孤峰秀插天娟娟入雲霧我來恣游覽艱險殊不顧磦砢千萬石上下無一樹遠望如芙蓉菡萏未開露所以名華不古人亦善喻今人罕識字相呼失其故趙李乃詞宗如何音亦誤不音芙花跗也趙子昂李于鱗亦誤

再游焦山

匡山以續著嚴州以光名二公皆寒士千古垂英聲乃知山水性弗以人爵榮我今登玆山緬懷焦先生蝸盧僅容膝獨往棲紫荊鄰火延其居露處了不驚斯人胸臆間寧復有世情所以京江上名與匡嚴幷

左蠡行

小艇迎風發星渚纔到揚瀾日過午榜人貪涉不肯停黃昏必抵都昌浦俄頃狂飈自西來水聲騰沸山崩摧

況兼雷雨助其勢同舟面色如死灰急曳半帆回左蠡

暝黑仍馳二十里依稀見岸不得近沙淺曾無盈尺水

終宵漂泊蘆葦邊風波震蕩誰敢眠世間平地皆好住

何事江湖年復年

吳門行

一年一度過吳閶腰下百金千金裝今年行李獨蕭索

布衣白恰秋風涼鄰舟新到惠泉酒青錢一緡沽一斗

顧我囊空無百錢仰視秋天但搔首可憐書劒老風塵

客路棲遲多苦辛明朝况是重陽節風雨飄揺愁殺人

題張大風山人松石圖

泰山上有百尺松可惜曾受秦時封蔣山下有一片石亦受陳時封可惜世間土木本無情且以微寵累其名士人守身若處子豈肯輕受微塵涬張翁贈我松石圖筆意瀟灑形高孤自言此是唐宋物不是陳卿秦大夫

除夕歎

去年除夕歸自北行李到門天已黑今年除夕客南方

江路逢兵歸不得山妻凝望眼將穿只道今年似去年
高樹夕陽鴉影亂尚同小女立門前

湯氏宅

浴罷坐林中開襟受夕風巡檐驚宿鳥滅燭救飛蟲野
哭聞鄰婦方言報小童夜深微雨過點點在梧桐

攝山絕頂

下方惟見石不信有紫荆仄徑盤空上危峰到頂平夕
陽千嶺秀春水一江明愁絕浮雲外蒼茫舊帝京

章門訪陳士業故居

南州耆舊近蕭然碩果惟君亦可憐典冊高文傳海内短牆破屋住江邊白頭獨自尋遺跡皁帽相過說往年欲訪故人埋骨處亂山孤冢没寒烟

苕上送曾青藜之吳門

歲暮來游碧浪湖飄飄鶖鴨漾菰蒲獨攜破笠尋山寺稍喜貧交得酒徒此地誰能懸一榻蚤春端合去三吳停舟先問靈巖路鄧尉梅花天下無

遇鄉人

君從石城來曾過青溪否我家傍青溪門前數株柳

潯陽夜泊

微微秋月照江沙兩岸楓林蘆荻花苦憶當年白司馬不知何處聽琵琶

猷州城

陵陽山下稻花秋南陌東阡自一邱聞道沉沙多折戟老農知是古猷州

舒谿

一灣春水漾晴沙兩岸居人十數家溪上重尋仙女廟
門前依舊碧桃花

明詩綜卷九十二

智舷 十三首

智舷字葦如號秋潭秀水金明寺僧有黃葉菴
詩集 吳少君曰舷公出語烟霞氷雪殆畫澈之流貫休齊已不數也　李君實云葦如道

壓叢林而不領衆不立侍者書記詩名滿天下
而無專集日煨品字柴支折脚鐺咿唔黄葉堆
中意古寒山拾得再來後身　陳仲醇云秋潭
老人初居范蠡湖詩法清麗屏除一切流俗晚
投黄葉菴人愈枯品愈淡讀其詩槁木寒灰
之意隱隱見于筆端清真蒼老益臻妙境
詩話上人餅錫舊地在金明寺湖天海月樓東
有老梅横窻日吟咏其下後移郊西之黄葉菴
卻深水曲物外蕭然而以善行草書造請滿户
限上人亦不憚煩有求者必應也詩不存稿好
事者就長箋横幅傳抄
輯為上下卷刊行之

題陳仲醇小崑山讀書臺

昨日入山來今日出山去去來本無期春此來時路白

駒花下泉殘月松上露茲廬可息心即壑有餘趣

鶻鵃居

不須太倉粟滿腹飽即休何必上林樹一枝倦且投却笑叢薄間爭棲暮啾啾安知鶻有巢終爲居者鳩

寒山訪雪谷

寒山太湖東二月雪埋塢時有天耳師巢居類巢父春秋未半百氣骨自高古清泉凍連底蹲石怒如虎此中除梅花無物入巖戸

題破窻風雨圖

千山雲頭黑萬山雨脚白大風卷却屋上茅牀頭書卷盡打濕幽人縮項破牕裏壁上蘚花長一尺若得溪流直到牀釣竿插向枕頭石

人日感舊

去年人日游何處穆家池館寒梅樹今年人日勞夢思穆家池館非舊時兀兀頽簷遥倚遍主人何日還相見邨南邨北柳樹邊烟條弄影青苔面竹圍横門池水寒

嗟君夙昔此盤桓而今細雨生春草縱有梅花若箇看

秋日元微邀集水亭同几上人分得憐字

葉落欲埋徑萍開爲進船想懸孤錫處猶是小亭邊池水幽相映芙蓉絶可憐晤言須竟日重至恐經年

秋日寄懷吴少君

不堪鴻雁度寒雲猶是高林帶夕曛古路荒臺無過客秋風落葉獨思君閒房草色經旬別遠寺鐘聲入夜聞可道空山招隱處卻憐野鶴在雞羣

送方同叔游天台

浦樹離離接遠天片帆遥向赤城懸春風幾日滄江上驛路千峯落月前水冷石梁窺洞壑花深巖殿宿雲烟從君此去看霞色猶是興公作賦年

秋日山中

落木空殿深夕陽下山徑澗户松風寒獨夜鳴孤磬

野航

泛艇秋湖漁者稀船頭船尾雪鷗飛偶然放到茅菴畔

載得白頭僧共歸

題周服卿畫

兩岸芙蓉色競紅蒹葭容易起秋風翠禽箇箇求魚食分占枯荷瞰水中

題寥雲閣

小閣主人豪興偏日高不起夜不眠晚來醉倚理絃索門前剛到賣花船

題徐春門畫

山頭雲濕皆含雨溪口泉香盡帶花此是天池穀雨候
松陰十里賣茶家

以貞 一首

以貞字純白海鹽人居資聖寺

七夕

空庭踈雨歇秋思夜來多一葉初離樹雙星已渡河月
明花裛露風動水曾波乞巧人間事吾生奈拙何

法衡 一首

法衡字秋巖海鹽人居天寧寺有竹西齋稿

聞雁

嘹唳天邊雁哀聲靜夜聞雨中孤夢斷空外數行分北向歸沙漠南來渡楚雲人間有矰繳高舉莫離羣

法杲二首

法杲字雪山吳人居華藏寺有雪山集

詩話雪山參學於雪浪與巢松一雨齊稱詩如烏來迎户入花發隔溪看芳樹橋邊盡春山雨後新野黄潮撼樹江黑雨藏山均饒清韵有集八卷一雨所輯王伯穀極賞之謂為近代詩僧領袖

梁溪道中逢姚孟

十載俱漂泊驚逢落照前浮雲本無意芳草似相憐春水連平野人家入遠天還乘明月色隨意放吳船

山居

深山別是一乾坤春谷烟濃樹樹昏正好看花立溪口雨來催我進松門

欽義一首

欽義字湛懷金壇人南京報恩寺僧

詩話周吉甫編長干三僧詩湛懷與焉其二則雪浪憨山也

雨夜泊涇縣

水宿同鷗鷺平沙晚帶船山城寒漱浦溪雨暗蒸烟漁火深秋樹河流淺暮天西風鄉思切千里獨依然

前調　　　　蔡伸

天休使圓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嬋娟

前調　　　　劉鎮

乾鵲收聲濕螢度影庭院秋香步月移陰梳雲約翠人在曲廊　醲醺宿酒殘粧待付與溫柔醉鄉却扇藏嬌

牽衣索笑今夜差涼